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

悲翡达夫人

DOÑA PERFECTA

■ [西班牙] 加尔多斯 著

BENITO PÉREZ GALDÓS

■ 王永达 译

WANG YONGDA



花山文艺出版社



悲翡达夫人
DOÑA PERFECTA

ISBN 7-80673-369-8



9 787806 733691 >

ISBN 7-80673-369-8

I·203

定价：15 元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

悲翡达夫人

DOÑA PERFECTA

■ |西班牙| 加尔多斯 著

BENITO PÉREZ GALDÓS

■ 王永达 译

WANG YONGDA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悲翡达夫人/(西) 加尔多斯著; 王永达译.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4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
ISBN 7-80673-369-8

I. 悲... II. ①加...②王...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近代 IV. I55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073845 号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西班牙文化部书籍、档案和图书馆司的慷慨资助。

丛 书 名: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

书 名: 悲翡达夫人

策 划: 袁殿池

责任编辑: 梁东方 申 强

美术编辑: 赵小明 许宝坤

装帧设计: 赵 健

责任校对: 童 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hswycbs@heinfo.net

销售热线: 0311-7056031 5915084 5915087

邮购热线: 0311-5915261

传 真: 0311-7815440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66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369-8/I·203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 言

加尔多斯是十九世纪西班牙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与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并称为西班牙文学史上“一对并峙的高山”，其作品被誉为近代西班牙小说的顶峰。阅读他的作品，既可了解十九世纪末叶西班牙的社会生活，又能加深对作者的个人生活及创作活动的认识。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一八四三年五月十日出生于西班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加那利群岛的首府拉斯帕尔马斯，自幼便显示出特殊的才能，四岁即能阅读，六岁作文，七岁写诗。少年时代，他在该岛的一所英国人开办的中学就读，学习拉丁文、法文、英文、音乐、绘画和科学知识，并开始阅读西班牙及世界古典文学名著。

一八六三年，他赴马德里中央大学学习法律，然而他对法律并无兴趣，一八六九年毕业后便投身新闻工作，先后为《论战报》、《国民报》和《西班牙杂志》等报刊撰稿，同时开始文学创作尝试。一八七〇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金泉》问世，这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西班牙的民主主义者反抗一八一四年王政复辟的斗争。他发表了最初的几部小说之后，便全力从事卷帙浩瀚的历史巨著《民族演义》的写作，从一八七三年出版的第一辑第一卷《特拉法尔加》开始，到一八七九年完成了两辑（二十卷）。在创作《民族演义》第二辑时，作者已觉察到王政复辟的严重威胁，于是开始写作当代题材的小说，至一八八〇年，他毅然中断

《民族演义》的创作，致力于当代小说的创作，从各个方面揭露社会黑暗，抨击落后势力，鞭挞专制主义。本书作品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到了一八九八年，加尔多斯又开始创作《民族演义》第三辑，至一九一二年出版最后一卷《卡诺瓦斯》止，一共完成了五辑四十六卷（最后一辑只完成了六卷）。这四十六卷作品，每卷都是一本独立的小说，每十卷为一辑，每辑围绕一个中心人物描写一段史实。它反映了从一八〇五年反抗拿破仑入侵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到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部巨著以西班牙文学前所未有的宏伟结构，体现了西班牙人民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英雄气概，在西班牙语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是《没有理性的理性》，发表于一九一五年。

加尔多斯一生创作了七十八部小说，二十四个剧本，游记、回忆录、政治讲演集等各种形式的作品十五种。由于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他于一八九七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〇年两次当选为共和派议员。一九一二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由于封建保守势力的极力阻挠而未能入选。加尔多斯晚年双目失明，穷困潦倒，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在马德里逝世。

加尔多斯的小说可分为历史小说和现实小说两大类。他的现实小说大多创作于一八七六至一八九七年之间，小说反映的也正是这一时期西班牙的社会现实。从十九世纪初开始，西班牙相继发生了四次革命，但都没有取得成果；在反抗拿破仑侵略期间得到蓬勃发展的人民运动，成了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妥协的牺牲品；一八六八年爆发的第五次革命，虽然推翻了波旁王朝的伊莎贝拉二世的统治，但资产阶级很快就背叛了人民，从君主复辟中寻求和封建贵族妥协的道路。一八七五年，阿方索十二世登基，西班牙人民所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土地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民主革命



问题。但十九世纪中后期，西班牙此起彼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和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高涨，为西班牙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这个时期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殊死搏斗，保守势力与民主力量的反复较量以及新旧思想间的矛盾冲突，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因此，这个时期的西班牙现实主义文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宗教特色。

《悲翡达夫人》(1876)是作者描写保守与进步冲突的最好作品之一。小说以青年工程师佩佩·雷伊从首都马德里到奥巴霍萨姑妈家相亲为线索，通过他的沿途观感，剖析了这个西班牙内地小城的社会现状；接着，又从雷伊进入姑妈悲翡达夫人家开始，通过他和表妹的恋爱，同姑妈的新旧思想冲突以至最终为此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曲折经历，塑造了悲翡达夫人这样一个典型的贵族地主阶级的人物形象。

奥巴霍萨是个虚构的地名，但它正是当时西班牙内地小城的典型概括。这里保守闭塞、衰落凋敝，贵族地主阶级仍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封建特权，有着科学头脑和自由主义思想的雷伊的到来搅扰了小城的封建秩序，因而为封建保守势力所不容。佩佩·雷伊一踏上这块怀有敌意的土地，便陷入了连续不断的讥讽、诬陷和围攻之中，而这一切正是悲翡达夫人和忏悔神父所精心策划的，在他们的诱使下，奥巴霍萨社会的每一个分子，从尊贵的主教到卑贱的村民，都加入了反对佩佩·雷伊的阴谋。雷伊感到悲伤、愤怒、冲动和绝望，他不想随遇而安，但又缺乏与厄运抗争的勇气，他消极犹豫，有时甚至被虚伪的宗教道德所迷惑，同恶势力采取和解与妥协的态度。他的软弱性格终于牺牲了自己的年轻生命，也牺牲了深爱着他的表妹的幸福。佩佩·雷伊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悲剧，也正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加尔多斯生活在西班牙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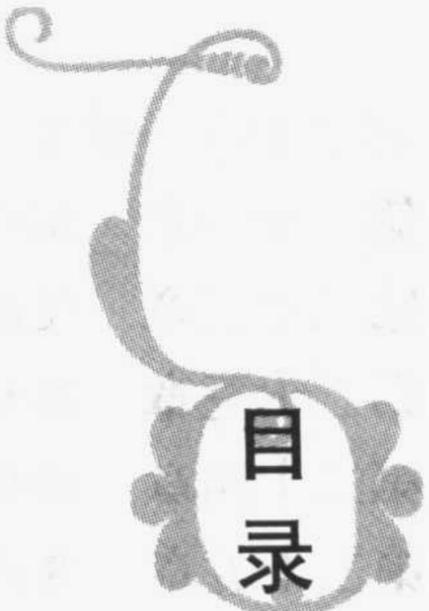
突和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作为作家，加尔多斯一直把深刻认识和忠实反映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职责，尽管他的作品有浪漫的气质、抒情的色彩甚至荒诞神秘的表现手法，但其内容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其基调始终是“为人民发出呼声”。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鲜明的反宗教的民主思想，以及热烈追求科学与进步的精神。

塑造典型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加尔多斯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加尔多斯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准确而生动地描绘各种场面和各色人物，他把人物的性格塑造与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西班牙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

王永达

2003年12月





目录

第一章	比亚奥伦达!……停车五分钟!……	1
第二章	西班牙腹地的一次旅行	4
第三章	佩佩·雷伊	16
第四章	侄儿的到来	22
第五章	会有分歧吗?	26
第六章	分歧产生于意料之外	31
第七章	分歧在加深	37
第八章	急速恶化	42
第九章	分歧加深,有成对立之危险	49
第十章	对立显而易见	60
第十一章	对立在加深	69
第十二章	特洛伊一家	79
第十三章	导火线	88
第十四章	对抗继续加深	93
第十五章	对抗仍在加深,直至宣战	101
第十六章	晚上	104
第十七章	黑暗中的光明	109
第十八章	军队	119
第十九章	激战——策略	127

第二十章	流言——担忧	137
第二十一章	煽动	143
第二十二章	觉醒!	153
第二十三章	奥秘	161
第二十四章	忏悔	164
第二十五章	意外的事件——惊慌失措的旅客	167
第二十六章	玛丽亚·雷梅迪奥斯	177
第二十七章	一个神父的痛苦	185
第二十八章	佩佩·雷伊给胡安·雷伊先生的信	194
第二十九章	佩佩·雷伊给罗莎里奥·波伦蒂诺斯的信	200
第三十章	追捕	201
第三十一章	悲翡达夫人	204
第三十二章	尾声：堂卡耶塔诺·波伦蒂诺斯写给马德里一个朋友的信	211
第三十三章	218





第一章

比亚奥伦达! ……

停车五分钟! ……

第六十五次下行客货混合列车（此处无须说明铁路干线的名称）在第一百七十一至一百七十二公里之间的一个小站停车的时候，乘坐在第二三等车厢的旅客们几乎都在睡觉，或是在打呵欠，因为清晨刺骨的寒气使人们无心到那毫无遮掩的月台上去散步。乘坐头等车厢的惟一旅客急匆匆地下了车，朝着车站的职员走去，询问那个车站是否就是比亚奥伦达站（这个地名和后面将要出现的许多地名一样，都是作者虚构的）。

“我们已经到了比亚奥伦达车站，”司机回答说。他说话的声音和当时正往货车厢里装的母鸡的咯咯叫声混合在一起。“我忘了提醒您，雷伊先生。我想这儿有人备了马匹正恭候您呢。”

“嗨，这儿的天气可真冷得出奇！”旅客说道，一面把斗篷紧紧地裹在身上。“这个车站没有地方让人休息一会儿吗？得先暖和一下身子才好骑马在这冰天雪地里行走。”

他话还没有说完，司机因为有人有急事呼叫而转身走了，撇下我们这位陌生的绅士把半句话留在了嘴里。他看到另一个车站职员右手提着一盏灯向他这个方向走来，那盏灯随着职员的脚步的节拍摆动着，射出一束束几何图形的光波。灯光像喷壶洒出的水一样泻落在月台上，构成了一个个“之”字形的花纹。

“比亚奥伦达站有小旅店或客栈吗？”旅客向提灯的职员打听道。

“这里什么也没有。”那人面无表情地回答道，随即朝着正在装载货物的工人们奔去，劈头盖脸地将他们痛骂了一顿，以致连笼子里的母鸡也被他那蛮横无礼的架式吓得咕咕直叫。

“最好马上离开这里，”绅士自言自语地说道，“司机告诉我这里备有马匹。”

正当他沉思的时候，感到有一只恭敬的手轻轻地拉动他的斗篷。他转过身去，只见一团裹着黑乎乎的毛呢的黑影，一张卡斯蒂利亚庄稼汉的狡黠的褐色脸膛从毛呢的敞口处露了出来。他的目光打量着这个粗笨的身材——这使他想起树丛中的欧洲山杨，他看到了在那破旧的宽边天鹅绒帽檐下闪烁着一对机敏的眼睛，看到了一只褐色有力的手握着一根绿色的马鞭，以及一双移动时弄得马刺铮铮作响的宽大的脚掌。

“您是雷伊家的堂^①何塞少爷吗？”他问道，一边举手行脱帽礼。

“是的。那么您就是悲翡达^②夫人的仆人啦，是来车站接我到奥巴霍萨去的。”绅士高兴地回答道。

“正是这样。等您愿意动身的时候……小马驹跑起来就像一阵风。我看堂何塞少爷肯定是个好骑手。贵族门第出身的人本来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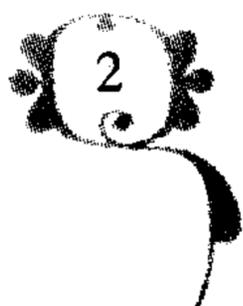
“从哪里走？”旅客不耐烦地说道，“走吧，我们离开这里。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佩德罗·卢卡斯，”身裹褐色毛呢的人回答说，一面再次举手行脱帽礼。“但是大家都叫我利库尔戈^③大叔。少爷的行李在什么地方？”

① 男子的尊称，置于名字之前。

② 含尽善尽美之意。

③ 原为古代斯巴达一个法学家的名字。



“在那个挂钟下面，一共三件。两只手提箱和一大箱给堂卡耶塔诺的书。你拿那个大箱子。”

过了一会儿，少爷和仆人便来到了这个茅屋般的车站的背后，踏上了一条由此延伸出去的小路，小路消失在附近光秃秃的丘陵中，从那里，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比亚奥伦达那破败的村舍。三匹马载运了一切：人和行李。绅士骑一匹漂亮的小马驹，利库尔戈大叔骑一匹性格温和身材中等的老马，行李则由一匹牡马驮着，它由一个腿脚矫健、性情刚烈的青年车夫牵着。

火车在马队启程前便离开了车站，它以客货混合列车的慢慢腾腾的节奏在铁轨上滑行。火车轰鸣着逐渐远去，地下传来深沉的回声。在进入第一百七十二公里处的隧道时，汽笛喷着蒸气，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吼叫，吼声在空中回荡。隧道从它那张开的黑洞洞的口中喷出一团白色的蒸气，发出一声喇叭似的哀鸣。火车的尖利汽笛声把一个个村庄、乡镇、城市和外省从睡梦中唤醒。这里是一声雄鸡高唱，那里接着又是一声。天色见亮了。

第二章

西班牙腹地的一次旅行

当他们离开比亚奥伦达那破旧的房舍，开始上路的时候，那位年轻英俊的绅士这样说道：

“告诉我，索隆^①先生……”

“我叫利库尔戈，愿为您效劳。”

“啊，对。利库尔戈先生。您是古代一名有学问的立法专家，我没说错吧。请原谅，我刚才弄错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告诉我，我的姑妈好吗？”

“她总是那么漂亮，”乡下人回答说，一面催马向前走了几步。“岁月对悲翡达夫人好像停止了脚步。俗话说得好，上帝赐福，好人长寿。这位天使会活到一千岁。假如人们对夫人的祝福变成羽毛的话，她用不着翅膀就可以升天了。”

“那么我的表妹罗莎里奥小姐好吗？”

“和她家里的人一样，都挺好！罗莎里奥简直是她母亲的一幅活肖像，我还能说她什么呢？堂何塞少爷，如果正像大家所说的那样，您这次来是要和她结婚的话，您可真是如获至宝了，姑娘也无可抱怨。你们真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啊。”

“堂卡耶塔诺先生怎么样？”

“总是钻在书堆里。他有一个比大教堂还要大的藏书室，还

① 古希腊法学家。



常到外面刨地寻觅一些上面刻有鬼怪符号似的字迹的石块儿，听说那是摩尔人写的。”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到达奥巴霍萨？”

“九点钟，如果上帝保佑。夫人见到她的侄儿时真不知会有多么高兴……罗莎里奥小姐昨天一整天都在为您收拾房间……因为母女俩从未见过您的面，一直在揣想这个堂何塞少爷到底是个什么样儿的人。现在马上就要知道了。表妹见表兄，是桩大喜事儿。真是老天有眼，事遂人愿。”

“我姑妈和表妹都还不认识我，”绅士微笑着答道，“便作出种种揣想，未免有点不够慎重。”

“说得是啊。所以常言道，你想初一，他想十五，”乡下人回答道，“但是您的相貌是没挑的……你们真是郎才女貌，天配姻缘。”

绅士没有听到利库尔戈最后的几句话，他有点心不在焉，若有所思。他们来到一个拐弯处，乡下人领着马队拐过弯之后说道：

“现在我们得走这条小路。桥已经断了，只有从百合花坡那边才能涉水过河。”

“百合花坡！”绅士说道，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在这如此丑陋的地方却有那么多富有诗意的名字！从我在这块土地上开始旅行起，地名中可怕的讽刺和嘲弄意味已使我大为震惊。这片凄凉荒芜的不毛之地，却取了一个‘景秀谷’的名字。这个在贫瘠的土地上用土坯筑起来的小村庄，它穷相毕露，却居然称为‘富饶村’。那个尽是沙石，就连刺菜也不生长的沟壑竟叫做‘花谷’。在我们眼前的大概就是‘百合花坡’了？可是百合花在哪里呢，我的上帝？我看到的只有乱石和毫无生机的野草，称它为‘荒凉

坡’倒是恰如其分了。除了比亚奥伦达^①算得上名副其实外，这里的一切都是讽刺。华丽的词藻掩盖着平庸而悲惨的现实。盲人在这里反倒是幸福的，因为听起来像天堂，看到的却是地狱。”

利库尔戈先生或许没有明白或许不愿理会绅士雷伊的话。他们涉水过了河。浑浊的河水翻滚着，急匆匆地奔流而去，仿佛要挣脱自己的两岸一般。这时，乡下人伸出手臂指着左边一片辽阔而光秃秃的荒野说道：

“这就是杨树坪。”

“我的土地，”绅士欢呼起来，放眼眺望着这块在晨光下闪闪发亮的凄凉土地。“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从母亲手中继承下来的田产。可怜的母亲常常夸耀这块土地，对我讲述了它的许许多多的美妙故事。我小时候总以为，生活在这里就等于进了天堂。在杨树坪这块世界上最美最好的福地上，果子、鲜花、大大小小的猎物、山丘、湖泊、河流、诗一般的小溪、放牧的山坡……应有尽有。真见鬼！这里的人们是在幻想中生活。如果在我童年的时候，怀着我爱母亲的信念和热情来到这里，这些光秃秃的小山丘，这些尘土飞扬或是坑坑洼洼的原野，这些破旧的农舍，这些散了架似的水车——从戽斗里漏出来的水足可以浇灌几亩白菜地，这幅我正在注视着凄凉懒散的景象，也会使我感到万分着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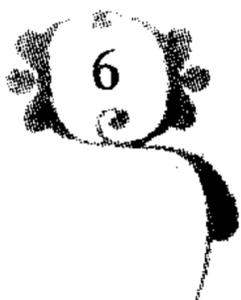
“这是这个地区最好的土地，”利库尔戈说道，“这地种鹰嘴豆再好不过了。”

“这么说，我该为此而庆贺，因为自我继承这块优质土地以来，它还没有给我出产过一文钱。”

这位聪慧的斯巴达立法家抓抓耳朵，叹了一口气。

“但是有人告诉我，”绅士继续说道，“一些毗邻的业主已经

① 意即恐怖镇。



把他们的犁头伸进了我这块广阔的土地，正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将它蚕食掉。利库尔戈先生，这里既没有界石、地界，也没有真正的产权。”

乡下人沉思了片刻，像是在深深地思索着什么，然后这样说道：

“那位帕索拉戈大叔，因为他长于心计，我们都叫他哲学家，是他越过小教堂把犁头伸进了杨树坪，积少成多，他已经侵占了六公顷土地。”

“真是空前绝后的学说，”绅士笑着说道，“我敢打赌他不是惟一的……哲学家。”

“俗话说得好，谁有能耐，谁来干。只要鸽房里不缺饲料，鸽子就少不了……但是堂何塞少爷，可以这么说，主人眼里的奶牛总是肥的，您现在已经在这里了，就努力收复您的田产吧。”

“也许没有那么容易，利库尔戈先生，”绅士回答说。他们三人正要走上一条小路，路两旁的茂盛而早熟的小麦长势喜人。“这块地种得很不错。我看在杨树坪并非一切都是那么悲惨和贫困。”

乡下人摆出一副可怜相，对被绅士称赞的土地装出不屑一顾的神情，用一种谦卑的语调说道：

“少爷，这是我的地。”

“对不起，”绅士风趣地回答道，“那么，我倒想把镰刀伸进您的地里去了。显而易见，哲学在这里是可以传染的。”

他们下到了一条小山溪，那是一条水流枯竭的溪谷。过了溪谷，走进一片尽是石头的平川，那里连最微小的植物都难以见到。

“这块地太糟糕了，”绅士说着，转过脸看看稍稍落后几步的向导和旅伴。“在这块地里您很难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它全是淤泥和沙石。”

利库尔戈十分温顺地回答道：

“这……这是您的地。”

“我看这里凡是糟糕的土地全都是我的。”绅士爽朗地笑着肯定道。

他们交谈着，重又回到了大路。这时候，阳光快活地射进西班牙大地上千家万户的窗户和天窗，使整个田野都沐浴在灿烂的光辉之中。无垠的苍穹晴空万里，仿佛更加浩瀚，离地面更高，像是要从更高处俯瞰和观赏大地。寸草不生的荒野，被分割成一个个三角形或四边形，斑斑驳驳，有草灰色的、黄色的、黑色的、褐色的或浅绿色的，活像一块铺在太阳底下的破烂不堪的斗篷。在这块寒酸的斗篷上，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曾进行过史诗般的战斗。是的，光辉的田野，但往昔的战争已经把它变得令人毛骨悚然。

“今天的太阳好像有点灼人，利库尔戈先生，”绅士说道，略微松了松裹在他身上的斗篷。“多么令人忧伤的路！一眼望去，竟连一棵树也看不到。一切都被颠倒了，真是莫大的讽刺。这里既没有大杨树，也没有小杨树，为什么偏要叫杨树坪？”

利库尔戈大叔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正全神贯注地谛听远处突然响起的嘈杂声。他惶恐不安地勒住了坐骑，用阴郁的目光探望着远处的道路和山冈。

“出了什么事？”旅行者问道，同时也勒住了马。

“您带武器了吗，堂何塞？”

“一支左轮手枪……啊！我明白了，有盗贼？”

“可能……”利库尔戈心怀疑虑地回答道，“我好像听到了一声枪响……”

“咱们去看看……走！”绅士说着用马刺刺了一下他的马驹，“没有那么可怕。”

“冷静些，堂何塞少爷！”乡下人大声嚷着阻止他，“这帮家

伙比魔鬼还坏。有一天他们杀害了两位去乘火车的绅士……咱们可不能开玩笑。大力士加斯帕隆、小火星佩皮托、梅伦盖和阿奥尔加·绥格拉斯，我这一辈子也不想见到他们。我们还是绕小路走吧。”

“朝前走，利库尔戈先生。”

“向后走，堂何塞少爷，”乡下人带着一种忧伤的口气争辩道，“您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是上个月盗走了卡门教堂里的圣餐杯、圣母的冠冕和一对烛台的那伙人，也就是他们两年前抢劫了开往马德里的一列火车。”

听了如此可怕的故事后，堂何塞心里未免有点胆怯。

“您看到远处那座陡峭的山冈了吗？那伙盗贼就藏身在叫做‘君子寨’的几个岩洞里。”

“君子寨？”

“是的，少爷。他们趁地方治安警察疏忽之机，下山来见到什么就抢什么。您没看见在那边拐弯处竖立着一个十字架吗？那是为纪念一个在选举中遇难的比亚奥伦达镇长而立的。”

“对，我看到那个十字架了。”

“那里有一所旧房子，盗贼们就躲在那里等候过往的客商。他们把那所房子叫‘快活居’。”

“快活居？”

“如果所有经过那里遭到抢劫并被害的人复活的话，都能组织一支军队了。”

正在他们交谈的时候，离他们更近的地方又响起了枪声，搅扰了旅行者的紧张的心情。惟独那个农村小伙子情绪高昂地请求利库尔戈先生准许他前去看看就在附近进行的战斗。看到小伙子的坚定决心，何塞对自己产生的恐惧或至少对盗贼的敬畏之心感到羞愧难当。于是他策马向前，高声喊道：

“我们一起冲过去。也许我们能给那些身陷绝境的不幸旅客

助一臂之力，教训一下这些‘君子们’。”

利库尔戈竭力说服青年人相信，他的建议是鲁莽的，以及他那见义勇为的想法也是徒劳的。因为那些遭抢劫的人已经被抢了，或许已经被杀了，已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了。正当青年人坚持自己的主张，对利库尔戈那番明智的劝戒充耳不闻并坚决反对的时候，几个马车夫赶着一辆四轮马车从下面的大道上若无其事地朝他们走来，告诉他们事情已经结束了。他们嘴里哼着歌谣，毫无戒备地走过来，不像是有什么大的危险。事实也果真如此。因为，据车夫们说，那枪不是盗贼们放的，而是治安警察放的，是为了叫被押往比亚监狱的六七个盗贼放老实些。

“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利库尔戈说道，指着大路右边不远处的缕缕轻烟。“在那里把他们送上西天。这是常有的事。”

绅士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我向您堂何塞少爷担保，”斯巴达立法家语气坚定地說道，“这事干得太漂亮了。因为起诉那些无赖是毫无作用的。法官轻描淡写地教训他们一下就把他们释放了，就是判上他们六年徒刑，去服苦役，也还有可能逃脱或得到赦免，他们会重又回到‘君子寨’去。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枪了事！哪个会知道这是谁干的。把他们押往监狱，路过某个合适的地方时……啊！狗东西，你们想逃跑……砰、砰……开庭、传证人、审案、判刑……总共只用一分钟。俗话说得好，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那么我们往前走，加紧赶路吧。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景致。”

当他们经过快活居时，在离大路不远处看到了一伙治安警察，读者已经知道，在几分钟前，他们执行了一项奇特的判决。那个农村小伙子因为没被准许走近去看看那些仍在抽动的盗贼的尸体，心里很不高兴，因为从远处可以看到那些可怕的尸体堆积在一起，他们继续往前赶路。可是，还没有走出二十步远，就觉

得有一匹马从他们背后飞驰而来。马跑得那样快，转眼间就来到了他们跟前。我们的旅行者回过头来，看见一个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半人半马怪，因为再也不能想象在马和骑手之间有如此完美协调的结合了。那人体格粗壮，肤色红润，一对大眼炯炯有神，大脑袋，上唇一道黑髭，中等年纪，一句话，他的外表粗鲁、神情逼人，看上去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他骑一匹胸肌发达、性格狂暴的骏马，那样子就像希腊神殿里的人马座雕像一般。他的马是按当地漂亮的时式备的鞍，马的臀部挂着一个大皮囊，皮囊盖上写着粗壮的两个字：邮政。

“喂，您好，卡瓦尤科先生。”当那人走近的时候，利库尔戈向他打了个招呼，“怎么，我们走在您的前面了！不过如果您愿意，您会先到的。”

“咱们先喘口气吧，”卡瓦尤科回答道，同时让他的马放慢步子，和我们的旅行者的马同步前进，一面仔细地打量着三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竟然有如此英俊的同伴……”

“这位先生，”利库尔戈笑着说道，“就是悲翡达夫人的侄儿。”

“啊！……久仰久仰……我亲爱的先生和主人。”

两人互相致礼问候。显然，卡瓦尤科在施礼时流露出一种傲慢和惟我独尊的神情，至少想显耀一下他是本地一位有地位的要人。当这位高傲的骑士离开他们后，不一会儿又驻足与两名走在大路上的治安警察交谈的时候，旅行者问他的向导：

“这人是谁？”

“还会是谁？是卡瓦尤科。”

“谁是卡瓦尤科？”

“什么！……您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乡下人说道，对悲翡达夫人的侄儿的愚昧无知甚为惊讶。“他非常勇敢，是个杰出的骑手，方圆四周首屈一指。在奥巴霍萨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因

为……说真的……像上帝的祝福一样美好……他在这一带是杰出的首领，省长见了他也要向他致脱帽礼呢。”

“选举的时候……”

“马德里政府在写给他的公文上也要尊称一声阁下……他舞起棍棒来就像圣克里斯托瓦尔一样娴熟，他使用武器就像我们摆弄自己的手指头一样随意。以前设关卡的时候，谁也不能奈何他，每天夜里城门口都有枪声……他手下有一帮千金难得的人，因为他们也都是样样精通……他常接济穷人，如果外地来的人胆敢碰一下奥巴霍萨人的一根毫毛，他就会找他算账……马德里的士兵几乎从不到这里来。只要他们在这里，每天都有流血事件，因为卡瓦尤科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向他们挑衅。他现在生活贫困，包下了运送邮件这差使。但他正怂恿市政厅重设关卡，以便由他承包下来。我不知道您在马德里怎么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因为他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帮派头子卡瓦尤科的儿子，他的爷爷也叫卡瓦尤科，是更早时候帮派里的人……现在到处都传说又要拉山头了，因为一切都被扭曲了，黑白颠倒。我们猜想他大概也要被卷进去，以便完成他父亲和爷爷的基业。他们两人出生在我们这里，是我们的荣耀。”

当我们的旅行者看到他所到之处还残留这类游侠骑士，感到十分震惊。可是他没有机会再提新的问题了，因为提问题的对象已参加到他们的行列里来了。他心情沉重地说：

“治安警察杀掉了三个人。我已告诉队长多加小心。明天省长要跟我们谈话，我……”

“您要去……”

“不，省长到这里来，利库尔戈先生。您知道上边要派几个团进驻奥巴霍萨。”

“是的，”佩佩·雷伊兴奋地笑道，“在马德里我就听说，人们担心这里有盗贼起来造反……还是提防着点好。”

“马德里的人尽是胡说八道，”人马座大声嚷道，吐出一连串污言秽语。“在马德里尽是一些流氓无赖……为什么要派军队到我们这儿来？是想多征我们税收和再征一次兵？我发誓！……如果没有山头，也该拉山头了。这么说，”他狡黠地盯着绅士补充道，“您是悲翡达夫人的侄儿啦？”

那位勇士的语气和他那骄横的目光激怒了青年。

“是的，先生。能为您效劳吗？”

“我是夫人的朋友，我十分疼爱她，”卡瓦尤科说道，“既然您是去奥巴霍萨，那么我们就在那里见面。”

他没再说什么，随即用马刺刺了一下坐骑，胯下马飞驰而去，消失在滚滚的烟尘中。

走了半个小时的路程——在这段时间里，堂何塞少爷无心交谈，利库尔戈也不想多开口——之后，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坐落在山坡上的拥挤的旧房子，有几座黑色钟楼耸立其间，山顶上是一座古老破败的城堡。墙皮剥落的残壁和落满灰尘的土房构成了这个城镇的基调。几段堞形城墙的残垣下，数以千计东倒西歪的茅舍露出了用土坯堆成的门面，犹如一张张向过往行人求乞施舍的乞丐那贫血而饥饿的面孔。一条十分可怜的小河，像马口铁带子似的环绕着这个小城镇。小河流经之处，滋润了几个果园，惟有那枝繁叶茂的果树能让人感到赏心悦目。出入的人们或骑马或徒步，虽然显得稀少零落，却也给那个充满废墟和死亡而不是兴旺和生命的城镇增添了几分生气。在路边爬来爬去向行人乞讨小钱的令人厌恶的乞丐，构成了一幅痛楚凄凉的画面。这就是从那坟墓裂口处所能见到的生命，在那里，这座城镇不仅被埋葬，而且已经腐烂了。当我们的旅行者们走近时，几只钟杂乱地敲响起来，钟声告诉人们，那具僵尸的亡灵还没有散去。

所谓奥巴霍萨城，既不在迦勒底，也不在科普特，而只是在西班牙的地理书上有这样一段说明：人口七千三百二十四人，有

市政厅，主教管辖地，审判所，修道院，种马场，中学及其它公共设施。

“大教堂里正在做弥撒，”利库尔戈大叔说道，“我们到得比我预想的要早。”

“您故乡的外观，”绅士说道，一面审视着他眼前的景象，“糟得不能再糟了。奥巴霍萨这座历史名城，毫无疑问，它的名字是从‘圣城’衍化而来的，可看上去就像一个垃圾堆。”

“这里只不过是城郊，”向导不悦地说道，“当您走进皇家大道和督军大街时，就可以一睹像大教堂那样雄伟壮丽的建筑的风采了。”

“我不愿在还没有熟悉奥巴霍萨之前说它的坏话，”绅士分辩道，“我刚才说的话并不带有蔑视的意思。这座城市，不管它是卑微可怜，还是美丽神圣，对我来说，它永远是可亲可爱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的母亲的故乡，而且还因为在这里生活着我虽未曾见面，但却已经爱上了的人们。让我们现在就走进这座神圣之城吧。”

他们上了靠近主要大街的一条道路，贴着果园的围墙往前走。

“您看见这个大果园尽头的那幢高大房屋了吗？我们就要从果园的围墙边经过。”利库尔戈说着，用手指了指一堵重新粉刷过的高大围墙，围墙里的房子看起来才是可以舒适居住的惟一住宅。

“噢……那就是我姑妈的府邸？”

“说得对。我们看见的只是它的背面。它的正面朝向督军大街，有五个铁阳台，看上去就像五个城堡。围墙后面的那个美丽的果园就是夫人的，如果您在马镫上站起身来，就可以看到整个果园。”

“这么说，我们已经到家了，”绅士说道，“难道不能从这里

进去吗？”

“有一扇小门。不过夫人已命人把它堵死了。”

绅士从马镫上站起身来，尽量把脖子伸长，越过围墙向果园里面眺望。

“我看到了整个果园。”他说，“在树底下有一个妇女，一个小姑娘……一个小姐。”

“那是罗莎里奥小姐。”利库尔戈回答道。

紧接着，利库尔戈也从马镫上站起身来向果园里张望。

“喂，罗莎里奥小姐！”他大声喊道，一面用右手打着意味深长的手势。“我们已经到了……我把您的表哥带来了。”

“她看见我们了，”绅士说道，把脖子伸得再也不能长了。“但是，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在她身旁有一位教士……一位神父先生。”

“那是忏悔神父。”乡下人平心静气地回答道。

“我表妹看见我们了……撒下教士向屋里跑去……她长得真漂亮。”

“就像一轮太阳。”

“她的脸变得比樱桃还要红。咱们走吧，走吧，利库尔戈先生。”



第三章 佩佩·雷伊

在接着往下叙述之前，有必要把佩佩·雷伊是谁，他到奥巴霍萨来干什么说明一下。

当雷伊准将在一八四一年去世时，他的两个子女——胡安和悲翡达——才刚刚成家。悲翡达嫁给了奥巴霍萨城的一位首富，胡安则娶了该城的一位姑娘为妻。悲翡达的丈夫名叫曼努埃尔·玛丽亚·何塞·德·波伦蒂诺斯，胡安的妻子名叫玛丽亚·波伦蒂诺斯。虽然他们两人是同姓，可他们两家并不沾亲。胡安·雷伊毕业于塞维利亚法学院，是一个著名的律师。他在塞维利亚从事律师事务达三十年之久，称得上是名利双收。一八四五年他成了鳏夫，身边有一个已开始淘气的儿子。这孩子常常在庭院里用泥巴筑高架桥、堤坝、蓄水池、水渠等玩耍，然后放水引进这些易毁的工程。他父亲放任他干这些事情，并对他说：“你将来定会成为工程师。”

悲翡达自结婚以后与胡安一直没有见过面，因为她随从那位巨富波伦蒂诺斯一起到马德里去了。她丈夫拥有大量的财富，同时又是个挥霍无度的败家子。曼努埃尔·玛丽亚·何塞沉湎于女色和赌博。如果死神再晚一步把他带走，他的全部家产就要被他挥霍殆尽。在酒神节的一个夜晚，这位被酒色榨干了身子骨的外省巨富，猝然死去。他惟一的继承人是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婴。悲翡达的丈夫死后，家里倒也少了许多担惊受怕的事，但由此却

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波伦蒂诺斯的家行将破产，田产处于被债主们夺走的危险之中，家道混乱，债台高筑。在奥巴霍萨的田产经营得一塌糊涂，而在马德里也是家道败落、声誉扫地。

悲翡达向她的哥哥求助。胡安便出面帮助这位可怜的寡妇。胡安充分显示出他的足智多谋和精明能干，不久便消除了大部分危机。首先，他强迫妹妹回奥巴霍萨去居住，亲自管理她的大片土地；而他则留在马德里，应付债主们的轮番讨账。因为好心的胡安·雷伊是世界上处理此类事务最有经验的好手，他周旋于司法界，与主要的债主们签订了契约，规定了偿还债务的期限，渐渐把波伦蒂诺斯家从巨大的债务困境中解脱出来。他精明老练的做法，拯救了波伦蒂诺斯家的巨大产业，为这门显赫的家庭带来了长久的光辉与荣耀。

悲翡达对她哥哥的感激之情是那样的强烈、深邃，以至于她自奥巴霍萨——她决定居住在那里一直到她的女儿长大成人——给她哥哥写的信里有这样一段情意深长的话：“你对我来说已胜过了一个哥哥，对我的女儿来说已胜过了她的亲生父亲。她和我将来怎样才能报答你如此博大的恩德呢？啊，亲爱的哥哥！当我的女儿稍稍懂事，并能念出一个名字时，我就要教她为你的名字祝福。我将终生感激你。你的不肖妹妹对找不到机会来表达对你更多的爱，找不到适当的方式来报答你的伟大灵魂和仁慈心肠而深为遗憾。”

当她写这些话语的时候，罗莎里奥才两岁。佩佩·雷伊正在塞维利亚的一所中学埋头苦读，他在纸上画着一条条线段，聚精会神地证明多边形两个内角之和等于边数减二的平角。这类令人烦恼的定理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小伙子已渐渐长大，但仍不停地画着线。最后，他终于设计了一条取名为塔拉戈纳至蒙特勃兰奇的铁路干线。他的第一个正式习作是弗兰科利河上长达一百二十米的大桥。

悲翡达夫人在奥巴霍萨居住了很长时间。由于她的哥哥从未离开过塞维利亚，兄妹俩有很多年没有见过面。每隔三个月相互通一封信——准时来信，准时复信——来联结两颗心。无论是时间还是距离都不能冷却他们之间的柔情。一八七〇年，当胡安·雷伊先生为自己出色地履行了对社会的职责而感到心满意足时，便退居在雷阿尔港他那美丽的住宅。那时候，佩佩已在几家大建筑公司工作了几年，正动身去德国和英国考察。他父亲的财产——其数量之大在西班牙只有正直的律师才能达到——允许他在短期内摆脱他所从事的体力劳动。他是一个怀有崇高理想和对科学无限热爱的人，他在考察和研究当代天才们如何将人类文化、物质财富和道德完美融会贯通中，找到了他最纯真的乐趣。

当他旅行回来后，他的父亲宣布要向他披露一项重要的计划。佩佩原以为是有有关一座桥梁、一个船坞的事宜，至少是海滨沼泽地的一项改良工程。堂胡安纠正了他的错觉，以下面这段话向他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是三月，悲翡达每三个月一封信是不会空缺的。亲爱的儿子，你读一读。如果你同意那圣洁典范的女性、我亲爱的妹妹在信中所表达的内容，你将满足我在晚年所期望的最大幸福。假如你不喜欢这个计划，尽管拒绝好了，不要有所顾虑。虽然你的否定会使我感到悲伤，但我绝没有强迫你的意思。假如是由于在一个固执的父亲的强迫下凑合了此事，这对你对我都是不合适的，是否接受是你的自由。如果你由于心理因素或其它原因而产生哪怕是最微弱的抵触情绪，那我也不愿意你因为我而勉强你自己。”

佩佩把信浏览了一遍后，把它放在桌子上，心平气和地说道：

“我姑妈要我与罗莎里奥结婚。”

“她回信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父亲非常激动地说，“因为

这个主意是我出的……是的，很久以前我就萌发了这个念头……但是我不愿意在没有得知我妹妹的想法以前告诉你。你已经看到，悲翡达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计划。她说她以前也曾有过同样的想法，但没敢向我表明，因为你是……你不明白她说的什么意思？因为你是一位超群出众的青年，而她的女儿，只不过是乡下姑娘，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容貌也不惊人……她就是这样说的……我可怜的妹妹！多么善良！……我看你没有不高兴，没有觉得我的计划荒唐离谱。我的做法有点儿像过去的父母包办儿女的婚事，总是草率地或过早地把儿女撮合结婚了事……愿上帝保佑这门亲事幸福。确实，你不认识我的外甥女，但是你我都知道她的美德，她的稳重，她的谦恭和高贵的品质。既然她没有缺点，长得也很漂亮……我的意思是，”他兴致勃勃地补充道，“你现在就动身，到那座主教直辖的幽静城市、那座‘圣城’去吧。在那里，你当着我的妹妹和她那迷人的小罗莎里奥的面，决定罗莎里奥是否应该比做我的外甥女更进一步。”

佩佩重新拿起那封信，又仔细地阅读着。他的面部表情既无喜悦也不悲伤，仿佛是在审阅一张两条铁路线交叉的设计图。

“确实，”堂胡安说道，“在那遥远的奥巴霍萨——那里有你的田产，你顺便可以观察一下——人们过着田园诗般幽静甜蜜的生活。那是多好的宗法制度！多么高尚的淳朴！多么恬静的田园风光！如果你不是一个数学家而是一个拉丁语专家，当你踏上那块土地时，你一定会吟起：你的周围将因此而永存^①。这是一块可以修身养性和积德行善的好地方！那里的一切都是善良和正直的；那里不像我们的大城市一样存在谎言和虚伪；在那里，被现代生活的喧嚣所窒息的圣洁志趣会得以复苏；在那里，昏睡的信念会苏醒，胸中会感到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强烈的冲动，在我们的

① 原文为拉丁文。

心灵深处以万分焦躁的方式喊道：“我要生活。”

这次谈话之后不几天，佩佩就离开了雷阿尔港。几个月前，他曾拒绝接受政府派他到奥巴霍萨谷地的纳哈拉河流域进行矿产勘察的任务。这次谈话中涉及的计划，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天知道这次相亲需要多长时间，又会招致多少令人烦恼的事情。”他去了一趟马德里，申请勘察纳哈拉河流域的任务，并毫不费力地获得了批准，虽说并不属于矿产局的正式成员。紧接着他就动身了，经过了几次换车，正像大家已经知道的那样，第六十五次客货混合列车把他带到了利库尔戈大叔那热情友好的怀抱。

这位杰出的青年，年龄将近三十四岁。体格健壮，精力充沛，身材匀称，风流倜傥，如果穿上军装就更会显得矫健英武。他的头发和胡子为金黄色，脸上没有撒克逊人那种冷漠的镇静，反而洋溢着勃勃朝气，两眼炯炯有神。他的形象可以视作完美无瑕的象征，假若他是一尊雕像，雕刻家一定会在底座上刻上这样几个字：智慧和力量。这种力量与智慧，如果不是明显地表露出来，那么，便是从他的眼神里，从他特有天赋的强大魅力中，从他热情待人的行动上，若隐若现地表现出来。

他并不健谈，只有那些知识浅薄、缺乏主见的人才好多嘴饶舌。这位杰出青年，具有高深的道德内涵，说话很有分寸，尽量避免卷入那些每天都在发生的无谓的争吵中去。然而在文雅的交谈中，他则显得谈吐不凡，话语风趣而慎重，表现出了他对世事人情的真知灼见和公正评价。他不容忍弄虚作假，也看不惯那些故意卖弄辞藻的贡哥拉派文人。为了维护真理，佩佩时常运用讽刺的武器——他不可能言语总是那么有分寸。这一点，在大多数敬重他的人眼里几乎是一个缺点，因为这显得他对世上许多已被众人所接受的习俗不够尊重。雷伊不懂得在当今主张宽容的世道，已经发明了语言和行为这种特殊幔帐去掩饰庸俗的眼睛看起

来不愉快的事情。这一点必须交代清楚，虽然这样做会有损他的声誉。

不管诽谤的舌头如何搬弄是非，由利库尔戈大叔带到奥巴霍萨来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们到达奥巴霍萨时，教堂正敲响做大弥撒的钟声。这两人探过墙头向果园里张望一阵，看见了姑娘和忏悔神父，姑娘向屋里奔去，他们刺马向大道走去。大道上许多无所事事的人停住脚步注视着这位旅行者，仿佛他是一位闯入这座宗法城市的怪客。他们向右拐弯，朝着大教堂走去，它那巨大的建筑俯视着整个城镇。接着，他们又走进督军大街，由于街道狭窄且是用石块铺成，铁蹄踏出的刺耳声音惊动了街道两旁的居民。一个个从窗口和阳台上探出身来观看，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百叶窗劈劈啪啪地打开，从楼上到楼下露出一张张脸孔，几乎全都是妇女。当佩佩·雷伊到达波伦蒂诺斯家的正门口时，他早已被人们评头论足地议论了一番。

第四章 侄儿的到来

当罗莎里奥突然离去之后，神父举目朝墙头张望，看见了利库尔戈大叔及其旅伴的脑袋。他自言自语地说：“好哇，这个奇人已经来了。”

他沉思片刻，两手交叉放在小腹上按住长袍，目光凝视着地面，金丝眼镜轻轻地滑落到他的鼻尖，他的下嘴唇突出而又湿润，花白的眉毛微微蹙着。他是一个圣男，仁慈而又博学，其教士风度无懈可击；他六十岁开外，待人和蔼可亲，性格温文尔雅，常常给善男信女们以规劝和告诫。多年来，他一直是神学院的拉丁文和修辞学教师，高尚的职业使他学到了大量的典故和精妙比喻，这些他都能运用得幽默风趣而又恰如其分。对这位人物没有必要再补充什么了，要说的只是当听到马匹朝督军大街奔来的声音时，他用手整了整长袍，正了正戴在他那令人尊敬的脑袋上那顶微微歪斜的帽子，迈步朝屋里走去，一边嘟哝道：

“迟早会认识这个奇人的。”

此时，佩佩从马上下来，悲翡达夫人在大门口热情地拥抱住他，她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这是她眷念之情的真诚表露。

“佩佩……你长得这么高大！……都有胡子了……我抱你坐在我膝盖上仿佛就在昨天……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岁月过得多快！……耶稣啊！……这是我的女儿罗莎里奥。”

他们这样说着，已经来到了楼下客厅——这是通常用来接待客人的地方，悲翡达夫人把他介绍给了她的女儿。

罗莎里奥是个娇嫩柔弱的姑娘，有点像葡萄牙人所说的多愁善感。她的脸细腻白皙，有一层大多数诗人献给他们的女主人公的那种珍珠般的光泽，假如失去这层多情的光泽，似乎任何一个标致女性都会变得毫无情趣。罗莎里奥有一种温柔质朴的仪态，让人见了说不出她有什么缺陷来。这并不是说她长得丑，但是说她长得美丽——给这个词赋予严格的内涵——也有些夸张。悲翡达夫人的女儿的真正美是一种清澈透明的美，这不是那种珍珠母、雪花石膏、象牙和其它被用来形容人的容貌的材料所可以比喻的；我说的这种清澈透明，是指人们一眼就能看到她的心灵深处，那里不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而是清澈、平缓的溪流。但是，那里仍缺少使她成为完美之人的东西：缺少河床，缺少堤岸。当她那波澜壮阔的精神洪流泛滥时，狭窄的河岸将面临被吞噬的危险。在她表哥问候她时，她的脸涨得像胭脂虫一样绯红，只支支吾吾地说出了几个字。

“你大概饿了吧，”悲翡达夫人对侄儿说道，“我们马上给你准备午饭。”

“请原谅，”旅行者回答说，“我先去掸一掸旅途的尘土。”

“想得很周到。罗莎里奥，你带你表哥到我们为他准备好的卧室去。动作快一点儿，侄儿。我要发号施令了。”

罗莎里奥把她的表哥带到楼下一个漂亮的房间里。一踏进这个房间，佩佩便看出室内一切细致的布置是出自一双聪慧而深情的女人的手。一切东西都放得那么讲究艺术，整洁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引得谁都愿意在那美丽的安乐窝里歇息。客人注意到一些令他发笑的细微的安排。

“这里有一个小铃，”罗莎里奥说着，一面抓起铃绳，绳的一端的流苏垂落在床头。“你只要稍一抬手就够得着。写字桌这样

摆放，光线可以从左边来……看，废纸就扔在这个篓子里……你抽烟吗？”

“我有这个恶习。” 佩佩·雷伊回答道。

“那么你可以把烟头扔在这里，” 她说道，用脚尖碰了碰一只盛满沙子的黄铜家什。“再没有比看到地上扔满了烟蒂更糟糕的了……看，这是盥洗室……一个衣柜和斗橱可以放衣服……我觉得这只钟放在这里不好，应该把它放到床这头来……如果你不喜欢阳光，只要拉一下这根绳子，把窗帘拉上……看见了吗？……”

工程师陶醉了。

罗莎里奥打开了一扇窗户。

“你看，” 她说道，“这扇窗户对着果园。下午的阳光从这儿射进来。我们在这里挂了一只金丝雀笼子，这鸟儿叫起来像疯子一般。如果你讨厌，我们就把它拿开。”

她打开了另一头的一扇窗子。

“这是另一扇窗户，” 她补充道，“朝着大街。你看，从这里能看到大教堂。这教堂很美，里面装满了珍宝，许多英国人常来参观。不要同时打开两扇窗户，因为空气对流很不好。”

“亲爱的表妹，” 佩佩说道，他的心沉浸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满足之中，“在我眼前的一切中，我看到了一双天使的手，一双只能属于你的手。这是多么漂亮的房间！我觉得我的一生都要在这里度过似的。这里可以使人平心静气。”

罗莎里奥对这种热情洋溢的表白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走了出去。

“别晚了，” 她从房门口转身说道，“餐厅也在楼下……在这道走廊的中间。”

利库尔戈大叔拿着行李走了进来。佩佩给了他一张大票作赏钱，乡下人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卑微地道谢了一番后，把手往上



举了举，那姿势既不像戴帽，也不像脱帽，他张口结舌，欲语又止，最后吞吞吐吐地这样说道：

“在您最方便的时候，我想跟您——堂何塞少爷——谈一件……一件小事。”

“一件小事？现在就谈吧。”佩佩说道，一面打开他的衣箱。

“现在不是时候，”乡下人说道，“堂何塞少爷，您先歇着，以后我们还有时间。常言道：来日方长，日复一日……您先歇一会儿……您要想出去溜达一会儿的话……小马驹还不错……那么早安，堂何塞少爷。祝您长命百岁……啊！我忘了，”他离开不几分钟重又返回来补充说道：“如果你有事要找这个市里的法官先生……我现在就去他那里谈谈咱们那件小事……”

“你去谈吧。”他诙谐地说道，因为他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把这位斯巴达立法家赶走。

“上帝保佑您，堂何塞少爷。”

“再见。”

工程师还没有把衣服取出来，利库尔戈大叔那双机灵的眼睛和那副狡诈的面孔第三次出现在房门口。

“请原谅，堂何塞少爷，”他说道，脸上堆着不自然的笑容，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可是……我本想告诉您，如果您愿意通过友好调解来处理这件事……虽然常言道：把事情摆到桌面上来，是非黑白由众人评说。”

“喂，请你离开这里好吗？”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讨厌打官司。我再也不愿与法院打交道。狼身一毛，得之非易；而这一位，那是前额一毛。那么……上帝与您同在。上帝保佑您长寿，为穷人谋福。”

“再见，走吧，再见。”

佩佩销上门，自言自语道：“这里的人似乎都爱打官司。”

第五章 会有分歧吗？

过了不一会儿，佩佩来到了餐厅。

“如果你现在吃得太饱，”悲翡达夫人用亲昵的口吻对他说道，“待会儿就不想吃了。我们这里一点钟吃午饭。乡村的习惯你可能不喜欢。”

“我蛮喜欢的，姑妈。”

“那么，你愿意怎么着就说吧：是现在饱餐一顿，还是先点补一下，等到吃饭的时候再吃？”

“先点补点补吧，留着胃口和你们共进午餐。要是在比亚奥伦达能找到点东西吃，现在就用不着吃什么了。”

“当然，用不着我告诉你，跟我们相处一定要无拘无束。在这里，你可以像在你自己家里一样使唤别人。”

“谢谢姑妈。”

“你长得真像你爸爸！”夫人补充道，一面全神贯注地端详着正在吃东西的青年。“我仿佛正望着我那亲爱的哥哥胡安。他的坐相和吃饭时的样子都和你一模一样。特别是看东西时的神态，你们俩简直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佩佩很有节制地吃着早点，姑妈和表妹的言语、态度和目光给他注入了信心，使他深信他就是在自己的家里。

“你知道罗莎里奥今天上午对我说了些什么吗？”悲翡达夫人说道，两眼盯着她的侄儿。“她对我说你习惯了大都市的排场、

礼仪和外国的风尚，对我们生活中这种稍显粗鲁的淳朴会忍受不了，因为我们这里干什么讲直来直去。”

“真是大错特错！”佩佩回答说，两眼盯着他的表妹。“没有人会比我更憎恶上层社会的虚伪和装腔作势了。请你们相信我，在很早以前，我就希望有一次——不知是谁说过的——在大自然里沐浴的机会；生活在远离尘嚣的孤寂、宁静的田园之中。我向往一种像诗人描绘的没有争斗，没有欲望，不忌妒人也不被人忌妒的恬静生活。长期以来，先是我的学习，后来又是工作不允许我得到我需要的休息，那是我的心灵和肉体所呼唤的休息。但是，自从我一走进这个家门，亲爱的姑妈，亲爱的表妹，我已感觉到我置身于我所向往的和平气氛中了。不要跟我谈什么上层社会或下层社会，大世面或小世面，因为我是心甘情愿地拿这所有的一切来换取这里的一个角落的。”

当他们说着话的时候，餐厅通向果园那扇门的玻璃上显现出一个长长的昏暗的阴影，一副眼镜片在阳光下折射出倏忽不定的光亮；门的把手吱吱作响，门开了，忏悔神父先生庄严地走了进来。他向大家问好，摘下瓦形帽弯腰躬身，帽檐都碰到了地面。

“这位是大教堂的忏悔神父，”悲翡达夫人说道，“他是一位深受我们大家尊敬的人，我希望你能成为他的朋友。您请坐，堂伊诺森西奥^①。”

佩佩握了握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神父的手，然后两人都落了座。

“佩佩，如果你饭后有抽烟的习惯，就抽吧，”悲翡达夫人和蔼地嘱咐道，“神父先生也同样。”

她话音刚落，仁慈的堂伊诺森西奥从长袍下面取出一只一看便知是用了很久的大皮夹子。他打开皮夹，从中抽出两支长长的

① 意为清白无辜。

纸烟，把一支递给了我们的这位朋友。罗莎里奥从一只被西班牙人戏谑地称为“车厢”的纸盒里取出一根火柴，紧接着工程师和神父便你一口我一口地吞云吐雾起来。

“您对我们这座可爱的奥巴霍萨城有何见教，堂何塞先生？”神父问道，左眼使劲地挤了挤，这是他抽烟时的习惯。

“我现在还没有对这座城市形成什么看法，”佩佩说道，“从我所见到的一丁点儿情况来说，我认为只要有几笔可以使用的资金，有一两位英明的人来领导这里的重建工作，再加上数以千计的勤劳肯干的人，这对奥巴霍萨是有利无害的。从我一踏上这座城市一直到走进这个家门口，一路上看到了一百多个乞丐。他们大多数身体健康，有的甚至还很强壮。这是一支悲惨的队伍，见了真叫人痛心。”

“所以要兴办慈善事业，”堂伊诺森西奥肯定地说道，“另外，奥巴霍萨并不是一个贫困的城市。您知道，这里出产整个西班牙最好的大蒜。我们这里还有二十多户富贵人家。”

“千真万确，”悲翡达夫人说道，“这几年来，由于闹旱灾，年景糟透了。但是，尽管如此，粮囤里还从没有断过粮，最近还有数以千计串大蒜运到市场上去。”

“我在奥巴霍萨住了这么多年，”神父皱起双眉说道，“我看到过无数从大都市来的人，有的是为了竞选，有的是为了了解某片被遗忘的土地，也有的是为了瞻仰大教堂的古迹。他们来这里都跟我们谈什么英国的耕作，什么机器脱粒，什么拦河筑坝，什么银行等等，我也说不清有多少胡言乱语。他们嘴上总是挂着一句口头禅：这里很糟，应加以改进。见他们的鬼去吧。没有大都市的人来造访，我们的日子照样过得很好。耳朵里听不到他们喋喋不休地议论我们的贫困，其它地方又如何伟大和美好，我们会过得更好些。傻子再傻，对自己家里的事也远比正常人对别人家里的事要清楚得多。堂何塞，您说对吗？当然，您可别认为我说



的一定是指您。绝对不是，请您不必计较。我知道在我们面前的是当代西班牙最杰出的青年之一，是一位能将我们贫瘠的荒原改造成富饶的地区的人……我并不因为您对我们鼓吹了那些英国耕作、植树和林业学等老调而恼怒……一百个不会。对一位才华横溢的人，可以原谅他对我们的卑微所表示的蔑视。没有什么，我的朋友；没有什么，堂何塞先生。您有权利做一切事情，您甚至可以说我们连野人都不如。”

这一番训斥，以明显嘲讽的蛮横无礼的口吻结束，使青年人感到十分不快。但是，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不表现出有丝毫的不快，继续和他们交谈，尽一切可能地回避那些容易触犯这位敏感的神父的话题。当夫人和她侄儿拉家常的时候，神父站起身来，在餐厅里来回走动。

餐厅宽敞、明亮，由于整个餐厅及每一个部分都收拾得干净利落，墙上糊的纸虽已陈旧褪色，墙纸上的花木图案却仍清晰可见。自鸣钟毫无遮掩地悬挂着，在餐厅陈设的家什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它那沉重的钟锤和来回摆动的钟摆永不间断地说着“不”字；墙上的装饰品中还有一套法国铜版画，画面表现的是墨西哥征服者的业绩，画的下沿还附有详尽的文字说明，里面提到一个名叫费迪南德·科尔特斯^① 和一个名叫堂娜玛丽内^② 的人，那个无知的画家所作的画和文字说明简直叫人莫名其妙。在通往果园去的两扇玻璃门之间，有一件黄铜器具，这无须再作描述，那是用来让鸚鵡栖息的，鸚鵡站在那里，带着这类动物固有的庄重和严肃神态监视着周围的一切。鸚鵡那种讥讽和尖刻的神情，绿色的羽毛，肉色的顶冠，黄色的脚爪，再加上它发出的嘶

① 应为埃尔南多·科尔特斯，是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

② 应为玛丽亚娜，印第安人，是科尔特斯的情人、向导和翻译。堂娜，女人的尊称，置于名字之前。

哑的嘲弄话语，使它更显出既严肃又可笑的怪诞外貌来。不知为什么，它们有一种类似外交官的严肃的仪表，有时候却又显得滑稽可笑，总是模仿一些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人物的神态，它竭力想显得高人一等，但结果却扮演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小丑角色。

忏悔神父和鸚鵡是十分亲密的朋友。当夫人、罗莎里奥和旅行者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他离开他们。来到鸚鵡跟前，极其开心地让它啄他的食指。他对它说：

“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为什么不说话了？假如你不摇唇鼓舌，就分文不值。在人类和鸟族的世界里，都充斥着饶舌之徒。”

接着，他用他那可敬的手在旁边的饲料砂锅里捡起几颗鹰嘴豆，喂给鸚鵡吃。鸚鵡开始呼唤女仆的名字，乞讨巧克力吃。它的叫声打扰了这两位女士和一位绅士的不太重要的谈话。

堂卡耶塔诺·波伦蒂诺斯先生——悲翡达夫人的小叔子——突然到来，他张开双臂走进来，一面喊道：

“到这里来，堂何塞先生，我的宝贝儿。”

两人亲切地拥抱在一起。堂卡耶塔诺先生与佩佩原来就熟识，因为每当马德里预告执行某个书籍收藏家的遗嘱，拍卖其藏书时，这位杰出的学者和藏书家常远足去那里。堂卡耶塔诺身材瘦高，中等年纪，虽然不倦的学习或疾病严重地损坏了他的身体，但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令人称绝，他待人和蔼可亲，但有时却做得有些过分。对他渊博的学识，除了说是一个真正的奇迹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马德里，提到他的名字时，没人不表示敬佩的；如果堂卡耶塔诺居住在首都，尽管他为人谦虚，但所有的研究院所——现有的和将要筹建的——都不会漏掉他。但是他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生活，别人心中只有虚荣，而他的心中却是对藏书的热情，对闭门读书的热爱。除了书和研究工作以外，他再也没有别的欲望和嗜好。

他在奥巴霍萨建立了一个在整个西班牙也数得上的内容最丰富的藏书室，他白天黑夜都在藏书室里度时光，在那里编辑、分类、做笔记，找出各种各样极为宝贵的资料，或创作某部前所未闻、无人幻想的著作，那才无愧于他如此伟大的头脑。他的生活习惯是宗法式的：吃得很少，喝得更少。他做的惟一蠢事是每逢

大的节日时，在杨树坪野餐一次，以及每天到一个名叫“大世界”的地方去散步。那里，常从两千年前的淤泥中挖出古罗马时代的钱币和楼台的碎片，无人知晓的建筑的奇特柱座和一些极其珍贵的小瓶或王公的佩饰。

堂卡耶塔诺和悲翡达夫人在生活中相处得如此和睦，以至连天堂里的太平也难以与之媲美。他们从未吵过嘴。的确，他从不干预家里的事，而她除了每星期六为他打扫擦洗一次藏书室之外，也从不过问他藏书室的事，她对桌案上到处堆放的那些书和纸片犹如神灵一样崇敬。

双方寒暄过后，堂卡耶塔诺说道：

“我已经看过那个箱子。很遗憾你没有把一五二七年的版本带给我。我只好自己去一趟马德里……你在这里会呆很长时间吗？越长越好，亲爱的佩佩。你来这里，我有多么高兴啊！我们俩可以去整理我的一部分藏书，编一册希内塔地区作家的目录。在附近，不是常能遇上一位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你去看看我的藏书室……在那里你可以尽情地阅读……你爱看什么就看什么……你会看到奇迹，真正的奇迹，无价的宝藏，只有我拥有的珍本，只有我……可是，我觉得该是吃饭的时候了，不是吗，何塞？不对吗？悲翡达？是吗，罗莎里奥？你呢，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今天您可是双料忏悔神父：我这么说，是因为您将同我们一起做忏悔。”

神父欠了欠身，微微一笑，友好地表示赞同。午饭气氛热情亲切，菜肴之丰盛，大大超过了小城的酒宴，足可以让两倍于在座的人饱餐一顿。在餐桌上，他们又天南海北地谈论起来。

“您应该尽早去看看我们的大教堂，”神父说道，“罕见啊，堂何塞先生！……的确，您在外国见过那么多奇观，我们这个老教堂不会引起你的注意……我们奥巴霍萨这些可怜的乡巴佬却把它奉若神明。十六世纪曾任教堂受俸牧师的洛佩斯·德·贝尔甘萨

大师就称它为庄严的美人……但是对一个像您这样见多识广的人来说，它也许毫无可取之处，甚至认为任何一个铁器市场也比它更为体面。”

精明的神父话里带着刺儿，佩佩感到越来越不痛快，但他还是下决心控制和掩饰着其愤怒，只是含含糊糊地应付着。悲翡达夫人马上接上话茬，愉快地说道：

“小心呀，佩皮托^①。我要提醒你，如果你说我们这神圣的教堂的坏话，我们的友谊可就要完啦。你懂得很多，是一个知识渊博的超人；但是如果你发现这座伟大的建筑不是世界上第八奇迹的话，那就请趁早把你的学问收起来，别用来教导我们这些蠢人……”

“我绝对没有认为这个教堂不美，”佩佩回答说，“从我看到的它外观的一小部分来说，我就觉得它有一种雄伟壮丽的美。所以，姑妈，我没有有什么惊人之处，更谈不上知识渊博，根本谈不上。”

“慢慢来吧，”神父说着摊开双手，停止了用餐，让已经咀嚼得很累的嘴巴说着话儿歇息一会儿。“行啦，您用不着佯装谦虚了，堂何塞先生。我们对您太了解了，您是一位蜚声于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角色，这样的人物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但是，既然我这样赞美了您的优点……”

他停了下来，又继续吃饭。等他的舌头一得空闲，就又接着说道：

“……既然我这样赞美了您的优点，您也得允许我向您开诚布公地——这是我的秉性——表示我的另一种意见。是的，堂何塞先生；是的，堂卡耶塔诺先生；是的，我的夫人和姑娘。科学，正如现代人所研究和宣扬的，意味着感情和甜蜜幻想的死

① 佩佩的爱称。

亡。有了科学，精神生活就衰竭，一切都归结为固定的规则，大自然本身的崇高魅力消失了；有了科学，就毁灭了艺术的美妙和对灵魂的信念。科学宣称一切都是谎言，把一切都要置放在数目和线条之中，不仅是我们生存的大地，而且也包括上帝居住的天宫……心灵的美梦，神秘的陶醉，诗人的灵感，全成了谎言。心灵是一块海绵，大脑是一块蛆虫成堆的腐肉。”

大家都放声大笑。与此同时，神父呷了一口葡萄酒。

“怎么样，堂何塞先生，您不承认我说得有理吗？”神父补充说道，“今天所普及和宣扬的科学难道不是要把世界和人类变成一架大机器？”

“这要视情况而定，”堂卡耶塔诺说道，“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

“您多吃点儿色拉，忏悔神父先生，”悲翡达夫人说道，“这里面放了芥末，是您喜欢吃的。”

佩佩·雷伊不喜欢无谓空洞的争论，他不是那种咬文嚼字、炫耀才学的人，尤其是在妇女面前和这种亲密无间的聚会上，他更不会卖弄自己；然而，神父那令人讨厌的、带挑衅性的话语，他觉得非回敬一下不可。他认为附和神父的意见，讨好奉承他都不是办法，于是决定发表一番尖刻的意见来杀杀他的气焰。

“你想拿我来开心，”他暗自说道，“看我怎么回敬你。”

接着，他大声说道：

“忏悔神父先生的那番话肯定是以玩笑的口吻说出来的。但是，科学每天都在砸碎那些无聊的偶像、迷信、诡辩和过去那数以千计的谎言。这些谎言，有的是美丽的，有的则是荒唐可笑的，因为在上帝的葡萄园里什么都有，但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幻想的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世界，突然崩溃了。宗教的神秘主义，科学中的陈规旧习，文艺作品的千篇一律，像异教的神一样在一片嘲笑声中垮台了。再见吧，愚蠢的梦，人类苏醒

了，他们的眼睛看到了光明。虚假的感伤主义、神秘主义、狂热、迷乱、胡言乱语都消失了。过去疾病缠身，现在身体健康，并能以难以名状的喜悦来对事物作出公正的评价。幻想——这个可怕的疯子——过去是家庭的主妇，今天要变成家庭的女仆……请您睁眼看看四周，忏悔神父先生，您将看到令人赞叹的现实取代了神话。天已不是苍穹，星星也并非是盏盏闪光的灯笼，月亮不是一个淘气的女猎手^①，而是一块不透明的毛石；太阳也并不是服饰华丽的巡游太空的驾车者^②，而是个固定的火球。西尔特斯^③不是什么海中仙女，而是两块礁石；美人鱼是海豚；就人物而言，商业神墨丘利是曼萨内多^④；战神是那个胡子稀疏的老头儿莫尔特克伯爵^⑤，涅斯托耳^⑥可能是一个身披大衣的梯也尔先生^⑦；音乐之神是贝尔第^⑧；火神是克虏伯^⑨；阿波罗^⑩也就是当今的任何一位诗人。您还想听吗？那么朱庇特^⑪是一个该去服苦役的神，如果他至今还活着的话，闪电并不是他释放的，而是一种放电现象。没有帕耳那斯山^⑫，没有奥林匹斯山^⑬，没有冥湖^⑭，除了巴黎，就不存在什么极乐净土。只有地质学才能

① 在古罗马神话中，月亮女神狄安娜是猎人。

② 在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每天驾车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

③ 古罗马传说中的海中仙女。

④ 十九世纪西班牙马德里的大资本家。

⑤ 十九世纪德国军官。

⑥ 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位名将。

⑦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

⑧ 十九世纪意大利著名作曲家。

⑨ 十九世纪初德国工业巨头。

⑩ 希腊神话中的艺术之神。

⑪ 罗马神话中的主神。

⑫ 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的灵地。

⑬ 古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住所。

⑭ 希腊神话中地狱入口处的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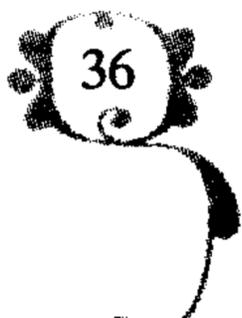
下到地狱，而这位旅行者每当返回地面都说地心没有该遭磨难的罪人。只有天文学才能上达苍天，而天文学每次回来都肯定说没有看见但丁^①和中世纪的一些神秘主义者和幻想家所描述的九重天或七重天。除了日月星辰、距离、线条和浩瀚的空间外，再也找不到其它任何东西。现在已经摒弃了那套荒谬地推断地球年龄的方式，因为古生物学和史前学已经把我们居住的这颗骷髅的牙齿数得一清二楚，查明了它的真正年龄。被称为异教邪说或基督教理想主义的神话已不复存在了，幻想正待埋葬。一切可能发生的奇迹，只要我愿意，便可以在我的实验室里用一只本森^②电池、一段感应线和一枚磁针做出来。没有什么能像工业那样，用模型和机器大量制造面包和繁殖鱼类；有了印刷机，只要取一个样本就可以按原样印刷数百万册书来。总之，亲爱的神父先生，废止人的一切荒唐、虚伪、幻想、梦呓、伤感和担忧的命令已经下达，让我们来为此而庆祝吧！”

当佩佩结束说话时，神父嘴上掠过一丝微笑，两眼显得特别兴奋。堂卡耶塔诺先生两手正忙着捏一块面包玩，一会儿捏成菱形，一会儿又捏成棱柱形。可是，悲翡达夫人脸色苍白，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忏悔神父。罗莎里奥惊愕地望着她的表哥。而他却向她俯过身去，对着她的耳朵轻声低语道：

“请不要在意，表妹。我胡扯一气只是想刺激一下神父先生。”

① 中世纪意大利诗人，其代表作《神曲》，对地狱、炼狱、天堂作了详尽的描述。

② 罗伯特·威廉·本森，十九世纪德国化学家、物理学家。



第七章 分歧在加深

“你可以相信，”悲翡达夫人以略带自负的口吻说道，“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不会理睬你的，他不会答复你所有这些看法。”

“噢，不！”神父惊叫起来，双眉紧锁。“我不会以我脆弱的力量与如此勇猛而又装备精良的首领去较量。堂何塞先生通晓一切，就是说，他手中握有整个精密科学的武器库。我知道，他所主张的学说是一种邪说，但是我既没有本事，也没有口才驳斥他。也许我应使用感情的武器，使用从信仰的启示和从福音书中提炼出来的神学理论的武器；可是，堂何塞聪慧过人，他会嘲笑神学，嘲笑信仰，嘲笑启示，嘲笑神明的先知，嘲笑福音书……一个可怜无知的教士，一个无论对数学还是对包含着‘自我和非我’的德国哲学一窍不通的倒霉人，一个只知道上帝的学说和拉丁文诗歌的卑微的拉丁文教师是不配与这些勇猛的头领较量的。”

佩佩·雷伊突然放声大笑。

“我想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他说道，“把我刚才的胡言乱语当真了……得啦，神父先生，可别弄假成真，刚才的事，表过不提，我确信我的真正想法和您的想法并非不统一。您是一位仁慈的有学问的男子。在这里，愚昧无知的应该是我。既然我刚才只是想开个玩笑，请大家原谅，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谢谢，”神父面露不悦之色回答说，“我们现在就这样和解了？我很清楚，大家也很明白您刚才所持的观点就是您的想法。

不可能是别的东西。您是一位世纪性的人物。不可否认，您的才智是非凡的，明摆着是非凡的。当您在讲话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内心为您如此大的错误而感到难过，同时又不能不钦佩您卓越的谈吐，非凡的口才，令人惊奇的推理，强有力的论证……多么了不起的头脑！悲翡达夫人，您的年轻的侄儿有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头脑！当我在马德里时，人们把我带到雅典协会去，我承认，当我看到上帝赐予那些无神论者和新教徒们令人惊讶的才华时，真使我目瞪口呆。”

“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悲翡达夫人说道，目光交替看着她的侄儿和她的朋友，“我想您在评论这个孩子时过分仁慈了……佩佩，您别生气，对我说的话也别在意，因为我不是学者，也不是哲学家、神学家；但是我觉得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刚才显示了他伟大的谦虚和基督徒的慈爱，他不愿把你驳得哑口无言，如果他愿意的话，这是能够做到的……”

“夫人，看在上帝的分上！”神父喃喃地说道。

“他就是这样的人，”夫人补充道，“他总是给人以一种非常温和的印象……他的学问四个博士都比不上。啊，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您的名字和您本人是多么相称！但您别对我们过分谦虚……我侄儿也不是故意……他懂得的那些知识，只不过是人家教他的而已！……如果他学的东西是错误的，除了您给予他指教，并把他从错误学说的地狱里解救出来外，还有什么别的希望呢？”

“正是这样，我只能盼望神父先生把我解救出来……”佩佩咕哝着说，心中明白他已身不由己地陷入了困境。

“我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教士，只懂得陈腐的科学，”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回答道，“我承认堂何塞先生在世俗科学方面是个卓越的人才，在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神人面前，我只得闭口不言，退避三舍了。”

神父一面说话，一面垂下脑袋，双手交叉合放在胸前。佩佩

·雷伊由于他的姑妈插话想活跃一下谈话的气氛，扭转这场无谓的争论而感到一阵慌乱。他认为结束这场危险的争论是明智的，为此目的，他向堂卡耶塔诺先生提了个问题，此时堂卡耶塔诺刚从饭后袭来的昏睡中清醒，正把装在一只孔雀开屏的瓷瓶里的牙签递给大家。

“昨天，我发现了一只握着瓷瓶把手的手，上面有一些古埃及的象形符号。我以后会拿给你看的。”堂卡耶塔诺说道，他对提出了一个他所喜爱的话题而感到高兴。

“我猜想雷伊先生在考古学方面也是很有造诣的。”神父说道，他对自己的牺牲品总是毫不留情地穷追不舍，要一直追到他的最隐秘的藏身之处。

“当然，”悲翡达夫人说道，“现在这些聪明伶俐的孩子还有什么不懂的呢？门门科学都精通。在大学和科学院里顷刻间就能教会他们一切，并发给他们文凭。”

“噢！这不公正。”神父回答道，一面观察工程师脸上流露出的难堪表情。

“我姑妈说得对，”佩佩肯定地说道，“我们只是样样都学一点儿，走出校门时，对各门科学不过是略知一二。”

“我说的，”神父接着补充道，“您可能是位伟大的考古学家。”

“我对考古学一窍不通，”青年回答道，“废墟就是废墟，我从来也没有兴趣钻到废墟里去弄得浑身都是尘土。”

堂卡耶塔诺先生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鬼脸。

“这并不是要责怪考古学，”悲翡达夫人的侄儿激动地说道，痛苦地感到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得罪人的。“我非常清楚历史出自于尘土。这些研究是珍贵的，是极其有用的。”

“您，”忏悔神父说道，一面用牙签插进他的最后一颗槽牙，“可能更偏向于对争论的研究。我现在有这样一个绝妙的想法，

堂何塞先生：您本该去当律师。”

“我厌恶律师这行职业，”佩佩回答说，“我认识一些非常令人可敬的律师，他们中间有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最好的人。虽然有这样一个好的典范，我一辈子也不想从事这种是非不分的职业。最大的错误、偏见和糊涂莫过于家庭坚持让许多优秀青年去当律师。西班牙为害最大、最为可怕的祸患就是有一大群青年律师，为了他们的生存，就得有大量的诉讼案件。需求愈大，问题也就愈多。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人无所事事，因为这些律师老爷既不会耕地，也不懂织布，于是，他们便自命不凡，官迷心窍，扰乱政治，煽动舆论，制造混乱。无论如何他们得吃饭，如果他们人人都有诉讼案可经办，那就糟糕了。”

“佩佩，看在上帝的分上，看你说了些什么，”悲翡达夫人以严肃的口气说道，“但是请您原谅，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因为他不知道您的侄孙虽然刚刚大学毕业，但已经是律师界的骄子了。”

“我是指一般情况而言，”佩佩固执地说道，“拿我来说吧，我就是个有名望的律师的儿子，我不能不承认有些人是以真正的荣誉感来从事这项崇高职业的。”

“不……我的侄孙还只不过是个毛孩子，”神父说道，装出一副卑微的样子。“我的本意是说他远不是一个像雷伊先生这样的奇才。随着时间的推移，谁知道……他的才学既不会光彩照人，也不会误人子弟。当然，哈辛托的思想是坚定的，他的判断力是健康的，他的学问是踏踏实实学来的。他不会诡辩，也不会说空话……”

佩佩·雷伊心情越来越不安。他的思想无意间与他姑妈的朋友的思想发生了冲突，这使他感到很伤心，他决定不再做声，以免他和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最后会互相往对方头上扔盘子。幸好大教堂的钟声召唤神父们去做重要祈祷，这才把他从窘迫中解脱出



来。这位德高望重的男子站起身来与大家告辞，他对佩佩表现得那样殷勤，那样和蔼，好像他们之间的亲密友情早就把他俩联结在一起。神父在答应他愿随时为他效劳之后，又许诺把他的侄孙介绍给他，陪同他一道游览这个城镇。神父还对佩佩说了一些非常亲热的话，算是对他的赏识，临走时还在他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佩佩·雷伊愉快地接受了那些和解的表示，尽管如此，当神父离开餐厅走出家门后，他还是有一种云开日出的感觉。

第八章 急速恶化

过了不一会儿，那场面就变成了另一番情景。堂卡耶塔诺安逸地躺在餐厅的大椅子上，在甜蜜的梦乡中消除他那番伟大劳作之后的疲倦。悲翡达夫人里里外外忙着料理家务。罗莎里奥挨着一扇通往果园的玻璃门旁坐着，望着她的表哥，她的眼睛在默默地说：

“表哥，靠着我身旁坐下，请告诉我你应该对我说的一切。”

佩佩虽然是个数学家，但也领悟了她的意思。

“亲爱的表妹，”他说道，“你对我们今天的争论一定是厌恶透了吧！上帝明鉴，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喜欢卖弄学问的人，都是那忏悔神父先生的过错……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位神父先生是个非同寻常的人……”

“他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罗莎里奥回答说，流露出准备向表哥提供他所需要的全部情况和信息的喜悦心情。

“噢！是的，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看得出来！”

“当你继续和他相处下去时，你会了解的……”

“是一块瑰宝。总之，就凭他是你妈妈和你的朋友，他也是我的朋友，”青年肯定地说，“他常来这里吗？”

“每天都到这里来。他是多么善良，多么可亲可爱！又是多么喜欢我啊！”

“你看着吧，我会喜欢上这位先生的。”

“他晚上也常来玩纸牌，”姑娘补充道，“因为在傍晚总有些人聚集在这里：有预审法官、检察官、教长、主教秘书、市长、税务官、堂伊诺森西奥的侄孙……”

“啊！那个哈辛托律师。”

“正是。他是个可爱的小伙，是个好心肠的人。他的叔祖父很钟爱他。自他戴上博士帽离开大学来到这里……因为他获得了两个专业的博士学位，而且成绩优秀……你相信吗？得了！……自打他一来，他的叔祖父就带他到这里来。妈妈也很喜爱他……他勤奋好学，举止得体。每天很早就跟他的叔祖父一起回家，晚上也从不去娱乐场所，他不赌博，也不挥霍浪费，他在奥巴霍萨的首席律师洛伦索·鲁伊斯的事务所工作。大家都说哈辛托将会成为一个大辩护律师。”

“他叔祖父并没有夸张对他的称赞，”佩佩说道，“我对刚才说的那些有关律师的蠢话深感遗憾……亲爱的表妹，我刚才的做法欠妥，不是吗？”

“快别这么说，我认为你的话很有道理。”

“可是，真的，我是不是有一点点儿……”

“没有，一点也没有。”

“你卸掉了压在我身上的重负！事实是，不知怎么搞的，我陷入了与这位尊敬的神父尖锐而痛心的矛盾之中。我确实为此感到遗憾。”

“我认为，”罗莎里奥说道，双目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是你和我们合不来。”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是否解释得清楚，表哥。我想说的是你要习惯奥巴霍萨人的交谈，习惯他们的思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觉得……这只是一种猜测。”

“噢！不，我认为你误会了。”

“你是从另一个地方，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那里的人聪明、博学、举止文雅、谈吐不俗，而且相貌……也许我没有解释清楚。我的意思是你习惯于生活在一个上流社会里，你知识渊博……这里没有你所需要的东西，这里没有大学者，也没有重要人物。一切都朴实无华，佩佩。我认为你会厌烦的，十分厌烦，最终定将一走了之。”

罗莎里奥脸上常有的那种多愁善感的神情越发明显，这深深地打动了佩佩。

“你错了，亲爱的表妹。我既没有带来你所揣测的那种思想，我的性格和见解也并非与这里的人的性格和思想格格不入。不过，让我们先揣测一下眼前的形势。”

“让我们揣测一下……”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坚信在你和我，我们两人之间，亲爱的罗莎里奥，一定会建立起一种完美的和谐。这一点，我不能欺骗我自己。我的心告诉我，我没有弄错。”

罗莎里奥脸羞得绯红，但她极力以微笑和不时地转移视线来消除她的羞涩。她说：

“你别给我来这些虚情假意。你说的话都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总感到你所想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罗莎里奥，”青年人欢叫起来，“自从我见到你起，我的心灵就充满了喜悦……同时又感到一种悔恨：那就是我没有早点儿到奥巴霍萨来。”

“这一点我不能相信你，”她说道，一面装出快活的样子来掩饰其内心的激动。“真是那么相见恨晚吗？……你不要对我说这些……你看，佩佩，我是一个乡下女子，谈吐粗俗，不懂法语，服饰又不典雅，几乎不会弹钢琴，我……”

“噢，罗莎里奥！”绅士热情地喊道，“我原来还怀疑你是不是完美无瑕，现在我知道你是一个完美的人。”

突然，母亲走了进来。罗莎里奥觉得对她表哥的最后几句话没有必要回答，但她知道应该说几句话，于是望着母亲说道：

“啊！我忘记给鸚鵡喂食了。”

“你现在不要操心这种事。你们为什么坐在这里？带你表哥到果园里去走走啊。”

夫人带着母亲的慈祥微笑着，指着玻璃门外一片枝叶繁茂的树丛给她的侄儿看。

“我们去那里吧。” 佩佩说着站起身来。

罗莎里奥像一只出笼的小鸟向玻璃门奔去。

“佩佩知道得那么多，也一定懂得树木这一门学问，” 悲翡达夫人肯定地说道，“他会教你怎样嫁接果木。听听他对那些将要移植的小梨树有什么意见。”

“来啊，来啊。” 罗莎里奥在外面呼喊道。

她急不可耐地呼唤着她的表哥。他们两人的身影消失在枝繁叶茂的树丛中了。悲翡达夫人看到他们走远之后才去照料鸚鵡。她一面为鸚鵡添换饲料，一面若有所思地低声说道：

“多么不近人情！甚至连这只可怜的小动物也没有抚摩一下。”

然后，她又高声叫喊起来，希望她的小叔子能够听到她的话。

“卡耶塔诺，你觉得我侄儿怎么样？……卡耶塔诺！”

微弱的几乎听不见的嘟哝声，表明这位古董学家正在清醒过来，重又回到这个可怜的世界。

“卡耶塔诺……”

“是这样……是这样……” 学者支支吾吾地咕哝道，“这位小绅士和所有的人一样，错误地认为蒙多格兰德的塑像是第一批腓尼基移民的遗物。我要说服他……”

“嗨，卡耶塔诺……”

“哎呀，悲翡达……咳！你以为我还在睡觉吗？”

“不，瞧你，我怎么会这样胡猜！……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认为这个孩子咋样？”

卡耶塔诺用手按在嘴上，更舒服地打了个呵欠，之后，他与悲翡达夫人进行了一番长谈。那些向我们提供编写这个故事必要材料的人没有提及这次谈话，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绝密的谈话。至于工程师和罗莎里奥那天下午在果园里的谈话内容，似乎是明摆着的，不必赘述。

第二天下午，发生了一件不能悄然略过不表的事，因为事情十分重要。表兄妹俩单独在果园里的各个地方游玩了一阵以后，天色已近黄昏，两人相对而视，好像世界上一切都不存在似的，只是互相望着，倾听对方的心声。

“佩佩，”罗莎里奥说道，“你对我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是一曲你们这些聪明人爱唱的老调。你以为像我这样的乡下女子，你说什么我就会信什么。”

“如果你能像我了解你一样了解我，你就会明白，我说的全是肺腑之言。但是，让我们屏弃那些愚蠢的精明和恋人们的花言巧语，因为这些东西只能把感情引向虚伪。我对你只能说实话。难道你是一个我在路上或聚谈会上遇到的女子，而我只想同你逢场作戏吗？不，你是我的表妹。你超过了……罗莎里奥，让我们开诚布公地把事情挑明了讲吧，不要再兜圈子了。我到这里来是和你结婚的。”

罗莎里奥感到她的脸如烫如焚，她的心都快从胸膛中蹦出来了。

“你看，亲爱的表妹，”青年补充道，“我向你发誓，如果我不喜欢你，我早就远离这里了。即使是出于礼貌和谨慎强迫我克制自己，但是要我掩饰我的失望那是办不到的。我就是这样的人。”



“表哥，你几乎是刚刚到来。”罗莎里奥简洁地说道，极力控制着不使自己笑出来。

“我是刚来，但我已经知道了我想要知道的一切：我知道我爱你，你就是我的心长久以来所想望的那个女子，我的心日夜都在对我说：‘她正在来，她已经走近了，她使你心如火燎。’”

这几句话说得一直含笑的罗莎里奥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她精神恍惚，沉浸在兴奋的欢乐之中。

“你总是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佩佩继续说道，“其实你是一个令人注目的人。你具有值得赞美的品质，你每时每刻都在向你周围的人投射出你灵魂的神圣光芒。人们只要见你一面，望你一眼，就能感受到你那高尚的情操和纯洁的心灵。见到你，就宛如见到了一个天上的精灵，一个由于上帝的疏忽而降到人间的精灵。你是一个天使，而我已痴情地爱上了你。”

他倾吐了这番心里话，就如同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使命。罗莎里奥骤然间被一股如此强烈的情感所支配，她纤弱的身体经不起精神上的刺激，身体一软，无力地坐在果园里一块放在幽静处经常当做坐凳用的方石上。佩佩向她俯下身去，只见她双目微合，额头倚放在手掌中。过了一会儿，悲翡达·波伦蒂诺斯的女儿眼睛里含着甜蜜的泪水，向她表哥投去温情的一瞥，紧接着她这样说道：

“我在没有见到你以前，就爱上你了。”

她拉着他的手站起身来，两人的身影消失在一条枝叶茂盛的欧洲夹竹桃的幽径中。黄昏降临，一片柔和的阴影在果园的地面上伸展开来，夕阳的最后一束余辉给树冠戴上了灿烂的冠冕。小鸟在树梢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这是它们遨游了浩瀚的天际之后返回歇息地的时间，它们互相争夺着栖息的树枝。鸟儿的语言时而像指责和争吵，时而像说风凉话和开玩笑。那些游手好闲的家伙，叽叽喳喳，互相叫骂，扑打着翅膀互相啄咬，仿佛演说家在

散布谎言时挥动着手臂一样。然而，在那里还可以听到窃窃私语，这样的良辰美景，自然少不了爱情的表白。一只灵敏的耳朵也许能听到下面这些谈话：

“我在没有见到你以前就爱上你了，如果你不来，我将会抱憾而死。妈妈给我看过你父亲的来信，每封信里都有对你的那么多的赞美，我便对自己说：‘这个人应该成为我的丈夫。’在很长时期内，你父亲没有提起我们两人的婚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忽。我不知道你对这样的疏忽有什么看法……我的卡耶塔诺叔叔，每当提起你的名字，总爱说：‘他是个世上少有的人，哪一个女人把他抓到手，算是她的福分……’终于你父亲说出了迟早都得说的事。是的，迟早都得说的事，我天天都在盼望着……”

说完这几句话不一会儿，同一个声音又不安地补充道：

“有人跟在我们身后。”

他们从夹竹桃丛中走了出来，佩佩看见有两个人正向他们走近，他使用手摸着身边一株幼树的叶子，大声对他的女伴说道：

“对于像这样一株还没有完全长成的幼树是不应该进行修枝的。刚栽上的树承受不了这样的修剪。你很清楚，树的根只有在叶子的作用下才能生长，因此，如果把叶子剪掉……”

“啊！堂何塞先生，”忏悔神父爽朗地笑着喊道，一面向两位年轻人走过来，一面向他们行礼。“你在上园艺课？一个歌唱田园劳动的伟大歌手说过：嫁接梨树，修剪葡萄蔓……那么，大家都好吗？堂何塞先生。”

工程师和神父握了握手。然后，神父转过身来，指着 he 身后走来的一位青年人，微笑着说道：

“我高兴地把我亲爱的哈辛蒂约^①介绍给您……一个小滑头……一个小傻瓜，堂何塞先生。”

① 哈辛托的昵称。

第九章 分歧加深，有成对立之危险

在黑色教士服旁，露出了一张丰润的玫瑰色脸蛋儿。哈辛蒂约不无尴尬地向我们的青年问候。

他属于那些早熟的少年中的一个，宽容的大学过早地把他们推入了世间的艰苦斗争之中，使他们相信自己已长大成人，因为他们已获得了博士学位。哈辛蒂约长着一张招人喜爱的胖乎乎的脸蛋儿，面颊像姑娘一样呈玫瑰色，身材矮胖，几乎可以说十分矮小，嘴唇上还没有长出胡子来，只有几根汗毛。他的年龄在二十岁出头。他从孩提时起就一直受到他那位杰出而又谨慎的叔祖父的教诲，因此，可以说这株幼树在生长中没有受到扭曲。一种严格的道德使他时刻保持品行端正，在完成学校的功课方面几乎不曾有过懈怠。他以惊人的勤奋读完了大学的课程，门门功课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大学毕业后，他就参加了工作，以他对律师事务的勤奋和处事的精细，他在学校争得的桂冠，在律师界也会保持常青不败。

有时候他是一个淘气的孩子，有时候他又是一个庄重的成人。事实上，如果不是哈辛托有点儿或者说很有点儿喜欢漂亮姑娘的话，他的好叔祖父就会把他看做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了。他不断地对他布道，匆忙斩断他的大胆的翅膀。但是，尽管这个青年人有着世俗的喜好，也不能冷却我们这位仁慈神父对他亲爱的侄女玛丽亚·雷梅迪奥斯的心爱的幼芽的挚爱。凡涉及到这位小

律师，一切都得向他让道。甚至连这位仁慈神父的严格的常规惯例，只要涉及到这位早熟少年的事，也只好改变一下。每当哈辛蒂托^①生病或外出旅行，那个如同行星系的运行一样精确、固定的规则常常就失去了平衡。教士的独身主义真是枉然！如果说教庭禁止他们生儿育女，那么，上帝——而不是魔鬼——则给了他们侄儿、侄女，让他们也享受一下当父母的甜蜜和辛劳。

对那位勤奋的孩子作了公正的评价之后，就不可能不承认他的优点。一般来说，他的性格倾向于正直，高尚的行为唤起了他心灵中对真诚的敬仰。他的天资和社会知识已足以使他日后跻身于西班牙众多名人之行列，成为我们时常夸张地戏称为贵人或社会名流的人物，此类人物多得几乎数不胜数。大学生活成了他们从幼年过渡到成年之间的桥梁，在这个阶段，很少有青年不喜欢那令人讨厌的夸夸其谈，这是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受到了老师们的宠爱，这种行为在他们的妈妈跟前也许能博得很大的赏识，但是在严肃的成年人眼里则是很可笑的。哈辛蒂托有这样的缺点，然而是可以原谅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年纪尚小，而且是因为他那位仁慈的叔祖父以不慎重的赞扬使他养成了这种幼稚的虚荣。

四人见过面之后，大家继续散步。哈辛托默默无言。神父又回到被打断的嫁接梨树和修剪葡萄蔓的话题上来，他说道：

“我知道堂何塞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农艺学家。”

“根本谈不上，我对此一窍不通，”青年人回答说，对这种硬把他看成精通一切科学的奇怪言论十分不悦。

“噢！是的，一个伟大的农艺学家，”忏悔神父补充道，“但是，关于农艺学您可别给我引用什么最新的理论。对我来说，雷伊先生，这门科学在被我称为农业圣经的不朽的拉丁学者的《农

① 哈辛托的又一昵称。



事诗》中已有透彻的论述了。从那一句伟大的格言‘不是一切土地都适宜种植一切树木^①’开始，一切都令人赞叹不已。堂何塞先生，那书中就连蜜蜂也有详细的论述，诗人在谈及这种博学的小动物时，是这样描述雄蜂的：

相貌狰狞，懒惰成性，
拖着一个下流的笨重的肚皮^②。

何塞先生……”

“您替我把它翻译了过来，很好，” 佩佩说，“因为我对拉丁文懂得很少。”

“噢！时髦人为什么要去学那些古董呢？” 神父带着讥讽的口吻说道，“此外，只有像维吉尔^③、西赛罗^④ 和蒂托·利维奥^⑤ 那样的庸人才用拉丁文写作。虽然如此，我还是反其道而行之，我教授给我侄孙这种优美的语言，他可以作证。这个小鬼比我懂得还要多。不幸的是他看了现代的文章，总是渐渐地忘掉，毫无疑问，总有一天会把它忘得干干净净的。堂何塞先生，我这侄孙现在醉心于一些新书和奇谈怪论，都是些弗拉玛里翁^⑥ 的书，说什么星星上住满了人。好啦，我认为你们俩会成为好朋友的。哈辛托，你请这位绅士教你深奥的数学，教你德国的哲学，你已经长大成人了。”

仁慈的神父对自己的主意感到好笑，哈辛托却很喜欢这种适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原文为拉丁文。

③ 古罗马诗人。

④ 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修辞学家。

⑤ 古罗马历史学家。

⑥ 十九世纪法国天文学家。

合他口味的谈话，他向佩佩·雷伊道了声歉，立刻就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请告诉我，堂何塞先生：您对达尔文主义有何见解？”

工程师听他这样不适宜时宜的卖弄学问，微微一笑。他很想挑逗这位青年沿着幼稚、虚荣的小路走下去，可他又觉得不要与他们祖孙俩太亲近更为适宜，便简略地回答道：

“对达尔文的学说我没有什麼见解，因为我几乎不了解它。我的专业工作不允许我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噢，”神父笑着说道，“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从猴子变来的……如果这仅仅指我们熟悉的某些人，那倒也罢了。”

“自然淘汰的理论，”哈辛托强调地补充道，“好像在德国有许多信奉者。”

“我不怀疑，”教士说道，“在德国并不因为涉及到俾斯麦，人们便对这个理论的正确感到遗憾。”

悲翡达夫人和堂卡耶塔诺先生出现在他们四个人的面前。

“多么美丽的黄昏！”夫人说道，“怎么样，侄儿？你很厌倦吗？……”

“一点也不。”青年回答道。

“别不承认。卡耶塔诺和我刚才一直在谈论这事。你厌倦了，但又在极力掩饰。现在，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能像哈辛托一样具备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一个小城镇里度过他的青春年华，这里没有皇家剧院、没有丑角、没有舞女、没有哲学家、没有文学团体、没有报纸、没有国会、也没有其它娱乐和消遣。”

“我在这里很好，”佩佩回答道，“我刚才还对罗莎里奥说，这个城市，这个家，我很满意，我愿意生活在这里，并且死在这里。”

罗莎里奥的脸羞得通红，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大家在一个凉亭里坐了下来，哈辛托急忙抢占小姐左边的位子。

“你看，侄儿，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悲翡达夫人说道，面带一种发自心灵的慈祥的微笑，犹如芳香发自花朵一样。“你可别以为我是在责备你，在教训你。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的意思你会很容易明白的。”

“责备我吧，亲爱的姑妈，那无疑是我应受到的。”佩佩回答道，他已经开始习惯他父亲的妹妹的这种慈祥。

“不，只不过是提醒一下。这些先生会认为我多么有道理。”罗莎里奥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并不是其它什么事，”夫人补充道，“而是当你去瞻仰我们美丽的大教堂时，要尽量做到神情专注些。”

“可是，我做错什么事了？”

“我对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并不感到奇怪，”夫人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说道，“自然，你习惯于随随便便地出入那些文学团体、俱乐部、研究院和大会场，你就以为能同样无拘无束地出入上帝的殿堂。”

“但是，夫人，请原谅，”佩佩严肃地说道，“我是以最恭敬的神态走进大教堂的。”

“可我不是在责备你，你瞧，我不是在责备你。你不要这样认为，要不然我只好不做声了。先生们，请宽恕我的侄儿。这是一个小小的疏忽，没有什么奇怪的，一个小小的疏忽……你有多少年没有踏进这神圣的场所了？”

“夫人，我向你发誓……但是，总而言之，我的宗教思想可能是这样或那样，但我养成了在教堂里规规矩矩的习惯。”

“我肯定……得了，如果你要生气的话，我就不说了……我肯定，今天早晨有很多人都看见你了。贡萨莱斯夫妇、罗布斯蒂阿娜夫人、塞拉菲尼塔……都看到你了。总之，跟你说吧，你引起了主教先生的注意……主教大人今天下午在我的表妹家把我埋怨了一番。他说，他没有命人把你赶出教堂，就因为有人告诉他

你是我的侄儿。”

罗莎里奥痛苦地望着她表哥的脸，竭力想在他回答之前猜出他会说些什么。

“毫无疑问，他们认错人了。”

“不……不……是你……可你别生气，这里的人都是朋友，都是知己。是你，我自己也亲眼看见。”

“您！”

“正是我。你不承认从一群正在听弥撒的信徒们中间穿过去观看绘画吗？……我保证，你来来回回地走动，引起了我的注意，以及……得啦……你不能再这样干了。而后。你又进了圣格列高利殿堂，信徒们在大祭坛上奉举圣体，你甚至连一点虔诚的表示都没有。你在教堂里来回穿行，后来，又走到了阿德兰塔多的圣物龛前，把两只手放在祭坛上，紧接着又大摇大摆地在信徒们中间穿过。所有的姑娘们一起望着你，而你好像对自己这样故意扰乱那些善良人的虔诚感到扬扬得意。”

“我的上帝！多么令人厌恶的事！……” 佩佩喊了起来，他感到既愤怒又可笑。“我是一个魔鬼，可我连想也没有想到。”

“不，我完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悲翡达夫人说道，眼睛盯着神父那故意装出的严肃和毫无表情的脸，那脸活像一个纸板做的假面具。

“可是，孩子，从内心活动到略加修饰的行为表现之间存在一段距离，而谨慎和谦虚的人永远也不该超越这段距离。我很了解，你的想法是……你可别生气；如果你要生气，那我不说了……我看有反宗教念头是一回事，把它表现出来是另一回事……我尽力回避责怪你，因为你认为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是从猴子演变来的，我也不责怪你否认灵魂的存在，你坚持认为那不过是如同药店里出售的镁粉或大黄一样的药品。”

“夫人，看在上帝的分上！……” 佩佩气恼地喊叫起来，“看来我在奥巴霍萨已是声名狼藉了。”

其他人继续默不作声。

“所以，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为了你的想法而责怪你……此外我也没有权利这样做；假如与你发生争吵，你会以你超凡的才学，千百次地羞辱我……不，我根本不想责怪你。我所要说的是，奥巴霍萨这些卑微的、怯懦的居民，都是虔诚的好基督徒，虽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懂得德国哲学；因此，你不该公开蔑视他们的信仰。”

“亲爱的姑妈，” 工程师严肃地说道，“我既没有蔑视任何一个人的信仰，也不存在你所指责的那些想法。也许我在教堂里有点不够恭敬，那是因为我有点心不在焉。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建筑物上了，说实话，我没有注意到……但这不是主教先生企图把我赶到街上去的原因，也不是您设想我会把灵魂的作用看做是药店的药品一样的原因。我可以把这些话当做玩笑来忍受，只不过是玩笑而已。”

佩佩·雷伊的精神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尽管他素来十分谨慎而有节制，但也掩饰不住这种激动。

“你瞧，我看你已经生气了。” 悲翡达夫人说道，垂下双眼，两手交叉。“一切都是为了上帝！如果我早知道你会这样，我就什么也不对你说了。佩佩，请你原谅我吧。”

听了这些话，又看到他仁慈的姑妈那温顺的态度，佩佩为他刚才所说的话太生硬而感到惭愧，于是，极力设法使自己平静下来。那位可敬的忏悔神父把他从窘境中解救了出来，神父脸上带着他惯有的慈祥微笑，这样说道：

“悲翡达夫人，与艺术家打交道需要容忍……噢！我见识过不少艺术家。这些先生们，一看到他们面前的一尊雕像，一副生锈的盔甲，一幅发霉的图画或者一堵古老的墙壁，他们便把一切

都置于脑后。堂何塞先生是位艺术家，他参观我们的大教堂就像那些英国人一样，英国人贪婪得都想把最后一块铺地砖也搬到他们的博物馆去……尽管信徒们在祈祷，尽管神父已举起了圣饼，尽管到了最虔敬最肃穆的时刻，然而……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又算得了什么？的确，我不懂得当一个人忘乎所以的时候艺术的价值……可是，总之，今天的习俗是崇尚形式而不是思想……上帝免除我与这位堂何塞先生讨论这个问题，他才学卓著，争辩时言辞时髦而尖锐，我的心灵立刻就会被搅乱，而我的心灵中只有信仰。”

“你们硬把我当做地球上最有学问的人，真使我备受折磨，”佩佩说道，重又恢复了生硬的口气。“你们把我当做——一个笨蛋吧，我宁愿要一个愚蠢的名声，也不愿掌握被这里的人们称之为魔鬼的科学。”

罗莎里奥笑了起来，哈辛托认为这正是他炫耀自己学问的最好时机。

“泛神论和万有在神论，还有叔本华^①和现代的哈特曼^②的学说，都是受到教会谴责的。”

“先生们，女士们，”神父严肃地说道，“那些热切崇拜艺术的人，虽然他们只注重形式，但还是值得让人敬佩的。一个艺术家，为美所陶醉——即便是裸体仙女所代表的美，也要比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和没有信仰要强。在陶醉于欣赏美的心灵中，完全不会产生邪念。上帝在我心中……^③上帝，这要好好领会。所以，堂何塞先生，您可以继续欣赏我们教堂里的杰出的圣物，对我来说，我将很乐意原谅您的不恭敬的举止，但主教先生的意见又另

① 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

② 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

③ 此句原文为拉丁语。

当别论了。”

“谢谢，堂伊诺森西奥先生，” 佩佩说道，心中翻滚着对这位狡诈的神父的一种强烈敌意，再也抑制不住要煞煞他的气焰的欲望。“此外，你们别以为你们所想象的充满教堂的艺术珍品会吸引我的注意力。这些艺术品，除了一部分富丽堂皇的建筑和教堂后部祈祷室里的三个圣物龕，以及唱经处的一些木雕之外，我在其它地方确实还不曾见过。我当时想的主要是宗教艺术的衰败，充斥在大教堂里的无数艺术怪物，不是令我惊讶，而是令我愤怒。”

在场的众人万分惊愕。

“我不能忍受那些与大女孩子们的玩具娃娃相似的油光锃亮的神像——上帝宽恕我这样比喻。” 佩佩补充说道，“对披在他们身上的戏剧服装，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看见一尊身着长袍的圣约瑟像，出于对这位神圣的鼻祖的尊敬以及对崇敬他的教会的尊敬，我不想评论他的尊容了。在祭坛上，堆放着艺术格调极低的圣像和大量的花环、花枝、星星、月亮以及其它金属或金箔纸的饰物，活像一个五金店，它亵渎宗教感情，使我们的心灵迷惘。这远不能达到沉思默想的宗教意境，反而破坏这种意境，因为有一种滑稽可笑的想法在搅扰它。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对思想、对教义、对信仰和对神秘的感情等的表达既确切而又细腻，因而实现了崇高的使命。那些丑陋畸形之物，那些充斥着教堂的格调低下、粗俗拙劣的作品，也达到了它们的目的，但这目的是极其悲哀的，那就是鼓励迷信，冷却热情，迫使信徒们的目光离开祭坛，从而使那些没有扎实而坚定信仰的人的灵魂随着自己的目光一道离去。”

“反对崇拜圣像的学说，” 哈辛托说道，“看来在德国也很盛行。”

“我不是反对崇拜圣像者，虽然我宁愿毁掉我所说的那些光

怪陆离的圣像，”青年继续说道。“有鉴于此，那就应该主张信仰恢复到它古时庄重的朴素；但这并不是要屏弃艺术——从诗歌开始到音乐结束——这一沟通凡人与上帝之间联系的令人赞叹不已的辅助手段。艺术万岁，在宗教仪式中举行最隆重的仪式吧。我是隆重仪式的拥护者……”

“艺术家，艺术家，彻头彻尾的艺术家！”神父喊道，一面摇晃着脑袋，脸上露出惋惜的神情。“美丽的绘画，栩栩如生的雕塑，动听的音乐……感官上恣意享受，灵魂却被魔鬼勾去了。”

“关于音乐，”佩佩·雷伊说道，他没有注意到他的话在那母女俩身上产生的可悲效果，“请你们想一想我参观大教堂时的情景，正在做大弥撒的献圣餐礼时，风琴师突然弹奏了一段歌剧《茶花女》的乐曲，此时我虔诚的宗教心灵会处于什么状态。”

“这一点，雷伊先生说得对，”小律师强调说。“有一天，风琴师弹奏了同一歌剧的祝酒歌和华尔兹舞曲。接着他又奏了一曲《大公爵夫人》^①回旋曲。”

“更使我大失所望的是，”工程师毫不留情地继续说道，“我看到一尊圣母像，从圣像前面的许多人和堆放的大量蜡烛来看，她似乎受到极大的敬奉；可人们却给她穿上了一件极不合体的绣金线的天鹅绒外衣，其款式之怪，超过了当今最奇异的时装；她的脸淹没在由千层皱褶的花边制作的厚厚的服饰里；头上的光环足有半巴拉^②高，四周是一圈金黄色的轮辐，活像压在她头顶上的丑陋的灵寝。圣婴耶稣穿的裤子也是用同样的布料，同样的刺绣……我不想再说下去了，因为描述圣母和圣婴的形象也许会使我犯下有失恭敬的过错。我只能说我当时哭笑不得，在瞻仰了一会儿被亵渎的圣像后，惊叫道：‘圣母，我的圣母，他们把你

① 十九世纪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所作的歌剧。

② 长度单位，一巴拉约合零点八米。

打扮成什么模样了!”

说完这番话后，佩佩注视着他的听众，虽然在暮色中难以分辨清楚每个人的脸色，但他相信还是看到了有人脸上现出痛苦而惊惶的表情。

“那么，堂何塞先生，”神父激动地叫道，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这尊以你的哲学观和泛神论看来是滑稽可笑的圣像，就是我们救苦救难的圣母，是奥巴霍萨的守护神，她的子民们对她敬若神明，他们敢于将诋毁她的人撵到大街上去。我的先生，编年史和历史，都载满了她显灵的奇迹，就是在今天，我们也时常看到她保护我们的不可否认的佐证。您要知道，您的姑妈悲翡达夫人还是救苦救难的圣母马利亚的侍女，至于那件在您看来款式古怪的服装……可是……我指的这件服装，在您的不敬神灵的眼里看来是如此古怪的服装，正是出自这个家，而圣婴的裤子，正是出自正在倾听我们说话的您的表妹罗莎里奥的巧手和她的一片纯洁的虔诚之心。”

佩佩·雷伊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正在此刻，悲翡达夫人突然站起身来，一句话也没说便向屋里走去，忏悔神父紧跟其后。其余的人也都站起身来。当看到罗莎里奥在哭泣时，这个不知所措的青年便请求表妹宽恕他的大不恭敬。她则以一种友好和温柔的嗔怪目光望着她的表哥，嚷道：

“你都说了些什么呀……”

此时传来悲翡达夫人怒不可遏的叫喊声。

“罗莎里奥，罗莎里奥！”

罗莎里奥向屋里奔去。

第十章 对立显而易见

佩佩·雷伊感到惶恐、羞愧；他生别人的气，也生自己的气，他竭力想弄清发生在他和他姑妈的朋友们之间的思想冲突的原因。此时，他坐在凉亭的凳子上，下颌低垂到胸前，双眉紧锁，两手交叉，忧虑、悲伤地预测着冲突的发展。他以为这里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了。

突然，他听到有人用愉快的音调低声哼唱着一部歌剧中的一支曲子。他抬起头来望了望，看见堂哈辛托坐在凉亭的另一个角落。

“啊！雷伊先生，”那个家伙冷不防叫道，“一个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宗教感情是不容伤害的……不然，请您想想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中所发生的情景……”

佩佩听了那虫子般的嗡嗡叫声，怒火中烧。不过，他心里却并不憎恶这个小博士。他只是像苍蝇似的骚扰他而已。雷伊很厌烦这种不知趣的人，他像驱赶一只雄蜂似的这样回答道：

“法国大革命与圣母马利亚的外衣有什么关系？”

他站起身来要往屋里走，但还没有走出几步。又听到那只蚊子的嗡嗡声说道：

“堂何塞先生，我必须告诉您一桩与您关系重大并且可能会把您卷入一场冲突之中的事情……”

“一桩事情？”青年问道，一面退了回来。“那我们就来看看

是什么事情。”

“您也许会猜到，”那少年说道，一面向佩佩走近，脸上堆着微笑，带着一种生意人处理某种重要事情时的表情。“我想告诉您那场官司……”

“什么官司？……我的朋友，你是一个好律师，闭上眼便梦见打官司，睁开眼看到的全都是盖着印章的证据。”

“真是怪事！……您还不知道您的官司？”那孩子惊讶地问道。

“我的官司！……我根本就没有打官司。”

“既然您一无所知，我倒很乐意提醒您，您也好有所防备……是的，先生，您得打一场官司。”

“和谁打？”

“和利库尔戈大叔以及与被称为杨树坪地产毗邻的其他业主。”

佩佩·雷伊感到十分愕然。

“是的，先生，”小律师补充道，“今天利库尔戈先生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由于我是这家的好朋友，我不能不提醒您，以便您——如果您认为方便的话——抓紧时间安排好一切。”

“可我有什么好安排的？这个流氓想打我什么主意？”

“好像是几条发源于您的地产的水流改变了河道，流进了这位利库尔戈的几个砖瓦窑和另一个人的磨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的委托人……因为坚持要我帮助他们摆脱困窘……我是说，我的委托人想叫您把水流引入原来的河道，避免造成新的损害，并要求赔偿由于水流上游产业主的怠惰而使他们蒙受的损失。”

“上游的产业主就是我！……要是我打这场官司，这将是那著名的杨树坪所给予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收获，这杨树坪本来是我的，而现在——据我所知——变成了大家的产业，因为正是这

位利库尔戈和当地另外一些农民在年复一年地一点一点吃掉我的一块块土地，如今要恢复我的田产的地界将要花费很大力气。”

“那是另一回事。”

“那不是另一回事，”工程师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要是真的打官司，应该是我去告这些流氓，毫无疑问，他们企图烦扰我，迫使我绝望，从而放弃一切，任凭他们继续占有他们分得的赃物。我倒要看看，有没有律师和法官来庇护这些懂得法律靠打官司过日子的乡下人的愚蠢花招，他们是一群侵蚀别人财产的蛀虫。小绅士：您告诉了我这些比贼还要坏的无赖们的卑鄙打算，我表示感谢。我告诉您，那些被利库尔戈等人称为是他们的砖瓦窑和磨坊本来就是我的……”

“应该查阅一下财产契约，看看是否还在有效期。”哈辛托说。

“什么有效无效！……这些无耻之徒别想嘲笑我。我想奥巴霍萨的法院是公正廉明的……”

“噢，那当然！”小学者以赞叹的口气说道，“法官是一位极好的人。他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但令人惊奇的是您对利库尔戈先生的打算竟毫无所知。还没有传您去作调解吗？”

“没有。”

“可能明天……总之，我很遗憾利库尔戈先生先发制人，使我对您爱莫能助，是这么回事儿……利库尔戈硬要我帮助他摆脱困境。我将十分仔细地研究那些材料，处理这些狡诈的佃户们，是法律上最最难办的事情。”

佩佩神情沮丧地走进餐厅。看到悲翡达夫人正和忏悔神父在谈话，罗莎里奥坐在一旁，两眼直愣愣地望着餐厅门口。毫无疑问，她是在等待她的表哥。

“到这里来，好孩子，”夫人十分不自然地微笑着说道，“你侮辱了我们，伟大的无神论者，但我们原谅你。我知道我女儿和

我，我们是没有能力进入你所生活的数学领域的两个乡下人，但是，总之……可能有那么一天，你得跪倒在我们面前，恳求我们开导你。”

佩佩含糊地回答着，表示礼貌和悔悟。

“从我来说，”堂伊诺森西奥说道，眼睛里含着一种谦虚和亲热的神情，“假如在这场无谓的争论中，我说的什么话得罪了堂何塞先生，我请求您原谅。在这儿，我们都是朋友。”

“谢谢，没有必要……”

“无论如何，”悲翡达夫人说道，脸上的微笑已经很自然了，“我对我的侄儿一如既往，尽管他有稀奇古怪的、反宗教的思想……你知道我今天晚上想做什么事吗？我要打消利库尔戈大叔头脑中那些使你不快的固执的念头。我已把他叫来了，他正在走廊里等候着呢。放心吧，有我来张罗，虽然我知道他不是没有道理……”

“谢谢，亲爱的姑妈。”青年回答说，他感到自己已被心中十分容易产生的宽容浪潮所征服。

佩佩·雷伊的目光投向他的表妹，他想和她坐在一起，但是神父提出的几个尖锐问题使他停留在了悲翡达夫人的身旁。罗莎里奥悲伤忧愁，神情冷漠地听着坐在身边的那个小律师的谈话。他在枯燥乏味的长篇大论中，还加进一些不合时宜的幽默和格调低下的笑话。

“最糟糕的是，”悲翡达夫人对她的侄儿说道，她见他正注视着罗莎里奥和哈辛托那不协调的一对儿，“你伤了可怜的罗莎里奥的心。你应尽力消除她的气恼。这可怜的孩子多么善良！……”

“噢，是的，多么善良，”神父补充道，“我不怀疑她会原谅她的表哥的。”

“我相信罗莎里奥已经原谅我了。”雷伊肯定地说道。

“当然，在天使般的心灵中愤恨是不会久留的，”堂伊诺森西奥和蔼地说道，“我对这位小姑娘有点儿威望，我来设法消除在她这颗宽宏的心灵中对你的一切成见。我只消对她说上两句话……”

佩佩·雷伊感到心头掠过一片乌云，他意味深长地说道：

“也许无此必要。”

“我不是现在对她说，”教士说道，“因为她现在正入迷地听着哈辛蒂约讲蠢话……这些鬼孩子！说起话来没个完，让他们说去吧。”

突然间，预审法官、市长夫人和大教堂的教长光临了这个聚谈会。大家向工程师问候致意，从言辞和神态中表明，他们见到了他，也就满足了他们强烈的好奇心。法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青年，是那些整日出入于社会名流之中，渴望刚走出校门就能在政府和政界中得到一个显要位子的人中的一个。他自命不凡，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件新的法官礼服，似乎有些愤愤不平，因为没有一下子就任命他为最高法院院长。国家竟把人类司法权中极为复杂、极为艰难的职责，交给了那双毫无经验的新手，交给了一个草包脑瓜，交给了一个可笑的狂人。他的举止是地地道道的宫廷派头，全身上下的打扮极为讲究。他不时地摘下又戴上金丝眼镜，这对他不是一个习惯，而是一种怪癖。言谈中，他反复提及他决心马上调到马德里进司法部供职的事。

市长夫人是一个好心肠的贵夫人，除了自夸与宫廷有密切关系外别无其它缺点。她向佩佩提了各种有关时装的问题，列举了在非洲战争期间，她最后一次旅行时为她做了一件披肩或是一条裙子的一些店铺，还报出了一打公爵夫人和侯爵夫人的名字，谈到她们时亲热得就好像是她小学时的小伙伴一样。她还说以办聚谈会而闻名的M伯爵夫人也是她的朋友，并说一八六〇年她去拜访过伯爵夫人，伯爵夫人邀请她到皇家剧院的包厢去看戏，在

那里她见到了身着摩尔人服装的穆莱·阿巴斯^①，此事她至今记忆犹新。市长夫人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正像人们常说的，其中不乏妙趣横生的笑话。

教长先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长者，身体肥胖，脸色通红，患有多血症和高血压，看他那肥胖的体态，似乎连他的皮囊都包不住他的身子了。他本是修士出身，因而言必称宗教，从一开始他就对佩佩表露出一一种强烈的蔑视。佩佩越来越感到与这些人话不投机，难以相处。他性格刚烈、耿直，处世缺乏灵活性，也不会违心地逢迎别人，更不会花言巧语地粉饰矛盾。因此，在整个令人讨厌的聚谈会上，他神情严肃，少言寡语，强忍着市长夫人那滔滔宏论，她虽不是法玛^②，但她却有用一百条舌头来使人的耳朵疲倦的天赋。假如这位夫人能让她的听众喘口气，佩佩·雷伊便想到他表妹身边去，可忏悔神父就像软体动物紧紧地吸在岩石上一样紧缠住他不放，建议他跟堂卡耶塔诺先生到蒙多格兰德去散散步，或者到河水清澈的纳哈拉去垂钓。

聚谈会终于结束了，因为已经是结束人间一天的全部活动的时候了。教长先生告辞了，客厅顿时显得空空荡荡，接着，市长夫人离开了，她在人们耳边留下一种犹如一场暴风雨刚过之后的嗡嗡的声音。法官也退出了聚谈会，最后，堂伊诺森西奥也向他的侄孙做了一个离开的手势。

“我们走吧，孩子，让我们走吧，已经不早了，”他微笑着对哈辛托说道，“你把可怜的罗莎里奥搅得头昏脑涨了吧！……对吗，姑娘？走吧，好孩子，快回家。”

“该是睡觉的时候了。”悲翡达夫人说道。

“是工作的时候。”小律师回答说。

① 十九世纪摩洛哥国王。

② 原文为拉丁文，意即“传闻”，在古罗马诗人笔下是传闻的化身。

“我再三对你说，应该在白天处理公务，”神父补充道，“可你全当耳边风。”

“公务是那么多……那么多！”

“不对，你最好是说你在写那本使你着魔的书吧……堂何塞先生，他不愿告诉别人，但您知道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妇女在基督教社会的影响》的著作，另一本是《关于天主教运动在……简述》，我记不得是在什么地方了。您知道什么叫简述，什么叫影响吗？……现在这些孩子什么事都敢做。啊……多好的孩子！……那么，我们回家吧。晚安，悲翡达夫人，晚安，堂何塞先生……罗莎里奥……”

“我要等堂卡耶塔诺先生，”哈辛托说，“向他借一本奥古斯托·尼古拉斯^①的书。”

“总是带着书……瞧你！……有时候像一头驴子一样走进家门。那么好吧，我们再等一会儿。”

“堂哈辛托先生，”佩佩·雷伊说道，“不要轻易下笔，准备要充分，以使你的著作成为一部博学的宝库。”

“可这孩子的脑袋都快得病了，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悲翡达夫人反驳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要多保重，我会来规定他的阅读量的。”

“既然我们已经等了，”小博士说道，带着明显的自负口吻，“我就把《教义汇编》第三卷也带走。您说呢，叔祖父？……”

“好，带着吧，别拉下了。这下再也不缺什么了。”

幸亏去洛伦索·鲁伊斯家赴例行聚谈会的堂卡耶塔诺先生很快就回来了。拿到书之后，祖孙两人背着书走了。

雷伊从他表妹忧郁的脸上看出她很想跟他谈话，于是趁着悲翡达夫人和堂卡耶塔诺先生单独谈论一件家务事的机会，走到了

① 法国十九世纪宗教著作家，虔诚的天主教徒。

她的身边。

“你伤害了妈妈。”罗莎里奥说道。

她的脸上显出恐惧的表情。

“是的，”青年回答说，“我伤害了你妈妈，也伤害了你……”

“不，对我没有伤害。我当时就觉得圣婴耶稣不该穿短裤。”

“我真心希望你和你妈妈宽恕我。你妈妈刚才对我那样仁慈宽厚……”

悲翡达夫人突然高声喊叫起来，那不协调的语调震得餐厅嗡嗡作响，侄儿犹如听到了警报一般，浑身打了一个寒噤。那声音专横地喝道：

“罗莎里奥，睡觉去！”

姑娘惶恐不安，心中充满着忧伤；她在房间里走了几圈，装出寻找一件东西的样子。当她从表哥身边走过时，悄悄说了这样几句含糊不清的话：

“妈妈在生气……”

“可是……”

“她是在生气……你别自以为是，别自以为是。”

她走了。接着悲翡达夫人也走了，利库尔戈大叔在等着她，有一会儿，可以模模糊糊地听到夫人和乡下人亲热的谈话声。餐厅里只剩下佩佩和堂卡耶塔诺先生，堂卡耶塔诺手提一盏马灯，说道：

“晚安，佩佩。您别以为我是去睡觉，我是去工作……啊，您为什么这样心事重重？您怎么啦？……那好吧，我去工作了……我正在为《奥巴霍萨贵族溯源》做笔记……我已经收集了一些极其珍贵的资料。我不应该和您兜圈子，在我们每一个历史时期，奥巴霍萨人以其豪爽、高尚、胆略和智谋著称于世。人们都这样传颂，要不然，墨西哥的征服、皇位争夺战、菲力浦王驱逐异教徒之战争……可是，您不舒服了？……您怎么了？……那

么，是的，杰出的神学家、勇敢的斗士、征服者、圣人、主教、诗人、政治家等等，各类名人都出自于这块卑微的大蒜之乡……不，在基督教界没有一个村镇比我们这个村镇更为荣耀的。它的美德，它的荣耀，谱写了我们祖国的整个历史，甚至还有余……好了，我看你困了，晚安……是啊，就是拿全世界的黄金跟我换取做这块高贵土地的儿子们的荣耀，我也不会答应。古人称这块土地为‘至尊’，今天我们称它为‘至尊至圣’，因为现在和往昔一样，豪爽、宽宏、胆略、高尚是它的宝贵财富……那么，晚安，亲爱的佩佩……我看你有点儿不对劲。晚饭吃得不舒服？……阿隆莎·贡萨雷斯·德·布斯塔曼特在他的《锦绣集》中说得好：仅是奥巴霍萨的居民就足以给整个王国带来伟大和荣誉。您不相信吗？”

“噢，是的，先生，毫无疑问。”佩佩·雷伊说完，扭身就向他的房间走去。

第十一章 对立在加深

随后的几天里，雷伊结识了当地居民中的一些人，他还去了娱乐场，跟一些在娱乐场大厅里混日子的人交上了朋友。

但是，奥巴霍萨的青年人并不常去那里消磨时光，因为那样会被看做不务正业。每当下午，他们便会出现在大教堂的拐角处，出现在督军大街和杂碎市大街交叉处的小广场上，一些绅士们潇洒地披着斗篷，如同哨兵一般站立在那里，注视着过往的行人。如果遇上好天气，“圣城”的那些文化名流们，身上总是披着一件不可缺少的斗篷，到赤足修女街去散步，街道旁栽了两行像患了痲病似的英国榆树和几株垂头丧气的金雀花。在那里，文坛精英们的眼睛死盯着同样出来散步的张三或李四家的小姐们。到了晚上，娱乐场里重又挤满了人，一部分人聚精会神地赌钱，另一部分人阅读报纸，还有些人聚集在咖啡厅里漫无边际地闲谈，谈论政治、赛马、斗牛，要么就是当地的流言蜚语。一切辩论的结果永远是奥巴霍萨和它的居民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城镇及其居民都要优秀得多。

那些杰出的男子汉都是这座尊贵的城市的精华，他们中间，有些是大财主，有些则是穷光蛋，然而大家都淡泊明志。他们像乞丐一样清心寡欲，只要有一块硬面包欺骗肚子，有和煦的阳光暖和身子，就别无他求了。娱乐场里的奥巴霍萨人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对一切外来人都怀有敌意。每当某个略有地位的外地人

出现在这庄严的大厅里时，他们便认为他会怀疑这个大蒜之乡的优越性，或者是出于忌妒来争夺大自然赐予奥巴霍萨的无可争辩的至尊至圣的地位。

当佩佩出现在那里时，人们心怀疑虑地接待了他。娱乐场内不乏爱开玩笑的人，新会友刚到一刻钟，有关他的种种笑话就已传开了。面对会友们接二连三的提问，他回答说，他到奥巴霍萨是受委派来勘察纳哈拉流域的煤矿和研究修筑铁路问题的，于是大家一致认为堂何塞先生是个狂妄之徒，他为了故弄玄虚而编造出煤田和铁路线来唬人。有人还补充说道：

“他装得还挺像，这些博学的先生们认为，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些笨蛋，似乎他用几句大话就能把我们蒙住……他是来和悲翡达夫人的女儿结婚的，说什么煤田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今天早晨，”另一个人说道，他是一个破产商人，“在多明格斯家有人对我说，这位先生身无分文，来投靠姑妈讨口饭吃的，同时还想看看能否把罗莎里奥钓到手。”

“看起来他不是什么工程师，更不是什么值钱货，”有一个以两倍于实价的价格典押了自己的橄榄园的园主说道，“不过，等着瞧吧……这些马德里来的饿死鬼，他们以戏弄我们这些可怜的外省人为乐，他们认为我们身上只剩下一块遮羞布了，朋友……”

“可以看出他那一脸饿相。”

“昨晚他还半真半假地说我们是一些游手好闲的野蛮人。”

“说我们像贝督因人^①一样生活，整天只知道晒太阳。”

“说我们靠幻想生活。”

“正是这句话，说我们靠幻想生活。”

“还说这座城市与摩洛哥的城市大同小异。”

^① 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土著居民。

“去他的，哪有闲心来听这些。除了巴黎，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一条像督军大街这样的街道？从悲翡达夫人家到尼古拉西托·埃尔南德斯家一溜儿七幢房子，幢幢富丽堂皇……那些流氓以为我们没有见过世面，也没去过巴黎……”

“他还十分婉转地说奥巴霍萨是一座乞丐城，就是说我们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而我们还浑然不觉。”

“上帝保佑！要是他敢对我说这些，在这娱乐场里就有热闹瞧的，”一个税务员喊道，“为什么不告诉他去年奥巴霍萨出产了多少担油？这个蠢货不知道在年成好的时候，奥巴霍萨可以让全西班牙乃至全欧洲吃上它的面包？的确，我也不知有多少年我们没获好收成了，但这并不是规律。那么大蒜的收成呢？这位先生哪知道奥巴霍萨的大蒜使伦敦博览会上的评委们目瞪口呆。”

那些天，在娱乐场的大厅里常常可以听到诸如此类的议论。尽管有这些流言蜚语——这在小城镇里是见惯不怪的，正如常言说的人小心傲嘛，雷伊在这个博学的团体里并非找不到知心的朋友，因为不会人人都是搬弄是非之徒，这里也不乏心地善良的人。但是，工程师并不讨人喜欢——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说话过于直率，想到什么便说什么，以致招来一些人的反感。

光阴一天天地流逝。他除了对这个主教区的社会习俗产生反感之外，其他各种令他厌恶的事情已开始促使他的情绪越来越沮丧，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找他打官司的人像贪婪的蜂群向他扑来。不仅仅是利库尔戈大叔，还有其他许多毗邻的业主，都要求他赔偿损失，或者让他说清楚他的外祖父所经营的田产。还有人要求他赔款，因为他母亲签订了不知是什么合同，似乎没有履行，也还有人要求他承认他舅舅立下的抵押杨树坪的莫名其妙的字据。这个城市简直成了打官司的大粪坑。他曾想放弃他的产权，但是他的尊严迫使他不能向这些狡猾奸诈的乡下佬让步；市政厅也因为他的地产与毗邻的一座公共山丘的地界模糊不清而传唤他，这

位不幸的青年不得不设法排除不断出现的有关他的产权的各种疑问。他的声誉处于危急关头，要么打官司，要么去死，他别无选择。

宽宏大度的悲翡达夫人答应通过友好调解来帮助他摆脱困境。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这位模范夫人的调解却毫无结果。诉讼案像突发性的疾病迅速蔓延。青年每天要在法庭上用好几个小时作种种声明，回答形形色色的问题，当他疲倦而又愤怒地回到家里后。那个法庭书记的细长奇怪的脸又出现在他跟前，给他送来一大堆充斥着令人头脑发麻的表格和证据……让他研究。

人们认为，他经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可能会一走了之。他母亲的那座崇高的城市在他的想象中，如同一头狰狞的野兽出现在他面前，它的利爪插进了他的身体，吮吸着他的血液。按照他的信条，要想摆脱困境，满可一走了事，但是，一种浓厚的兴趣，一种发自他心底的兴趣留住了他，把他牢牢地捆绑在苦难的岩石上。尽管如此，在这个充满诉讼案件、古迹、妒忌和诽谤的黑暗城市里，他感到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异国人，为此，他打算毫不迟疑地离开这里，但同时，他又坚持要实现他来这里计划。一天上午，他找到了机会，向悲翡达夫人提出了他的计划。

“我的侄儿，”夫人以她一如既往的温柔回答道：“你不要恼火，你看看，你像是一团火。跟你爸爸一样。好家伙！你是一团火……我对你说过，我十分乐意称你为我的儿子。即使你不具备现在这种超群出众的优良品德和才学——当然小毛病还是有的，即使你不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仅凭你父亲——对他，我们母女俩所欠太多——提出这门亲事，我们就得同意。只要我愿意了，罗莎里奥是不会反对的。那么，还差什么呢？什么也不差，只是需要一点儿时间。谁也不会像你那样想匆匆结婚，这也许会招来一些对我亲爱的女儿的声誉不利的议论……算了，你脑子里

想的只有机器，所以你做任何一件事都想一气呵成。等一等，小伙子，再等一等……你着什么急？你对我们这可怜的奥巴霍萨所怀的厌弃是出于一种任性。显而易见，你只能生活在伯爵和侯爵们中间，只能生活在演说家和外交官中间……你想结了婚，永远把我的女儿和我分开！”她擦了一把眼泪又说道，“既然已是这样，冒失的小伙子，至少发发你的慈悲，把你所渴望的婚礼往后推一段时间吧……多么急切！多么炽热的爱情！我不相信一个像我女儿这样的乡下女子，能使你产生如此炽烈的激情。”

姑妈的理由并没有说服佩佩·雷伊，但他不愿让她不高兴，因此，他决心尽可能地等待。一桩新的不愉快事情，很快又进入他本已苦涩的生活。他来到奥巴霍萨已有两个星期了，但还没有接到他父亲的一封信。这不能归咎于奥巴霍萨邮局的疏忽，因为负责邮政的官员是悲翡达夫人的朋友，并受到她的保护，她每天都提醒他要十分细心，不要把寄给他侄儿的信送错了。她还到绰号叫卡瓦尤科的邮差克里斯托瓦尔·拉莫斯家去——这个人我们已经认识了，夫人常常声色俱厉地斥责这个邮差：

“你这邮差干得不错啊！……怎么我侄儿自从来到奥巴霍萨后，连一封信都没有收到？……让你这样没有头脑的人去发送邮件，事情还能有什么好结果！我要到省长那里去告你，请他好好看看，安排在邮局里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卡瓦尤科耸耸肩，全然无动于衷地望着雷伊。一天，他手里拿着一件密封信札走进屋来。

“感谢上帝！”悲翡达夫人对她侄儿说道，“你可收到你爸爸的信了。你该高兴了吧。我的哥哥先生懒得动笔可使我们受惊了……信里说些什么？毫无疑问一切很好。”她看着佩佩急不可耐地打开函件，补充说道。

工程师刚看了开头几行字，脸色骤然变得苍白起来。

“耶稣啊，佩佩！……你怎么啦？”她喊道，惶恐不安地站起

身来。“你爸爸病了？”

“这不是我爸爸的信。” 佩佩回答道，脸上露出极度沮丧的神情。

“那是谁的信？”

“是经济发展部的一道命令，撤销了我的职务……”

“怎么……可能！”

“一项简单明了的撤职令，措辞毫不客气。”

“真是下流无耻！” 夫人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喊叫道。

“多么屈辱！” 青年喃喃地说道，“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蒙受这种难堪事。”

“上帝决不会饶恕这个政府的！它竟然出你的丑！你要我给马德里写信吗？那里我有熟人，我能使政府弥补这个大错误，并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谢谢，夫人，我不需要这种说情。” 青年气馁地回答道。

“这是明摆着的不公正，是胡作非为！……竟然撤换这样一位有才华的青年，一位优秀的科学家！……瞧，我无法控制我心中的怒火。”

“我要查个水落石出，” 佩佩说道，语气十分坚定。“是谁加害于我……”

“这个部长先生……可是，对这些无耻的政客，你能指望什么呢？”

“这儿有人想要我绝望地死去，” 青年怒气冲冲地肯定说，“这不是部长所为，这和我所经受的其他种种不快之事，都来自于一个报复计划，一个密谋，一种不可调和的敌意，而这计划、密谋、敌意，亲爱的姑妈，您不用怀疑，就在这里，在奥巴霍萨。”

“你疯了，” 悲翡达夫人回答道，现出一副貌似同情的样子。“你在奥巴霍萨有敌人？有人要报复你？瞧你，佩佩，你已失去

了理智。我看是那些说我们的祖先是猴子或鹦鹉的邪书，把你弄糊涂了。”

当她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温柔的微笑，接着用一种亲切和蔼的责备口吻说道：

“我的儿子，我们奥巴霍萨人是些没有受过教育、谈吐不够文雅的乡下粗人，但要讲到忠诚和信仰，没有人能胜过我们，没有人，决没有人。”

“你不要以为，”雷伊说道，“我是指责这个家里的人。但是我坚持认为，与我势不两立的凶恶敌人就在这座城市里。”

“我希望你把这出戏里的叛徒角色给我指出来，”悲翡达夫人回答说，脸上重又堆起微笑。“我想你不会指责利库尔戈，也不会指责那些跟你打官司的人，因为这些可怜的人认为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权益。此外，在这些事情上，他们也不是没有道理。再说，卢卡斯大叔很喜欢你，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从一见到你，他就喜欢上你了，这个可怜的老头心里可爱着你呢……”

“对……深深地爱着！”佩佩喃喃地说道。

“别傻了，”夫人补充道，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两眼紧紧地盯着他。“你别胡思乱想了，你要相信，你的敌人——如果有的话——在马德里，在这个和平恬静的偏僻之乡，这里洋溢着善意与和睦……毫无疑问，某个忌妒你才能的人……我要提醒你一件事，如果你想在那里查明这件不光彩事的原委，要求政府解释清楚，那你就去吧，可别为了我们母女俩而放弃。”

佩佩的目光审视着他姑妈的脸，仿佛要洞察她心底最隐秘之处。

“我是说，如果你想去你就去吧。”夫人十分平静地重复道，脸上的表情既坦然又真诚。

“不，夫人。我不打算去那里。”

“那更好，这也是我的意思。你在这里更安静些，尽管你心

事重重。可怜的佩佩！你的才智，你那超群的才智是造成你不幸的原因。而我们，奥巴霍萨人，可怜的庄稼汉，却在我们的愚昧无知中幸福地生活。你不愉快，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是，你无缘无故地感到厌烦、失望是我们的过错吗？我没有把你当做儿子看待吗？我没有像迎接我们家的希望一样迎接你吗？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尽管这样，既然你不喜欢我们，既然你冷漠疏远我们，既然你嘲笑我们的宗教，既然你蔑视我们的朋友，这一切难道是因为我们亏待了你吗？”

悲翡达夫人的眼睛湿润了。

“亲爱的姑妈，”雷伊说道，感到他的怨恨已烟消云散了。“自从我到这个家来做客，我也犯了一些过错。”

“别说傻话了……什么过错，没有过错！一家人之间，一切都可以原谅。”

“可罗莎里奥在哪里？”青年边问边站起身来。

“她好多了。你知道她不愿意下楼来吗？”

“那我上楼去。”

“喂，不行。这丫头有一股犟脾气！……今天她说什么也不肯出房门。她把自己关在里面了。”

“真是怪事！”

“会过去的，肯定会过去的。让我们看看今天晚上我们能否把她的忧郁从头脑中驱散。我们组织一个聚谈会，让她开开心。你为什么不去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家，告诉他今晚到这里来，并且带上哈辛蒂约？”

“带哈辛蒂约来！”

“对，每当罗莎里奥心情忧郁的时候，这个小青年是惟一能使她开心的……”

“可我要上楼去……”

“不行。”

“我看这个家里礼仪倒不欠缺。”

“你在嘲笑我们，你照我说的做。”

“我想见见她！”

“不行。你对我的女儿一点儿也不了解！”

“我相信我很了解她……好吧，我不上去了……但这种孤独是可怕的。”

“文书先生找你来啦。”

“这个挨千刀的。”

“好像检查官先生也来了……他是一个极好的人。”

“真该绞死他。”

“若是涉及到利害攸关的切身事情，就不会使你心烦了。有人到这里来了……我觉得是农艺师。你可以和他聊一会儿。”

“是地狱中的一会儿。”

“喂，要是我没有搞错，利库尔戈大叔和帕索拉戈大叔刚进门。他们可能来向你提出一项解决的办法。”

“我要跳河了……”

“看你多么不近人情，大家都那么喜欢你！……看，为了手续齐全，连法警也来啦，他来约见你。”

“来把我钉上十字架。”

上述人员都走进了大厅。

“再见，佩佩，你会高兴的。”悲翡达夫人说道。

“把我吞下去吧，大地！”青年绝望地喊道。

“堂何塞先生……”

“我亲爱的堂何塞先生……”

“尊敬的堂何塞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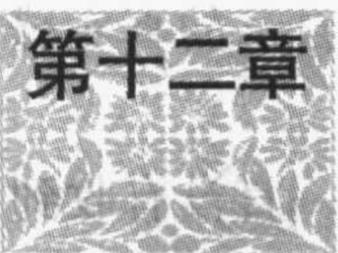
“堂何塞先生，我的心肝儿……”

“我尊敬的朋友，堂何塞先生……”

当听到这些甜蜜的奉承话，佩佩·雷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屈服了。他把他的躯体和灵魂都交给了这些刽子手，他们挥舞着盖着印章的可怕的纸片，受害者则举目望着苍天，以基督徒的驯服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的主啊，为什么要抛弃我？”

第十二章 特洛伊一家



爱情、友谊，是供呼吸的健康空气；道德是心灵的光明；心怀同情，容易交流思想感情；这一切正是佩佩·雷伊所需要的。没有了它们，笼罩在他精神上的阴影就更加沉重，内心的忧郁使他在与人交往中流露出痛苦的失望之情。

在前一章里所述的那个场面发生后的第二天，罗莎里奥起初似乎因为身染微恙，后来则由于她的莫名其妙的任性和神经质，而长时间地、神秘地闭门不出，这更增添了佩佩的苦恼。

雷伊对罗莎里奥一反常态的行为感到惊异。他已经有四天没见她的面了，但这并不是他不想见她。这种处境开始变得既难堪又滑稽，如不采取果断行动，败局将无可挽回。

“今天我还是不能见到我的表妹吗？”午饭后他心情沮丧地问他的姑妈。

“还是不能。上帝知道我有多么伤心！……今天我已开导她半天了，下午再说吧。”

他怀疑在这种莫名其妙的自我囚禁中，他可爱的表妹不过是一个无谓的牺牲品，此举并非出于她的自愿，为此，他采取了克制和等待的态度。若不是心中有这样的疑问，他当天就会一走了之。他毫不怀疑罗莎里奥是爱他的，但是，显然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要把他们分开，他觉得，查明那股邪恶势力的来源，并且竭尽全力战胜它，这才是男子汉的本色。



“我希望罗莎里奥的固执不会长久。”他掩饰着自己的真实感情对悲翡达夫人说道。

那一天，他收到了他父亲的一封信，信中抱怨一直没有收到来自奥巴霍萨的任何一封信，这一情况增添了工程师心中的不安，更使他迷惑不解。他独自在果园里徘徊了许久，最后，像一个去投海自尽的绝望者一样，走进了娱乐场。

在娱乐场主厅里，遇上了一些闲谈的人。有一堆人正津津有味地议论着斗牛的难题，另一堆人正在论证奥巴霍萨与比亚奥伦达的驴子哪一个品种最好。佩佩·雷伊厌烦透了，他无心听他们的辩论，便向阅览室走去，在那里翻了翻几本杂志，没有激起一丝阅读的兴趣。他又从一个厅转到另一个厅，一会儿之后，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赌博厅。在那里，他落入那眼放幽光、令人神魂颠倒的黄色恶魔的利爪近两个小时，然而，即使那赌博中的激奋，也没有改变他抑郁的心情，先前驱使他来到牌桌边的烦闷，又把他从那里拉开了。为了逃避喧闹，他来到一间开办聚谈会的大厅，此时，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他懒洋洋地靠着窗户坐下，眺望着窗外的街景。

这是一条极其狭窄的街道，街面的转弯和拐角比房子还要多，整条街被那座矗立在街道尽头的、墙皮已剥落的可怕的大教堂的阴影笼罩着。佩佩·雷伊环视四周，上下察看，感觉到一种坟墓般的寂静：没有脚步，没有声音，也没有人向这里看一眼。突然，一阵奇怪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仿佛是女人的窃窃私语，随着一阵拉动窗帘的声响过后，飘出只言片语，最后传来轻柔的哼唱声，小狗的吠叫声以及其它一些在此时此地似乎显得非常奇特的声音。佩佩·雷伊仔细察看，发现这些声音来自对面大楼的一个带百叶窗的大阳台。正当他仍在继续观察的时候，一个会友突然出现在他身旁，笑着问道：

“啊！佩佩先生，你这个下流坯！一个人藏在这里跟姑娘们

调情呢？”

说话人是堂胡安·塔费坦，他是娱乐场里向雷伊表示真挚友谊和敬慕的少数几个人中最可爱的一位。他长着一副红红的小脸蛋，留一撮染黑了的小胡子，一对眼睛活泼而又欢快，身材瘦小，头发是为了掩饰秃顶而精心梳理的，其容貌与安蒂诺^①确有天壤之别，但他待人和蔼可亲，谈吐风趣幽默，最擅长讲一些风流韵事。他很爱笑，笑起来从前额到下巴都堆满了粗糙的皱纹。虽然他有这样的性格，并喜欢讲一些尖刻的俏皮话，但他不是那种搬弄是非的人。大家都喜欢他，佩佩·雷伊常和他一起欢度愉快的时光。可怜的塔费坦，他曾在省府供过职，现在仅靠慈善部门的薪俸过着清贫的生活，每逢宗教游行，大教堂举行盛大典礼，或某个喜剧班子来奥巴霍萨大剧院演出时，他便去吹单簧管，捞点外快贴补生活。

但是，胡安·塔费坦最大的特点是对漂亮姑娘的爱慕。就是这个胡安·塔费坦，当他还无须用那涂满发蜡的几根头发来遮掩他的秃顶时，当他还无须把小胡子染黑时，当他还步履轻盈、身板儿笔直地走路时，他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特诺里奥^②。听他讲述征服女性的故事，简直能叫人笑破肚皮，因为有形形色色的特诺里奥，而他却是最正宗的一个。

“什么姑娘？我哪里见到姑娘了？”佩佩·雷伊回答道。

“别假正经了。”

此时，阳台的一扇百叶窗打开了，探出一张年轻、迷人和笑容可掬的脸蛋儿，但转眼间又消失了，犹如被风吹灭了的灯火。

“看见了，现在看见了。”

“您不认识她们？”

① 古罗马传说中的美男子。

② 即堂胡安·特诺里奥，又名唐璜。一个专门玩弄女性的贵族青年。

“我发誓，我不认识她们。”

“是特洛伊姊妹，特洛伊家的姑娘。您可真是不识货……三个极为俊俏的姑娘，她们的父亲原是陆军参谋部的一个上校，一八五四年死在马德里的街上。”

百叶窗又一次打开了。露出两张脸蛋儿。

“她们在嘲笑我们。”塔费坦说着朝姑娘们打了一个友好的手势。

“您认识她们？”

“我怎么会不认识她们呢？可怜的姑娘们家境贫寒，我不知道她们是怎样活下来的。当弗朗西斯科·特洛伊去世的时候，曾让大家捐钱供养她们，但这未能维持多久。”

“可怜的姑娘们！我想她们可能不是诚实的典范……”

“为什么不是？……我不相信人们对她们的一些流言蜚语。”

百叶窗又打开了一些。

“下午好，姑娘们，”胡安·塔费坦朝着姑娘喊道，这三个姑娘构成一组艺术造型出现在窗口。“这位绅士说，是好东西就不该藏匿起来，把窗户全打开吧。”

可是百叶窗又关上了。一阵嬉笑声的欢快协奏曲给这条凄凉的街道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欢乐气氛，使人以为天空飞过一群鸟儿。

“您愿意我们一起到她们那边去吗？”塔费坦突然说道。

他两眼闪闪发光，青紫色的嘴唇上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

“可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走吧，雷伊先生……可怜的姑娘们是清白的。咳！除非她们跟蜥蜴一样，靠空气度日。您说说看，一个人连饭都吃不上，还能有什么罪孽？这些不幸的姑娘是贞洁的，即使她们有什么过失，经常忍饥挨饿也把她们的心灵洗净了。”

“那么，我们去吧。”

不一会儿，胡安·塔费坦和佩佩·雷伊走进了客厅。那种竭力掩饰着的贫穷情景，仍使青年感到心酸难过。三个姑娘长得都很漂亮，尤其是两个妹妹，她们的皮肤呈棕褐色，脸色略显苍白，黑眼睛，细身材，好好打扮一下，定会出落得像公爵小姐一样，能够配得上王子了。

见到来访者，三个姑娘显得很腼腆，但不一会儿就露出了她们那种无拘无束、活泼快乐的天性。她们生活在贫困中，犹如笼中之鸟，但即使在铁笼里，也仍然像在茂密的树林里一样不停地歌唱。她们靠做针线活度日，这至少可以说明她们是诚实的，但在奥巴霍萨，同她们地位相当的人，也没有一个愿与她们往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们已被众人所抛弃，受到冷眼相待，成了孤家寡人，这也说明是由于某种不检点行为所致。但是事实上，应该说特洛伊三姊妹的坏名声仅仅是因为她们爱说东道西，搬弄是非，顽皮淘气和无所顾忌造成的。她们给正人君子写匿名信，给奥巴霍萨每一个人——上自主教下至二流子——都取了绰号；她们朝行人扔石子儿，然后躲在栅栏背后发出嘘声，取笑惊恐万状的过路人；她们对左邻右舍的家事了如指掌，为此，她们常把天窗和房屋高处的洞眼当做瞭望孔使用；晚上，她们在阳台上引吭高歌；狂欢节里，她们面戴假面具闯入显贵人家，以小城特有的愚蠢和放荡肆意胡闹。然而，无论出自何种原因，这些都是美貌的特洛伊三姊妹身上的污点，这种污点一旦被受骚扰的邻居给她们粘上，就无情地一直陪伴着她们走进坟墓。

“这位就是听说来开采金矿的绅士吗？”一位姑娘问道。

“是要推倒大教堂，用它的石头来修建一座制鞋厂的吧？”另一位姑娘补充道。

“是来拔掉奥巴霍萨的大蒜，腾出地来种植棉花或桂皮树的？”

面对这些不着边际的提问，佩佩实在忍俊不禁。

“他是专门来搜罗漂亮姑娘的，并要把她们带到马德里去。”塔费坦说道。

“啊！我很乐意去。”一个姑娘叫道。

“我把你们三个一起带走，”佩佩表白说，“可是请告诉我一件事：我在娱乐场的窗户旁时，你们为什么取笑我？”

这话又引起了一阵哄笑。

“这是两个傻丫头。”大姐说道。

“那是因为我们说您配悲翡达夫人的女儿绰绰有余。”

“可她说您在浪费时间，因为罗莎里奥只爱教会的人。”

“你说的什么呀！我可没这么说。你说这位绅士是个路德派无神论者，进了教堂嘴里抽着烟，头上还戴着帽子。”

“这可不是我编造出来的，”最小的姑娘声明道，“是叹气婆昨天对我说的。”

“这位叹气婆是谁？竟这样编派我。”

“叹气婆就是……叹气婆。”

“我的姑娘们，”塔费坦一脸殷勤地说道，“那边有个卖橘子的走过，去叫住他，我请你们吃橘子。”

她们中的一个叫住了卖橘子人。

姑娘们的谈话使佩佩·雷伊感到不快，从而驱散了他置身于这群快乐、直爽的姑娘们中的愉快印象。尽管如此，当他看到堂胡安·塔费坦取下一把吉他。以年轻人的潇洒和灵巧弹奏起来时，他还是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听说你们的歌唱得非常动听。”雷伊说道。

“请堂胡安·塔费坦先生唱吧。”

“我不唱。”

“我也不唱。”二姑娘说道，一面递给工程师几瓣刚剥好的橘子。

“玛丽亚·胡安娜，别扔下手里的针线活，”大姐说道，“时候



不早了，今晚得把这件长袍做好。”

“今天不干了。让针线活见鬼去吧。”塔费坦叫道，紧接着唱起了一支歌。

“街上的人停止了脚步，”二姑娘说道，一面探身朝阳台望去。“堂胡安·塔费坦的叫喊声广场上都可以听见……胡安娜，胡安娜！”

“什么？”

“叹气婆正从街上走过。”

最小的姑娘飞一般奔向阳台。

“扔橘子皮砸她。”

佩佩也探出身去，看见一位太太正从街上走过。最小的姑娘准确无误地把一块橘子皮打在那位太太的发髻上。然后急忙把窗子关上，三个姑娘极力忍住笑声，以免被街上的人听到。

“今天不干活。”一个姑娘喊道，一脚把针线筐踢翻。

“这等于说明天不吃饭。”大姐补充道，一面把做活用具拾了起来。

佩佩·雷伊本能地把手伸进了口袋，他很想给她们一点施舍。那几个仅仅因为轻浮而遭世人唾弃的不幸孤女的处境，使他感到十分凄怆。如果特洛伊姑娘们惟一的过错，是向行人扔扔橘子皮，以发泄她们的孤独、贫穷和遭人厌弃的话，那她们完全是无可非议的。也许是本地居民严格的习俗使她们免于堕落，但是这些不幸的人儿缺乏谨慎、谦恭的态度，又不守公认的礼义廉耻的信条，因而人们完全可以想象从窗口扔出去的不仅仅是橘子皮。佩佩·雷伊对她们动了深深的恻隐之心。他注意到她们寒酸的衣衫，那经过精心拼凑和缝补的衣衫，看上去还算整齐顺眼，他还注意她们脚上已穿坏的鞋……他再次把手伸进了衣袋。

“也许这里是个藏污纳垢的处所，”他心中暗想，“但是，她们的面容，家里的陈设，这一切都向我说明她们是一个正派家庭

的不幸的遗孤。假如这些可怜的姑娘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坏，她们就用不着过这样贫苦的生活，也用不着干活。奥巴霍萨有的是富翁！”

三个姑娘一个接一个走近他，又从他身边走到阳台，再从阳台回到他身边，口中轻松地说着俏皮话儿，应该说，在她们的轻浮放荡和无所顾忌中有一种天真无邪的情调。

“堂何塞先生，悲翡达夫人是一位多么好的夫人！”

“她是奥巴霍萨惟一没有绰号的人，是惟一不被说坏话的人。”

“大家都尊敬她。”

“大家都崇拜她。”

对这些话，青年人也用对她姑妈的赞颂作了回答；此时，他很想从衣袋里掏出钱来，并对她们说：“玛丽亚·胡安娜，您拿这钱去买双靴子吧；佩帕，你拿这钱去买身衣服吧；弗洛伦蒂娜，收下这钱，够你们姊妹吃一个星期……”当他正要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的时候，三位姑娘一起跑向阳台，要看看有谁从下面经过，胡安·塔费坦走到他身边，低声对他说道：

“她们多有趣！不是吗？……可怜的孩子！她们如此快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完全可以肯定，她们今天还没有吃饭呢。”

“堂胡安，堂胡安！”佩皮利亚^①喊道，“你的朋友尼古拉斯·埃尔南德斯，也就是那个大蜡烛，头上戴着三角帽，正在朝这边走来，他一边走，一边低声祈祷，肯定正在超度那些被他的高利贷逼到阴间去的亡灵。”

“你们也敢叫他的外号？”

“当然叫！”

① 佩帕的昵称。

“胡安娜，关上百叶窗。我们先让他走过去，等他走到拐角时，我就喊：大蜡烛！大蜡烛！”

胡安·塔费坦先生奔向阳台。

“您过来，堂何塞，来认认这个家伙。”

佩佩·雷伊趁三位姑娘和堂胡安在阳台上喊尼古拉斯·埃尔南德斯绰号——气得他暴跳如雷——取乐之机，轻手轻脚地走到放在厅里的一只针线筐旁，把刚才赌博时剩下的半个金盎司塞进筐里。

然后，他也跑向阳台，此时，两个妹妹正在欢笑中高声叫喊：

“大蜡烛！大蜡烛！”

第十三章 导火线

干了这幕恶作剧后，姊妹三人和两位绅士谈论起本城的事情和人物。工程师担心他的施舍行为会被当场发现，于是，便想告辞，这惹得特洛伊三姊妹很不高兴。她们中走出客厅的一个，一面往回走，一面说：

“这个叹气婆正在外面晾衣服呢。”

“堂何塞也许想看看她。”另一个姑娘说道。

“是一位很俏丽的夫人，现在梳了一个马德里的发型。你们过来呀。”

她们把两位男子带到餐厅——这是一间很少使用的房间，从那里出去便到了一个平台，平台上堆放着一些花盆和不少扔掉的破烂家具。从平台上可以望见邻近一家一个深深的庭院，院子里有一条爬满绿色藤蔓的走廊，走廊里摆放着一些受到精心照料的漂亮花盆。这一切都说明那里住着一户简朴、清洁、治家有方的人家。

特洛伊三姊妹走近平台的边缘，细心注视邻居家的动静，不让男子们出声儿，然后又回到平台的一个角，在那里什么也看不见，但也没有被人发觉的危险。

“现在她端着一罐鹰嘴豆从食品贮藏室走出来。”玛丽亚·胡安娜说道，她正伸长着脖子，以便看得真切点儿。

“嚓！”另一位姑娘喊道，同时扔出了一块小石子儿。

传来石子击在走廊玻璃上的声响，不一会儿，一个暴怒的声音喊道：

“又打碎了我们一块玻璃，这些……”

三位姑娘躲在平台的角落里，紧挨着两位绅士，强忍住笑声。

“叹气婆怒气冲冲，”雷伊说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叫她？”

“因为她一讲话就叹气，虽然她什么也不缺，可总是那么长吁短叹。”

有一阵儿，楼下那一家没了动静，佩皮塔·特洛伊小心翼翼地探头张望。

“她又来了，”她压低嗓子说道，同时做了个叫人别出声的手势。“玛丽亚，给我一块小石子儿。我来试试……噫！打偏了……”

“你没有打中，石子落到了地上。”

“来……看看我怎么样……等她再从贮藏室出来。”

“出来啦，准备好，弗洛伦蒂娜。”

“一、二、三！……啪！……”

下面传来疼痛的喊声，那是一个男子的咒骂声和呼叫声，因为是一个男人被打中了。佩佩·雷伊清楚地听出下面几句话：

“魔鬼！你们把我的脑袋都打出窟窿来啦……哈辛托，哈辛托！这是多么卑鄙的邻居！”

“天哪！瞧我干的！”弗洛伦蒂娜惊恐地喊道，“我打中了伊诺森西奥先生的脑袋。”

“打中了忏悔神父？”佩佩·雷伊问道。

“是的。”

“他住在这个宅院？”

“那他该住哪儿？”

“那个叹气婆……”

“是他的侄女、女管家或者其他什么。我们拿她取乐，因为她十分讨厌，但对忏悔神父，我们不常和他开玩笑。”

当他们这样飞快地对话的时候，佩佩·雷伊看到离他很近的平台正对面——就是挨了石子的那家——的一扇玻璃窗打开了，露出一张笑容可掬的脸，一张熟悉的脸，一张使他惊惶失措，使他深感沮丧，使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的脸。那是哈辛托，他中断了他的重要研究，打开了他书房的窗户，耳朵上夹着一支翎笔出现在窗口。他那羞怯、丰润、粉红色的脸蛋，使他的出现犹如曙光女神一样光彩照人。

“下午好，堂何塞先生。”他高兴地问候道。

楼下的声音又喊叫起来：

“哈辛托，哈辛托！”

“我这就来啦。我正在和一个朋友打招呼。”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弗洛伦蒂娜惊恐不安地叫道，“忏悔神父要上堂主格的房间来了，他会给我们念一段安魂经的。”

“对，我们走吧，把餐厅的门关上。”

他们匆忙离开了平台。

“你们应该防备哈辛托会从他学问的殿堂里看见你们。”塔费坦说道。

“堂主格是我们的朋友，”一个姑娘回答道，“他常从他科学的殿堂那边悄声对我们讲些甜言蜜语，还向我们送飞吻呢。”

“哈辛托？”工程师问道，“可你们给他取了个什么鬼名字？”

“堂主格……”

三位姑娘笑了起来。

“我们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很有学问。”

“不是，因为当我们还小的时候，他也是个小孩子，那时……是的，我们常到平台上玩耍，总是听到他高声朗读课文。”

“对，他整天都在不停地唱。”



“他在练习变格，就是这样的：主格玫瑰，属格、与格、宾格。”

“我猜得到，我可能也有一个外号。” 佩佩·雷伊说道。

“让玛丽亚·胡安娜告诉您吧。” 弗洛伦蒂娜回答道，一面躲了起来。

“我？……你告诉他吧，佩帕。”

“您还没有外号，堂何塞。”

“但是我会有有的。我保证我下次来就知道了，下次来接受坚信礼。” 青年说道，意欲告辞。

“喂，您想走了？”

“对。已经浪费了你们不少时间。姑娘们，干活吧。这种朝邻居和行人扔石子的事儿，可不是这么漂亮、勤劳的姑娘干的……那么再见……”

他不想说更多的理由，也不理会姑娘们的挽留之情，急匆匆地离开了这家，把堂塔费坦一个人留在了那里。

他刚才所亲临的那个场面，神父所遭受的侮辱，小博士的意外出现，这一切更增加了他心中的不安、恐慌和沮丧的预感，把可怜的工程师搅得心乱如麻。他对去了特洛伊家一事感到非常悔恨，这时，决定趁心事重重的时候更好地利用一下时间，于是，他走遍了城镇的大街小巷。

他漫游了集中该镇主要商店的牛杂碎市大街，看到了伟大的奥巴霍萨在工商业上所呈现的各种景象，由于他在那些地方看到的東西只能引起他新的不愉快，因而便折向赤足修女街，在这里，他只看见几条狗在街上乱窜，因为正刮着讨厌的风，绅士和太太们都已闭门不出了。他走进一家药铺，反刍动物似的各色进步分子正在那里聚会，他们总是永无休止地谈论一个没头没尾的话题，那里更使他心烦意乱。最后，当他从大教堂旁边经过时，听到了里面的风琴声和唱诗班美丽动听的歌声。他走进教堂，想

起他姑妈关于在教堂里的举止的告诫，便双膝跪倒在大祭台前；随后他又参观了里面的一个小礼拜堂，正当他准备走进另一个礼拜堂时，教堂的侍从或看守或是打狗人向他走过来，用极为无礼的态度和言辞对他说道：

“主教大人说，请您滚到街上去。”

工程师觉得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上头顶。他一声不吭地顺从了。他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或他心里的烦恼所驱赶，在投靠无门的情况下，只好回到姑妈家，有几个人正在那里等着他。

头一个就是利库尔戈大叔，他是来通知他打第二场官司的。第二个是堂卡耶塔诺先生，他想把他所写的有关奥巴霍萨贵族谱系中的一段念给他听。第三个是卡瓦尤科，他是为了一件尚未说明原由的事来找他的。第四个是悲翡达夫人和她那慈祥的笑容，她要谈的事下一章即可见分晓。

第十四章 对抗继续加深

夜幕降临；佩佩·雷伊想要见他表妹罗莎里奥的新尝试再度失败。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几封信，脑子里有一个排解不开的固执念头。

“今天晚上或是明天，”他说，“无论如何要解决。”

当他去餐厅吃晚饭时，悲翡达夫人走近他身边，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道：

“亲爱的佩佩，甬着急，我去安慰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我已经知道了。玛丽亚·雷梅迪奥斯刚离开这里，她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夫人的脸上闪烁着得意的光彩，仿佛一个为自己的作品而感到自豪的艺术家。

“什么事？”

“我会宽恕你的。也许是你娱乐场喝了几杯酒，不是吗？这就是你和你那些狐朋狗友交往的结果。堂胡安·塔费坦，特洛伊三姊妹！……这真是骇人听闻，令人震惊。你好好想过没有？……”

“一切我都想过啦，夫人。”佩佩回答说，他决心不与姑妈争吵。

“我决不会把你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写信告诉你父亲的。”

“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得了吧，你会否认我而为自己辩护的。”

“我不会否认。”

“那么你承认你去过那些女人的家……”

“我去过。”

“你给了她们半盎司金币，因为据玛丽亚·雷梅迪奥斯对我所说，今天下午弗洛伦蒂娜到那个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开的店铺去兑换了半盎司金币。她们靠做针线活是挣不到那么多钱的。今天你在她们家里，然后……”

“然后我就给了她们钱，一点也不错。”

“你不否认？”

“我为什么要否认！我想我可以用我的钱做我认为该做的事。”

“但是，你肯定会否认向忏悔神父扔过石子儿。”

“我没有扔石子儿。”

“我是说她们，当着你的面……”

“这是另一回事。”

“她们辱骂了可怜的玛丽亚·雷梅迪奥斯。”

“我也不否认。”

“你将怎么解释你的行为？佩佩……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什么也不要说，不要后悔，不要抗议……不要……”

“不，绝对不，夫人。”

“甚至你也不打算向我赔礼道歉。”

“我没有伤害您……”

“算了，你就只差……好吧，你拿这棍子打我吧。”

“我不打人。”

“你太无礼！太！……你不吃晚饭吗？”

“我要吃的。”

有一刻钟之久的沉默。堂卡耶塔诺、悲翡达夫人和佩佩·雷

伊静悄悄地吃着饭。只是在堂伊诺森西奥走进餐厅后，才打破了这种沉默的僵局。

“我深感遗憾，亲爱的堂何塞先生！……请相信，我是从内心感到遗憾。”他说道，一面握着青年的手，面带一副惋惜的表情望着他。

工程师茫然不知所措，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说的是今天下午的事。”

“啊！……噢。”

“是指把您从神圣的大教堂里逐出来的事。”

“在把一个基督教徒从教堂里逐出之前，”佩佩·雷伊说道，“主教先生应该三思而后行。”

“完全正确。我不知道是谁在主教大人跟前诬蔑您是个恶习不改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对主教大人说，您到处炫耀无神论，嘲笑神圣的事情和人物，甚至打算推倒大教堂，用它的石头来建一座炼油厂；我曾努力劝阻他，但是主教大人有点固执。”

“感谢您的深情厚谊。”

“其实，神父先生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敬重您，今天下午你们差一点儿要了他的命。”

“啊！……怎么？”神父笑着说道，“这儿也知道这桩淘气事了？……肯定是玛丽亚·雷梅迪奥斯来讲的。我不让她说，坚决不让她说。事情本身并不值得一提。不是吗，雷伊先生？”

“既然您这样认为……”

“这是我的看法。孩子们干的事儿……小青年，爱说些时髦话，沾染一些坏毛病，做出一些放荡事。堂何塞先生具有很多美德，但也不可能是个完人……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这些迷人的姑娘们勾引了他，在骗取了他的钱之后，迫使他做了她们无耻辱骂邻居的罪恶行径的同谋。我亲爱的朋友，虽然在今天下午的嬉闹中我是令人同情的一方，”他一面说，一面举手去摸头上挨了石

子的地方，“我并没有生气，即使是以后想起这件不愉快的意外事来，我也不会怪罪你。当我得知玛丽亚·雷梅迪奥斯来这里把一切都讲了的时候，我感到太难为情……我的侄女真是多嘴多舌！……我敢打赌，她把那半盎司金币的事，您和姑娘们在平台上嬉闹追逐、拉拉扯扯的事，以及堂胡安·塔费坦狂舞乱唱的事也都说了吧？……咳！这些事情是不该张扬出去的呀。”

佩佩·雷伊真不知道哪一种情形使他更难受：是他姑妈严肃的神色，还是神父那虚假的宽容。

“为什么不能说出去呢？”夫人说道，“看起来他本人对自己的行为并不感到羞耻。让大家都知道吧。惟一要对我亲爱的女儿保密，因为她现在的精神状态很糟糕，再让她生气后果就不堪设想。”

“算了吧，没那么严重，夫人，”忏悔神父补充道，“我的意思是不要再提这件事了，遭石子打的人都这么说，其他人也该满意了……那一击可不是闹着玩的，堂何塞先生，我以为我的脑壳被打了个洞，脑浆都流出来啦。”

“我对这事深感遗憾！……”佩佩·雷伊含含糊糊地说道，“我真的很痛心，尽管我并没有参与……”

“您拜访特洛伊姊妹在城里引起了人们的注视，”神父说道，“我们这里可不是马德里，先生们，我们这里不是那个腐败、堕落的旋涡……”

“在那里，你可以去最肮脏的地方，”悲翡达夫人说道，“而又不被他人所知。”

“在这里，我们大家都互相监督，”堂伊诺森西奥继续说道，“我们依靠这种监督体制来防微杜渐，把公共道德保持在一个相应的高度……请相信我，我的朋友，请相信我，我这样说不是为了刺伤您的心：您是第一个有地位的绅士在光天化日之下……第

一个，是的，先生……第一个在特洛伊上岸的人^①。”

神父说完粲然一笑，用手掌在工程师背上拍了几下，以示友好和仁慈。

“看到你们如此宽厚和容忍，真是莫大的安慰！”青年说道，用他认为最恰当的话语来回敬对方狡诈的讽刺，并使其内心的愤怒不形于色。“我的罪恶行为应该受到……”

“那又何必呢？对一个与我们血脉相承，同宗同姓的人，”悲翡达夫人说道，“能把他与随便一个人同等对待吗？就凭你是我的侄儿，是我最好、最圣贤的哥哥胡安的儿子，这就足够了。昨天下午，主教大人的秘书来这里对我说，主教大人因我把你留在我家而十分不快。”

“还有这事儿？”神父嘟哝道。

“是有这事儿。我回答他，虽然我敬重主教大人，但我的侄儿就是我的侄儿，要我把他从我家里撵出去，我办不到。”

“这是我在此地所经历的一件独一无二的新鲜事儿，”佩佩·雷伊说道，气得脸色发白。“看来，这儿的主教连别人的家务事也要管。”

“他是一个圣人。他很爱我，他以为……他以为你的无神论，你对宗教的冷漠以及你那标新立异的思想……会影响我们。我多次对他说，你是一个心眼儿极好的人。”

“对于才学渊博的人，总要给留点情面。”堂伊诺森西奥表示道。

“今天上午，我在西鲁赫达姊妹家时，嗨！你们想不到她们是怎么对我说的……她们问你是不是来拆毁大教堂的，是不是受了英国新教的委派来西班牙传播异教的，又说你彻夜在娱乐场狂饮滥赌，说你离开娱乐场时喝得烂醉如泥……‘喂，夫人们，’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我对她们说，‘你们要我把侄儿送到客栈里去吗？’此外，关于酗酒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至于赌博，到今天为止，我还不知道。”

处在佩佩·雷伊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即使是一个最稳重的人也会怒不可遏，他内心爆发出一股无名的不可遏制的力量，要把对方掐死，抽他们的耳光，敲破他们的头颅，碾碎他们的骨头。可是，悲翡达是位女士，又是他姑妈。堂伊诺森西奥是位老者，又是神父。此外，施暴是下流行为，对一个基督徒和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是不适宜的。他只有用不失其尊严而又合乎礼仪的言词来发泄胸中积压的仇恨。但是，他仍然认为，使用最后一招还为时过早，不到最终离开奥巴霍萨这一家的时刻，决不能这样做。于是，他强压住胸中的怒火，等待着。

晚餐快结束时，哈辛托来了。

“晚上好，堂何塞先生，”他一面说，一面和绅士握手，“今天下午，您和您的女友们搅得我无法工作，连一行字都没写出来。可我必须工作……”

“我很抱歉，哈辛托！不过，据她们说，您有时也陪她们一起玩耍嬉闹。”

“我！”小家伙喊叫起来，脸涨得像胭脂虫。“呸！您知道，塔费坦嘴里从来就吐不出真话，……可是，何塞先生，您要走了，是真的吗？”

“您在那边听说的？……”

“是的，我在娱乐场，在堂洛伦索·鲁伊斯家听说的。”

雷伊端详了一阵主格先生那红润的面孔，然后说道：

“没有的事。我姑妈对我很满意，她对奥巴霍萨人赠给我的流言蜚语不屑一顾……她不会把我从她家撵出去的，尽管主教先生执意要这样做。”

“把你撵出去……永远不会，你父亲该怎么说！……”

“亲爱的姑妈，尽管有您的仁慈，尽管有神父先生的真诚友

谊，也许我会决定离开这里……”

“你要走！”

“您真要走！”

悲翡达夫人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神父虽然善于装模作样，却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是的，也许今晚就走。”

“瞧你，你太性急了！……为什么连明天早晨也等不及了？……你看……胡安，也得把利库尔戈大叔叫来备好马……我想你该带些冷餐肉……尼古拉莎！……把那块放在橱里的牛肉……利勃拉达……少爷的衣服……”

“不，我不能相信您会突然作出这样的决定。”堂卡耶塔诺说道，他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说话了。

“但是您会回来的……不是这样吗？”神父问道。

“早上，火车几点从这里经过？”悲翡达夫人问道，眼里流露出迫不及待的神情。

“不，今天晚上就走。”

“但是，你看，今晚没有月亮。”

在悲翡达夫人的心中，在忏悔神父的心中，在小博士年轻的心中，如同仙乐一般回荡着同一句话：“今天晚上。”

“当然，亲爱的佩佩，你会回来的……今天我给你父亲，给你尊敬的父亲写了一封信……”悲翡达夫人说道，装出一副快要流泪的样子。

“我有几件事要麻烦您办一下。”学者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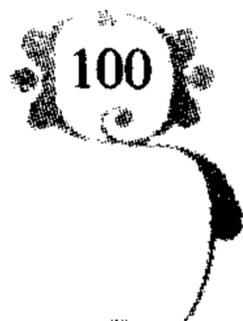
“这倒是去借高美教士^①那本手册的好机会，我的著作中正缺那份材料。”小律师说道。

“好，佩佩，你爱冲动，常有惊人之举！”夫人满脸堆笑地说

^① 让·高美（1802—1879），法国神学家和作家。



道，眼神却盯着餐厅的门。“我忘了告诉你，卡瓦尤科正在等你，他有话要跟你说。”



第十五章 对抗仍在加深，直至宣战



大家的目光一起朝门口望去，半人半马怪那威武的身影出现在那里，他神色严肃，双眉紧锁，内心慌乱，他想以落落大方的友好之情跟大家打招呼，但他那强作笑颜却使他的脸面变了形，于是，他平静地站在那里，两条粗壮的胳膊笔直地垂放着。

“请进来，拉莫斯先生。” 佩佩·雷伊说道。

“不，不，” 悲翡达夫人抗议道，“他要跟你谈的是一件荒唐事。”

“请他说吧。”

“我不能同意在我家里解决这类滑稽可笑的问题……”

“拉莫斯先生，您想让我做什么？”

卡瓦尤科只说了几个字。

“得啦，得啦……” 悲翡达夫人笑道，“别再找我侄儿的麻烦了。佩佩，别理睬这个讨厌鬼……你们要我说说伟大的卡瓦尤科为何发怒吗？”

“发怒？我已猜到了。” 神父说道，他把身子躺在一把扶手椅里，放声大笑起来。

“我想告诉堂何塞先生……” 这位令人胆战心惊的骑士嚎叫着说道。

“喂，别说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把我们的耳朵震聋了。”

“卡瓦尤科先生，” 神父说道，“从京城来的先生们取代这块

未开化的土地上的粗鲁骑士并不过分……”

“简单说吧，佩佩，问题是这样：卡瓦尤科，我不知道……”

他笑得说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堂伊诺森西奥补充道，“如果我没有弄错，他是特洛伊三姊妹中的玛丽亚·胡安娜的什么。”

“他吃醋了！万物中除了他的马之外，就数特洛伊家的小玛丽亚最重要了。”

“上帝保佑我！”夫人喊道，“可怜的克里斯托瓦尔！你认为一个像我侄儿那样的人？……我们倒要看看，你要跟他说什么？你说吧。”

“我和堂何塞先生迟早要谈的。”这个当地的勇士粗鲁地回答说。

他没再多说，转身退了出去。

不一会儿，佩佩离开餐厅回他的房间去，在走廊里与他的特洛伊敌手狭路相逢，看到那个受辱情人凶悍的样子，他禁不住笑了起来。

“只说一句话，”敌手无耻地挡在工程师的面前说道，“您知道我是谁？”

说话时，他骄横地把一只手重重地按在青年的肩头，青年不得不用力把它推开。

“不要来这一手。”

武夫稍一愣神，但马上又恢复了镇静，用挑衅的目光逼视着雷伊，口中重复着他那句老话：

“你知道我是谁？”

“是的，我知道您是头野兽。”

他猛地把她推到一边，走进他的房间。要按着我们这位不幸的朋友当时的情绪，他会采取干脆、彻底的行动：立即敲碎卡瓦尤科的脑袋；立即用礼貌的然而出自内心的严肃理由向他的姑

妈告辞；跟神父冷冰冰地道一声再见；给厚道的卡耶塔诺一个拥抱；最后，给利库尔戈大叔吃一顿棍棒；然后连夜离开奥巴霍萨，出城时还要把鞋上的尘土抖掉。

但是，处在如此巨大痛苦中的受害青年，却放心不下另一个可能比他处境还要悲惨、痛苦还要更大的不幸人儿。一个女佣跟在工程师身后进了房间。

“你把我的字条给她了吗？”他问道。

“给她了，先生，她给了我这个。”

雷伊从女佣手里接过一小片报纸，在报纸空白的边上写着这样几个字：“听说你要走，我不活了。”

当他回到餐厅时，利库尔戈大叔出现在门口，他问道：

“你什么时候需要用马？”

“用不着了。”雷伊激动地回答道。

“这么说，今晚你不走了？”悲翡达夫人说道，“明天走更好。”

“明天也不走了。”

“那什么时候走？”

“再说吧，”青年冷冷地说道，神态自若地注视着他的姑妈。“现在我不想走了。”

他的眼睛喷射出挑战的目光，悲翡达夫人的脸一阵儿红，一阵儿白。她看了一眼神父，只见他正摘下金丝眼镜在擦拭；然后她的目光又一个挨一个地审视着屋里的其他人，包括刚进来不久的坐在一把椅子边沿上的卡瓦尤科。悲翡达夫人俨然是一位将军在检阅他的嫡系部队。接着，她又审视佩佩·雷伊的脸，这是她以为已经仓皇出逃但眼下却又出其不意地站在她面前的劲敌。

啊！鲜血、毁灭与悲痛！……一场大战正在酝酿之中。

第十六章 晚上

奥巴霍萨在沉睡。十字路口和小巷里昏暗的路灯发出最后的残光，犹如不堪睡意的侵袭而显疲惫的眼睛一样。微弱的灯光下，身裹斗篷的流浪汉、巡夜人和赌徒们悄悄地溜过。只有醉汉的哼哼声或恋人的歌声打破了这座历史名城万籁俱寂的宁静。突然间，传来了醉意朦胧的巡夜人呼喊圣母马利亚的声音，好似沉睡的城镇发出病痛般的呻吟。

悲翡达夫人家里也是一片寂静。只有在堂卡耶塔诺先生的藏书室里，卡耶塔诺和佩佩·雷伊的谈话声不时打破这种宁静。这位学者平静地坐在他的写字台后面的一把扶手椅上，写字台上堆满了纸张，上面记着摘录、笔记和参考意见等。雷伊的目光盯着书桌上这一大堆纸，但他的思绪无疑是在那遥远的地方飞翔。

“悲翡达，”这位古物收藏家说道，“是一个极好的女人，但她的毛病是爱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大作文章。朋友，在这些外省的城镇里，一些最小的疏忽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您去特洛伊姊妹家，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认为堂伊诺森西奥披着仁慈的外衣，干着搬弄是非的勾当。这件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堂卡耶塔诺先生，我们已经到了必须马上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刻。我必须见到罗莎里奥，并跟她谈谈。”

“那您去见她好了。”

“问题是不让我见她，”工程师回答道，一面用拳头砸了一下

桌子。“罗莎里奥被隔离了……”

“被隔离！”学者怀疑地喊道，“说心里话，我不喜欢她的脸，她的模样，更不喜欢她把美丽的眼睛化妆成那痴呆的神态。她多愁善感，少言寡语，总是眼泪汪汪……堂何塞朋友，我非常担心这个姑娘会染上那种夺走了我们家族许多人生命的可怕疾病。”

“一种可怕的疾病！什么病？”

“疯癫症……更确切地说是癡狂症。在这个家族里没有一个人能幸免。而我，只有我是惟一逃脱的人。”

“您！……先不说癡狂症，”雷伊急不可耐地说道，“我要见见罗莎里奥。”

“这很自然。但是，她母亲把她隔离开来，也是有利于她健康的措施，亲爱的佩佩，这也是对我们家族唯一行之有效的措施。您仔细考虑一下，对罗莎里奥脆弱的神经刺激最大的莫过于见到她的心上人，并与之交谈。”

“无论如何，”佩佩坚持道，“我要见到她。”

“也许悲弱达不会反对，”学者说道，一面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笔记和纸张上。“我不想管闲事。”

工程师见得不到这位好心的波伦蒂诺斯的帮助，便要告辞。

“您要工作了，我不好再打扰您。”

“不，我还有时间。您来看看我今天收集的这一大堆珍贵资料。请您注意……在一五三七年，一个名叫巴托洛美·德尔·奥约的奥巴霍萨人乘坐卡斯特尔·罗德里戈侯爵号大船到达西维塔·贝恰。还有一份：在同年，又有奥巴霍萨人冈萨雷斯·德尔·阿尔科家的两兄弟胡安和罗德里戈，登上由六艘战船组成的舰队，于二月二十日从马埃斯特里凯出发，到达卡拉伊斯海时与一艘英国战舰及由万·欧文率领的佛兰德舰队遭遇……总之，那是我们海军的一起显赫的业绩。我还发现有个奥巴霍萨人，名叫马特奥·迪亚斯·科罗内尔，是警备队的一名少尉，他在一七〇九年写了一

本《安赫莱斯女王的礼赞，挽歌，抒情赞美诗，财富的清单，辉煌的艰辛，苦恼的荣誉》，这本书在巴伦西亚印行。这部珍贵的作品我有一本，价值连城啊……另一位奥巴霍萨人，他是著名的《女骑手的种种艳遇》一本书的作者，我昨天已经给您看了那本书，总之，在这史料迷宫里，我每迈出一步都会碰上一位杰出的同乡。我要把这些名字从不公正的埋没和遗忘中挖掘出来。亲爱的佩佩，恢复属于这块养育我们的土地的全部荣耀——无论它是史诗的还是文学创作的，这是一种多么纯真的享受！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更好地利用他自上苍得到的有限智慧，利用他继承来的遗产，利用他短暂的人生研究无限的事物……多亏了我，人们将会看到奥巴霍萨是西班牙产生天才的著名摇篮。但是，我说什么呢？人们不了解当今这一代奥巴霍萨人的贵族血统吗？我们知道，能让健康的花卉树木生机勃勃地成长而不受腐败毒草影响的地方已寥寥无几。而在这里，充满着祥和、互相尊重和基督教的谦恭。仁爱在这里如同在福音时代一样蔚然成风；在这里，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忌妒，没有犯罪的欲望，假如您听到有人谈论盗贼和凶手，您放心，他们肯定不是这块尊贵土地的儿子，而是一些受了蛊惑宣传毒害的无赖们。在这里您可以看到纯粹的民族特性：公正、尊贵、廉洁、纯真、质朴、主教制、好客、慷慨……正因为如此，我很乐意生活在这平静的孤独中，远离喧嚣的城市，在那里，嗨！充斥着虚伪和堕落。所以，我在马德里的许多朋友没有能把我从这里拉走，我在忠实的乡亲和书本的温暖陪伴下生活，不断呼吸着真正有益健康的空气，这种空气在西班牙正日趋减弱，只有在谦恭的基督教城镇中还有存留，这是靠人们的美德保存下来的。亲爱的佩佩，您不会相信：这种宁静的孤独，对避免我患上我们家族固有的可怕疾病起了很大作用。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和我的父兄一样不幸染上了这种荒唐的癡狂症，可如今，您看我多么神奇地痊愈了，现在只有别人犯了

这个病，我才能认出来。因此，我的侄女让我非常担忧。”

“我祝贺您，奥巴霍萨的空气保住了您的生命，”雷伊说道，难以抑制在他悲伤心情中奇怪地升起的一种想嘲笑别人的情绪。“对我来说，这儿的空气却很不适宜，我相信，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发狂。那么晚安，祝您工作顺利。”

“晚安。”

佩佩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没有一点儿睡意，也不想休息，相反，强烈的刺激使他心潮翻滚，坐立不安，他在房间里踱步思忖，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然后他又把朝向果园的窗户打开；双肘支撑在窗台上，凝视着茫茫黑夜。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可是一个心事重重的人却能看到一切，雷伊两眼注视着黑暗，他的不幸遭遇从眼前一幕幕闪过。黑夜使他无法看清地上的花朵和天空的花朵——点点繁星。夜色漆黑，没有一丝光亮，一丛丛树木的阴影似乎在扩展，慢慢地向前涌动，旋即又打着漩涡向后退去，犹如波涛起伏的黑色海洋。潮水汹涌而来，又滚滚而去，这是两股暗流在进行斗争，震荡着宁静的黑夜。静观其心灵对黑夜所产生的奇怪幻景，数学家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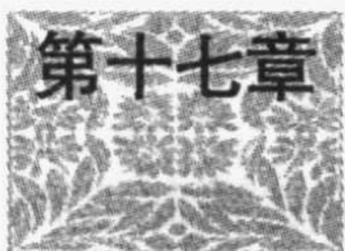
“这是一场可怕的战斗，我们看看谁是赢家。”

黑夜里，昆虫在他耳旁鸣叫，向他诉说着神秘的话语。这里一声尖叫，那里如同有人弹舌作响，远处是悲悲切切的怨诉，更远处仿佛挂在牛脖上的铃铛的丁当声。突然，雷伊感觉到有一个奇怪的响声，一个快速的音符，这是只有人的唇舌才能发出的声音，像流星一样从他的脑际闪过。这是一声叹息，他感到这转瞬即逝的叹息声在他体内迂回，并且变得越来越高亢。他环视四周，又举目朝房屋的高处望去，看见在一个窗口飘动着一个白色的东西，仿佛是一只扑打翅膀的鸟儿。佩佩·雷伊兴奋的脑海里顷刻间闪过了凤凰、鸽子、苍鹭……然而，那只鸟儿不是别的，而是一块手帕。

工程师从窗口跳进果园，仔细地观察一番，他看出了那是他表妹的手和脸。他相信自己看见她做了一个惯常的动作——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他别出声。然后，那个可爱的身影伸出胳膊向下指了指，接着就消失了。佩佩·雷伊飞快地回到自己房间，又蹑手蹑脚地来到走廊，然后慢慢地在走廊里行进。他感到了心脏的搏动，宛如斧子在他胸中砍击。他驻足等待了一会儿……终于听到楼梯上响起微弱的敲击声。一声，两声，三声……是人的脚步声。

他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朝着发出声响的地方走去，伸出双臂准备搀扶下楼的人。他的心中洋溢着激烈而深厚的温情。但是，为什么要否认呢？在那甜蜜的温情之后，好像受到邪恶的召唤，胸中突然升起了一种复仇的欲望。下楼的脚步声愈来愈近。佩佩向前走去，他的手碰到了一双在空中摸索的手。啊！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第十七章 黑暗中的光明



走廊又长又宽。工程师住的房间的门在走廊的一端，餐厅的门在走廊中间，走廊的另一端是楼梯和一扇紧闭着的大门，门槛便是一道台阶。那是一个家庭教堂的门，里面供奉着波伦蒂诺斯家族崇敬的圣像。有时，还在那里做弥撒。

罗莎里奥把她表哥领到小教堂门口，便瘫坐在台阶上。

“这里？……” 佩佩·雷伊嘟哝道。

他从罗莎里奥右手的动作，判断出她正在画十字。

“亲爱的表妹，罗莎里奥……谢天谢地，总算见到你了！”他喊道，激动地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他感觉到姑娘的手指按在他的嘴唇上，叫他别出声。他发狂地吻着她的手指。

“你浑身冰冷……罗莎里奥……你为什么这样发抖？”

她的牙齿在打颤，全身在高烧中发抖。雷伊的脸感到他表妹的脸颊像烈火一样灼人，他惊惶地叫道：

“你的前额像一座火山，你在发烧。”

“烧得很厉害。”

“你真的病了？”

“真的……”

“那你还出来……”

“为了见你一面……”

工程师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想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她，但这样还是不行。

“等一等，”他激动地说道，一面站起身来。“我去房间把我那件旅行斗篷取来。”

“把灯熄了，佩佩。”

雷伊房间里的灯原来一直亮着，从房门口透出一道微弱的亮光照射着走廊。他很快就出来了，走廊里又恢复了一片漆黑。他顺墙壁摸索着，一直走到他表妹跟前。两人再次相聚，他小心翼翼地把她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

“现在你多好啊，我的姑娘！”

“是的，多好啊！……和你在一起。”

“和我在一起……永远。”青年激动地叫起来。

他发觉她正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并站起身来。

“你干什么呢？”

他听到一阵金属的磨擦声。罗莎里奥正把钥匙插进看不见的锁眼儿，小心翼翼地打开他们刚才坐的门槛后面的那扇门。一种长久关闭的房屋所特有的轻微的霉潮气味，从这坟墓般黑暗的洞穴里散发出来。佩佩·雷伊感到他的手被牵拉着，他表妹非常微弱地说了一声：

“进来。”

他们俩向里面迈了几步。他以为他正被一个夜间的天使引到一个人迹罕至的极乐世界。她仍在摸索着。终于，她那甜美的声音又喃喃地说道：

“坐吧。”

他们走到一条长木凳旁，坐了下来。佩佩·雷伊再一次把他表妹拥抱在怀里，与此同时，他的头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

“这是什么？”

“两只脚。”

“罗莎里奥……你在说什么？”

“这是神圣耶稣的双脚，是我家供奉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圣像的脚。”

佩佩·雷伊感到他的心如同被一支冰冷的长矛所穿透。

“你吻这双脚。”姑娘不容分说地说道。

数学家吻了吻圣像冰冷的双脚。

“佩佩，”姑娘动情地握着她表哥的手接着问道，“你信仰上帝吗？”

“罗莎里奥……你在说些什么呀？你的想法有多么傻！”表哥困惑地回答道。

“你回答我。”

佩佩感到她的手湿淋淋的。

“你为什么要哭呢？”他不安地问道。“罗莎里奥，你这些荒唐的怀疑简直是在要我的命。我相信不相信上帝！对此你怀疑吗？”

“我，不；但大家都说你是无神论者。”

“如果你听信这些流言蜚语，你将会失去你纯洁的光环，我对你也会另眼看待了。”

“听到人们说你是无神论者，我从心底里反对这种诽谤，可我又没有任何理由来证明我的想法是否正确。你不可能是无神论者，我的心感受到了你鲜明、强烈的宗教感情，它和我的一模一样。”

“你说得多好呀！那么，你为什么还要问我信不信上帝？”

“因为我想听你亲口对我说出来，听到你这样说，我心中感到欣慰。有好久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还有什么能比我们俩被长久隔离之后，重又听到你的声音说出‘我信仰上帝’更令我高兴呢？”

“罗莎里奥，即使是恶棍也会信上帝的。如果有无神论者

——对此，我并不怀疑，那也是这个世界所滋生的诽谤者、阴谋家……对我来说，阴谋和诽谤无足轻重，而如果你能战胜它们，你的心能拒绝一只奸诈的手来搅乱你的思想感情，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破坏我们的幸福了。”

“但是，我们怎么啦？佩佩，亲爱的佩佩……难道你相信魔鬼？”

工程师沉默不语。小教堂里的黑暗使罗莎里奥没能看清他表哥听了这个奇怪的问题后脸上露出的微笑。

“也许应该相信它。”他终于开口道。

“我们怎么啦？妈妈不许我见你；不过，妈妈除了说你是无神论者外，并没有说你别的坏话。她要我等待，说你将要作出决定，说你走了还会回来……你说实话……你对我母亲有看法？”

“绝对没有。”雷伊非常谨慎地回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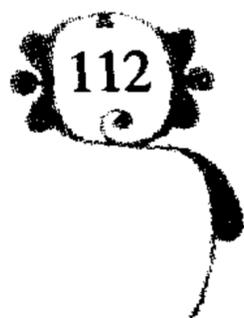
“难道你不和我一样认为她很爱我，爱我们俩？她只希望我们能幸福，而我们的幸福最终也需要得到她的同意。”

“既然你这样认为，我也一样……你妈妈疼爱我们俩……但是，亲爱的罗莎里奥，必须承认，魔鬼已经钻进了这所宅院。”

“你别讽刺挖苦人，”她温和地说道，“啊！妈妈是个非常好的人。她从未对我说过你不配做我的丈夫。除了无神论外，她没有说过你什么……人们说我有癡狂症，我现在患的是痴心爱你的狂热症。我们家规定，对我们这种先天性癡狂症不准正面压制。否则将越压越严重。”

“在你身旁不乏真心为你治病的名医，我仰慕的姑娘，他们终将会治好你的病。”

“不，不，一千个不！”罗莎里奥喊道，她把前额靠在未婚夫的胸口。“我情愿变成疯子跟着你。为了你，我正经受痛苦的煎熬，为了你，我才犯了病，为了你，我置生命于不顾，甘冒死的危险……我已有预感，明天我的病将更加严重，会进一步恶化



……我将死去。这有什么关系！”

“你没有生病，”佩佩激动地回答道，“你只不过是有一点儿神经紊乱，当然这对神经稍稍有些影响；你所遭受的正是这种可怕的暴力施加给你的折磨，这是你纯朴、宽容的心灵所不理解的。你退让，你宽恕那些加害了你的人；你悲伤，你把你的不幸归咎于不祥的超自然力量；你默默地忍受痛苦，把你清白的脖颈伸给刽子手任其宰割；你把刺入你咽喉的屠刀当做是走路时扎进的花刺。罗莎里奥，抛弃这种念头吧，考虑一下我们真正的处境是多么严重；看看造成你处境的真实原因所在，不要胆怯，不要屈服于强加给你的痛苦，这使你的身心都患了病。你所缺乏的勇气会带给你健康，因为你并没有真正患病，我亲爱的姑娘；你是……你愿意我说出来吗？你是受到了惊吓，心中害怕。你这种病，古人因不知其名而称为中邪。罗莎里奥，振作起来，相信我！站起来，跟着我。我不再对你说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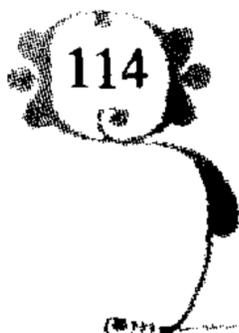
“啊，佩佩……我的表哥！……我觉得你是对的，”罗莎里奥泣不成声地说道，“你的话强烈地敲击着我的心坎儿，震撼了我，赋予我新的生命。在这里，在这一片黑暗中，我们互相看不见对方的脸，但从你身上发出的一束不可言喻的光芒，沐浴着我的心灵。你用什么魅力把我改变成这样？当我一经认识你，我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在那些见不到你的日子里，我重又回到了以前的卑微境况，起初的胆怯懦弱。没有你，我就像生活在地狱的边缘，我的佩佩……我将按你说的去做：站起来，跟你走。我们一起到你愿意去的地方。你知道吗？我感到好多了；你知道吗？我不发烧了，我重新获得了力量，我想奔跑，我想高声呼叫；你知道吗？我的生命将获得新生，将不断增加，将变成千百个我，为的是爱你、敬你。佩佩，你说得对，我没有病，我仅仅是胆怯了，更确切地说是被迷惑了。”

“正是，被迷惑了。”

“是被迷惑了。一只只可怕的眼睛盯着我，使我不敢做声，浑身颤抖。我害怕，可是怕什么呢？……只有你拥有给我以生命的奇特力量，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复活了。我相信，假如我死后。你在我坟墓旁走动，我在九泉之下也能听到你的脚步声。噢，要是现在我能看清楚你该多好！……但是你在这里，在我身旁，我不怀疑这是你……这么久没有见到你！……我都疯了。孑然一身，我真是度日如年……他们对我说，明天，明天，总是明天。晚上，我依窗眺望，你房间的灯光对我是莫大的安慰。有时候，你映在玻璃窗上的身影对我来说仿佛是神明显灵，每当这时，我便向窗外张开双臂，泪如泉涌，内心高声呼喊着你，自然不敢用声音呼喊。当接到你通过女佣转来的字条时，当女佣把你的信交给我并告诉我你要离开时，我悲痛欲绝，觉得我的灵魂离开了我的躯体，正在渐渐地死去。我倒下了，正像一只受伤的小鸟在飞行时跌落下来一样，一边往下落，一边死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时刻……今天晚上，我看到你这么晚还没有睡下，便再也忍不住要和你谈谈，这就下了楼。我觉得，我一生中拥有的全部勇气就在这一个行动中全都使了出来，并且耗尽了。我不能再做一个怯懦的人……但是你得给我勇气，你得给我力量，你得帮助我，不是吗？……佩佩，我亲爱的表哥，你对我说声是，你对我说我有力量，我就会有力量，你对我说我没生病。我就不会生病。我已经痊愈了，我觉得好多了，我对我所患的滑稽可笑的病症感到好笑。”

罗莎里奥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她感到自己被表哥狂热地紧搂在怀里。只听见“哎哟”一声，但这声音不是从她而是从她表哥嘴里发出来的，因为他在低头时猛地撞在了耶稣像的脚上。黑暗中，他觉得眼前冒金星。

在当时的心境下，在容易产生幻觉的黑暗中，佩佩觉得不是他的头碰在了圣像的脚上，而是圣像活动了，以它最简捷有力的



方式踢了他一脚。他抬起头，半真半假地说道：

“上帝啊，不要打我，我不再干坏事了。”

在这同一时刻，罗莎里奥抓起工程师的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只听到一个纯洁、庄重、天使般的声音激动地说道：

“我崇敬的主啊，世界的上帝和守护我宅院和我家庭的上帝，佩佩也同样崇敬的上帝，由于我们的罪过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圣的基督：在你面前，在你受伤的身体前，在你戴着刺冠的额头前，我要说这个人是我的丈夫，他是除你之外我心中最爱的人；我声明他只属于我，除非我死去，他才能属于别人。我的心和灵魂是你所赐，请你使这个世界不再与我们的幸福为敌，请恩准我们这世姻缘，它在世人眼中和我心里同样都是美满的。”

“罗莎里奥，你是我的，”佩佩激动地喊道，“无论是你母亲还是任何别人都不能阻止。”

表妹将她那柔软美丽的前胸紧贴在表哥的胸膛上，在恋人刚劲的双臂中她浑身抖动，仿佛鹰爪下的一只鸽子。

魔鬼存在的念头像闪电一般从工程师的脑海闪过，不过此时的魔鬼是他本人。罗莎里奥恐惧地微微一动，似乎是预示危险的突然颤抖。

“你向我发誓，你决不变心。”雷伊心慌意乱地说道，一面止住她的战栗。

“我以我父亲的骨灰向你发誓，骨灰就在……”

“在什么地方？”

“就在我们脚下。”

数学家感到坟墓在他脚下徐徐升起……但是不可能，坟墓不会升起：那是他的感觉而已，尽管他是一个数学家。

“我向你发誓，”罗莎里奥重又说道，“以我父亲的骨灰和正在注视着我们的上帝的名义……当上帝想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愿我们的身体就像现在这样紧紧地挨在一起，安歇在脚下

的坟墓里。”

“是的。” 佩佩满怀激情地说道，感到心中一阵说不出的慌乱。

两人沉默了片刻，罗莎里奥站起身来。

“该走了？”

她又重新坐下。

“你又在发抖，” 佩佩说道，“罗莎里奥，你病了，你的额头像炭火一样烫。”

“我好像要死了，” 姑娘沮丧地低语道，“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

她人事不省地倒在表哥的怀里。他深情地搂抱着她，觉察到她满身都是冷汗。

“她真的病了，” 他自言自语道，“这样的结局可真是愚蠢至极。”

他抱起她来，尽力想使她恢复知觉，但她仍然颤抖不止，昏迷不醒，因此，他决定把她抱到小教堂外面，让新鲜空气使她清醒过来。结果真的奏效了。罗莎里奥恢复了知觉，她对自己在这样的深夜还呆在房间外面，感到非常不安。教堂的钟敲了四下。

“这么晚了！” 姑娘惊叫道，“放开我，表哥。我觉得我能走。我真的病了。”

“我陪你上楼。”

“千万使不得。我就是爬也要爬回房间去……你没听到有声响吗？……”

两人沉默不语，焦急地谛听着，四周一片寂静。

“你什么也没听见吗，佩佩？”

“绝对没有。”

“你仔细听……现在，现在又响起来了，这声响不知道是从



很远很远还是从很近很近的地方发出的。也许是我母亲的鼾声，也许是大教堂钟楼上的风向标发出的响声。啊！我的耳朵很灵。”

“太灵了……那么，亲爱的表妹，我把你抱上楼去吧。”

“好吧，你抱我上楼后我自己走。只要稍微休息会儿就好了……可是，你没有听见？”

他们驻足在楼梯的第一级台阶上。

“是金属的声音。”

“是你母亲的鼾声？”

“不，不是。声音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也许是公鸡的啼鸣声？”

“也许是。”

“听起来好像是两句话：我去那里，我去那里。”

“我已听到了。” 佩佩·雷伊低声说道。

“是喊叫声。”

“是号角声。”

“号角声！”

“是的，快上楼。奥巴霍萨快要醒来了……现在已听得清清楚楚，不是喇叭，是军号。军队开来了。”

“军队！”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一军事行动对我有利……我感到高兴，罗莎里奥，赶快上楼。”

他很快把她抱上楼，两个恋人附耳低声告别，声音小得几乎听不清楚。

“我会在朝果园的窗口探出身来，告诉你我已平安回到了我的房间。再见。”

“再见，罗莎里奥。当心别碰着了家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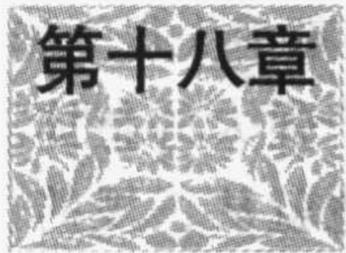
“这里我很熟，表哥，再见。如果你想收到我的电报，你就

从你房间的窗口探出身来。”

佩佩·雷伊按她的吩咐做了；但是等了许久，罗莎里奥却没有在窗口出现。工程师好像听到了楼上激烈的说话声。



第十八章 军队



奥巴霍萨的居民在朦胧的晨梦中听到了嘹亮的军号声，睁开眼睛说道：

“军队！”

一些人在半睡半醒中自言自语地低声道：

“最终还是给我们派来了这批流氓。”

另一些人急忙从床上爬起来，嘴里嘟哝道：

“去看看这些该死的。”

还有一些人这样咒骂道：

“要强迫我们提前交税了……他们张口就是补充兵员，征收税赋，我们的回答除了棍子，还是棍子。”

有一家人，这样欢喜地喊道：

“也许我的儿子要回来了！……也许我的哥哥要回来了！……”

大家都从床上跳起来，急忙穿上衣服，打开窗户，观看在熹微的晨光中开进来的混乱的军队。城市悲哀、寂静、死气沉沉，而军队则欢快、喧腾、朝气蓬勃。军队开进了城市，城市如同僵尸借助奇妙的法术还了魂，闹闹嚷嚷地从潮湿的墓穴中跳了出来，围着坟墓乱舞。多么热闹，多么欢腾，多么高兴，多么快乐！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军队更为有趣。这是祖国的青春和朝气。就每个人而言，有愚笨的，也有不安分守己的，有迷信的，也有

褻渎神明的，但在铁一般的纪律重压下，这些差别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纪律把这么多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士兵，也就是一个细胞，当一声解散令下达后，他就从正规的、有时是崇高的集体生活中脱离出来，但仍习惯地保留着军队的某些特殊品质。不过，这并不是普遍现象，因为脱离队伍往往伴随着突如其来的胡作非为。所以，如果说是一支部队，那它便是荣耀而光彩的，若是一群散兵游勇，则可能成为令人不能忍受的祸害。人民流着兴奋和热情的眼泪欢迎一支凯旋的队伍，但当他们看到散了队伍的士兵先生们时，却又恐惧地呻吟和战栗起来。

后一种情况在奥巴霍萨发生了，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既没有荣耀可歌颂，也没有任何理由编织桂冠和张贴胜利的标语，甚至更没有我们的勇士们的功绩可传诵，因此，这座主教辖区的城市笼罩着一片恐惧和怀疑的气氛。该城虽说贫穷，但也不乏鸡、水果、金钱和姑娘，自从众所周知的战神的学生们进城时起，这一切都已经在劫难逃了。再说，波伦蒂诺斯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城市，没有车辆、新闻、铁路和其他机构的骚扰，不喜欢他人来搅乱它的宁静的生活。

只要一有适当的机会，奥巴霍萨总要对服从中央政权的控制表示出强烈的反感——不管这个统治我们的政权是好是坏，他们如同骆驼反刍它前一天吃下的草料一样，喋喋不休地重提往昔的特权，炫耀某种带有犯上作乱性质的独立性。这种可悲的怪癖，时常使省长大伤脑筋。

此外，应该注意到奥巴霍萨犯有前愆，更确切地说，有过暴乱的历史。毫无疑问，在它的内部保存着某些——据卡耶塔诺先生热诚的意见认为——在遥远的时代曾创造出空前的、可歌可泣的业绩的活力。尽管现在已经衰弱，但它仍不时地产生要大干一场的强烈欲望，即使事情是野蛮的、错误的。正如奥巴霍萨曾给世界献出那么多流芳百世的儿子，无疑它也想让它现在的子孙，

如卡瓦尤科、梅伦凯斯和佩洛斯马洛斯等来刷新其先辈的光荣业绩。

每当西班牙发生叛乱，奥巴霍萨总要向世人表示它并不是白白存在于这块土地上，尽管它从未充当过真正的战争舞台。它的特性，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历史等，使它在武装暴乱中只能扮演一个二流角色。在一八二七年圣徒团维持专制统治的时期，在一八四八年爆发的七年战争时期，以及在其它不怎么重大的历史时期，它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暴乱及其支持者颇受民众欢迎，这种不祥事态源自于独立战争，是好事造成无穷恶果的一个例证。真可谓乐极生悲^①。暴乱及其支持者之得民心，往往与以中央政权名义派到奥巴霍萨的代表或代言人日趋不得人心相反相成。士兵们在那里从来是不受欢迎的，每当老人们提起犯罪、偷盗、奸淫或任何一桩令人恐惧的罪行时，总要补上一句“那是军队在这里时发生的”。

既然刚才所言极为重要，就有必要补充说明，在我们所提及的几个时期里派来的军队并不是逛大街的，他们负有使命，这在后面还要明确而详细地交代。这是一个不乏趣味的故事，这里必须指出，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间距现在不太近也不太远，一如奥巴霍萨——罗马人称之为圣城，现代文人墨客考证了这个名词后，认为它的来源是因为那里出产世界上最好的大蒜——离马德里不太远也不太近，也没有必要确定它的荣耀的根基扎在北方还是南方，东方还是西方，它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一个西班牙人只需眼珠一转就能闻到刺鼻的大蒜味的地方。

市政府分发了住宿证，每个士兵便去寻找借宿处。居民们十分不情愿地接待了他们，家家都把最差的地方腾出来给他们住。事实上，姑娘们并不是最不高兴的，但是她们已被严加看管，再

^① 原文为拉丁文。

说，对那群无赖的来访表示高兴也是有失体面的。只有少数当地出身的士兵受到了热情接待，其余的人统统被视为异类。

早上八点钟，一位骑兵中校手持住宿证走进了悲翡达·波伦蒂诺斯家。佣人们按夫人的旨意接待了他。夫人心情不好，不愿下楼接待这位军人。他们把他带到一间看似惟一可借住的房间，那就是佩佩·雷伊住的那一间。

“让他们自己去安排好了，”悲翡达夫人心情烦躁地说道，“如果他们挤不下，那就滚到街上去。”

如此给她声名狼藉的侄儿制造麻烦，是出于悲翡达夫人的本意，还是家里确实没有空房间？我们不得而知，就连当地的地方志也没有对这一如此重大的事件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但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两个房客挤在一起不仅没有感到不舒服，相反却十分快乐，因为他们本是老朋友。他们俩相逢时惊喜万分，接连不断地互相询问，感叹和庆幸在这种场合的巧遇。

“平松……是你啊！……可这是怎么回事？想不到你会到这里来……”

“我听说你在附近这一带，佩佩·雷伊，可我哪里想得到会在这可怕而野蛮的奥巴霍萨遇见你。”

“巧遇！……这真是天公作美！……平松，让我们在这穷镇子上干一番大事吧。”

“我们有时间来仔细琢磨的，”平松答道，一面坐在工程师躺着的床上，“因为看起来我们俩得合住这一间房子了。这是什么鬼房子？”

“喂，这是我姑妈的家。你说话可要放尊重点儿。你不认识我姑妈？……我得起来了。”

“我很高兴，因为这样我可以躺一会儿，我太需要了……那是什么路！佩佩朋友，什么路，什么城市！”

“告诉我：你们是来奥巴霍萨打仗的吗？”

“对，是打仗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也许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这是什么城市，什么城市！”军人喊道，一面摘下军帽，解下佩剑和武装带，把军用包和军大衣等放在一起。“这是第二次派我们到这里来了。我向你发誓，如有第三次的话，我就要求退役。”

“你可别说这些好人的坏话。可你来得正好！好像是上帝派你来帮我的，平松……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一次冒险，如你愿意这么称呼的话；一个计划，我的朋友……要是没有你的帮助，我就寸步难行。刚才我还心事重重，急得快要发疯，焦虑地自言自语说：假如这里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好朋友……”

“设想，计划，冒险……数学家先生，或是要修一条路，或是爱情……两者必居其一。”

“是正经事，地地道道的正经事。你先躺下，睡一会儿后我们再谈。”

“我躺下，但不睡着。你可以把想说的事全都告诉我。我只求你尽量少提奥巴霍萨。”

“我要与你谈的正是奥巴霍萨……这么说，你对这个英雄辈出的地方也很反感吗？”

“这些种蒜人……我们称他们为种蒜人……因为你所说的那些精英，对我来说就像此地出产的大蒜一样辣人。这是一座被那些叫人猜疑、迷信和憎恶一切人的人们所统治的城市。等我们有空闲，我给你讲一件轶事……一段插曲，既有趣又可怕，那是去年我在这里所遭遇的事……当我讲给你听的时候，你会捧腹大笑，而我却会气得七窍生烟……总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

“我遇到的事可一点趣味儿也没有。”

“可我憎恶这个城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知道，一八四八年我父亲就是在这儿被一群灭绝人性的暴徒杀害了。他是退役准

将，应政府召见，在去马德里的路上途经比亚奥伦达时被五六个无赖抓走了……这里有暴乱分子的一些老窝……有阿塞罗帮、卡瓦尤科派、佩洛斯马洛斯团伙……正如熟知情况的人所说的是一座敞开的监狱。”

“我想，两个团外加一部分骑兵到这里来，总不是为了访问这个风景秀丽的花果园嘛。”

“还能是什么！我们是来搜查的。这里有不少藏匿武器的地方。政府如不向这些城镇派驻一些军队，就不敢大批撤换市政官员。由于这一带有骚乱，毗邻两省又正在闹事，另外，奥巴霍萨在历次内战中都有它的一段光辉历史，因而有人担心这里的勇士们会出来拦路抢劫。”

“防患于未然！可我认为，这些人还没有死，又有新的出生了，除非石头变形，否则奥巴霍萨就不会有太平日子。”

“我也有同感，”军人说道，一面点燃了一支烟。“你没看见那些暴乱支持者在这个地方还大受其宠吗？那些一八四八年和其它时代横行一方的家伙，或许他们已死，那便是他们的子孙，在税务所，在城门关口，在市政厅，在邮电局比比皆是，有的还当上了法警、教堂司事和催粮官等。一些人还成为独霸一方的权贵，他们操纵选举，在马德里也颇有影响，他们瓜分职务……总之，令人气愤。”

“告诉我：这些暴乱分子会在近日闹事吗？如果真要闹事，你们就把这座城市夷为平地，我会助你们一臂之力。”

“依我看！……他们将一意孤行。”平松说道，“因为邻近两省的暴乱组织正迅速发展。至于那里的情况，这是我们两个说说，雷伊朋友，我认为要闹相当长的时间。有人嘲笑我们，并肯定说不会发生像上次那样的内战了。他们不了解这个国家，不了解奥巴霍萨和它的居民。我坚信，现在形成的这种局势将长期持续下去，我们将要打一场残酷的、血腥的战争，只有上帝知道它

会持续多久。你有什么高见？”

“朋友，在马德里，我也嘲笑所有那些谈论可能爆发一场像七年战争一样长久而残酷的内战的人。但是现在，自我来到这里以后……”

“必须认真研究这些令人迷惑的地方，对这里的人要严密监视，察其言观其行，摸清他们的致命弱点。”

“当然……我无法解释我的思想基础是什么，问题是自从来到这里，我就用另一种方式看待事物，总想着可能要爆发持久的、激烈的战争。”

“完全正确。”

“可现在，我更关心的不是公众的战争，而是一场我被卷入其中的私人战争，一场刚刚宣布的战争。”

“你说这是你姑妈的家，她叫什么名字？”

“悲翡达·雷伊·德·波伦蒂诺斯夫人。”

“啊！我听说过她的名字。她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是我惟一没有听到那些种蒜人说过坏话的人。上次我来这里的时候，到处都在传诵她的善良、慈悲和美德。”

“是的，我姑妈是个非常善良、非常可爱的人。”雷伊喃喃地说道。

说完，他沉思了片刻。

“我现在想起来了……”平松突然喊道，“据可靠情报！……对，在马德里我听说你要和一位表妹结婚。一切都已真相大白。是那位长得像天仙一样漂亮的罗莎里奥吗？……”

“平松，让我们详细谈谈吧。”

“看来事情还很棘手。”

“十分棘手。得有一场恶战。需要坚强有力、深谋远虑、处事老练、智勇双全的朋友相助。”

“好家伙，这可赛过一场决斗。”

“比决斗还要严重。男人一对一地决斗容易；但要和女人斗，和隐蔽在暗中放冷箭的敌人斗，那是难上加难的事。”

“说下去，我愿洗耳恭听。”

平松中校在床上尽情地舒展开身子。佩佩搬过一把椅子，把胳膊肘支撑在床沿上，手掌托着头，开始了他们的谈话、磋商。筹划以及其它事宜，他谈了很久。平松十分好奇地倾听着，一言不发，偶尔提一两个小问题，要求提供一些新的材料或弄清一些含糊不清的细节。雷伊说完之后，平松神情严肃起来。他舒舒服服地在床上伸了个懒腰，就好像有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一样，然后说道：

“你的计划既危险又困难。”

“但不是不可能实现的。”

“噢！不，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可你要三思而后行。”

“我已想过了。”

“你决心要实施你的计划？要知道这些事现在已不时兴了，往往没有什么好结局，而干这些事的人也没有好下场。”

“我的决心已定。”

“那么，尽管这事既危险又严重，极为严重，但我帮助你，我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你。”

“你真帮助我？”

“至死不渝。”

第十九章 激战——策略

第一次交锋已经刻不容缓。在佩佩就其计划与平松协商并取得了一致意见后——首要条件是两个朋友佯装素不相识——的吃饭时刻，佩佩来到了餐厅。他遇到了刚从大教堂回来的姑妈，姑妈习惯在那里度过一整个上午。她独自一人，看上去心事重重。工程师注意到她那苍白的、大理石般的，但仍不失美丽的脸上，蒙着一层某种预兆的神秘阴影。当她看东西的时候，脸上又恢复了不祥的晴朗，但她很少看什么，在她迅速地瞥了一眼她侄儿的脸之后，这位善良的夫人脸上重又笼罩上耐人寻味的阴云。

大家默默地等着开饭。

他们没有等堂卡耶塔诺，因为他到蒙多格兰德去了。在开始吃饭的时候，悲翡达夫人说道：

“政府今天赐给我们的这位大兵，怎么不来吃饭？”

“看来他的瞌睡更甚于饥饿。”工程师回答道，眼睛没有看他的姑妈。

“你认识他吗？”

“我一辈子都没见过他。”

“我们对政府派给我们的贵客深感欣慰。我们这里有床、有饭，恭候这群马德里来的无赖们尽情享用。”

“因为担心有人起来造反，”佩佩说道，同时感到一团火焰燎过他的全身，“政府下决心要镇压奥巴霍萨人，把他们消灭，碾

成粉末。”

“哎呀，看在上帝的分上，闭嘴，闭上你的嘴。别把我们碾成粉末。”夫人嘲讽地说道，“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儿！你发发慈悲吧，给这些不幸的生灵留条活路。什么，你也是来帮助军队镇压我们的吗？”

“我不是军人。当我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国家的耻辱：内战、反叛、倾轧、暴乱、匪患和野蛮的根苗被连根铲除时，我只能拍手称快。”

“一切都看在上帝的分上。”

“亲爱的姑妈。奥巴霍萨除了大蒜和盗贼之外，就没有其它东西了，因为盗贼们打着某个政治或宗教思想的旗号，每隔四五年就起来闹一次事。”

“谢谢，谢谢，亲爱的侄儿，”悲翡达夫人面无血色地说道，“这么说，奥巴霍萨就只有这些了吗？这里也许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一些你所没有的东西，因此你到我们这里来寻找。”

雷伊感到挨了一记耳光，怒火在心中燃烧。他无法顾及他姑妈的性别、身份及地位所应受到的尊重。他怒不可遏，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驱使他向对方反扑过去。

“我到奥巴霍萨来，”他说道，“是因为您叫我来的，您跟我爸爸商定……”

“对，对，一点也不错，”夫人回答道，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同时又尽力使自己恢复惯有的慈祥的态度。“我不否认。在这里，真正有过错的是我。是我使你烦闷，使你瞧不起我们，是我造成了你来到我家后所发生的一切不愉快。”

“您承认这一点我感到高兴。”

“而你呢，你是一个圣人。难道还要我双膝跪在你这位大圣人面前祈求你的宽恕吗？……”

“夫人，”佩佩停住了吃饭，严肃地说道。“我求您不要这样

无情地嘲弄我，使我无地自容……我只不过说了一句是您叫我到奥巴霍萨来的。”

“没错儿。你爸爸和我商定，让你娶罗莎里奥为妻。你来跟她会面。自然，我把你当做我的儿子一样对待……你装出一副爱罗莎里奥的模样……”

“对不起，”佩佩反驳道，“我过去爱罗莎里奥，现在还爱罗莎里奥。您假惺惺地把我当做儿子接待，您用伪善的面孔对待我，一开始就施展种种卑劣的手段刁难我，拒不兑现你向我父亲许下的诺言；从第一天起，您就成心要我绝望，使我烦恼；您用微笑和甜言蜜语宰杀我，这是把我放在文火上烧烤；你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指使别人一窝蜂地来和我打官司；您撤掉了我带到奥巴霍萨来的正式委任；您使我在这座城里名声扫地；您把我从大教堂里驱逐出来；您长时间地不许我见到我的心上人；您以极其残忍的禁闭来折磨您的女儿，如果上帝不来搭救。她将被断送性命。”

悲翡达夫人的脸变得通红。但她脸上这种因自尊心受到伤害和阴谋被揭露而泛起的红晕很快就消失了，脸色又变得一阵青一阵白。她的嘴唇颤抖着，一把推开手中的餐具，猛地站起身来。她侄儿也紧跟着站了起来。

“我的上帝！救苦救难的圣母！”夫人喊叫着，双手抱头，绝望地使劲按着。“难道我该遭受如此残酷的侮辱吗？佩佩，我的儿子，这是你讲的吗？……假如我做了你所说的这一切，那我真是十恶不赦。”

她瘫软地坐在沙发里，两手捂住脸。佩佩慢慢地走近她，看到她痛心地哭泣着，泪如雨下。尽管他有坚强的意志，但仍不免心软下来，感到害怕，对刚才说得太多太不留情面而感到有些内疚。

“亲爱的姑妈，”他说道，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如果您用泪

水和叹息回答我，那只能使我动情，却不能使我心服。我需要的是道理，而不是感情。您告诉我，您对我说是我想错了，以后您向我证实了，我会承认我的过错的。”

“别缠我了。你不是我哥哥的儿子。如果是的话，你就不会像刚才那样辱骂我。你那样说，我就成了一个阴谋家、伪君子，一个披着人皮的女妖，一个在家庭纠葛中惯于使手腕的女人？……”

说完这些话，夫人放开双手露出了面孔，用慈祥的神情望着她的侄儿。佩佩茫然不知所措。工程师对他父亲的妹妹的眼泪和甜言蜜语不能无动于衷，请求她宽恕的话语已经到了他的嘴边。通常，一个爱冲动的人，任何感情的撞击，任何可打动他心灵的东西，在顷刻间就能使他变为一个孩子。这是数学家的弱点。据说，牛顿也是这样。

“你要的道理我愿意告诉你，”悲翡达夫人说道，一面示意他在她身旁坐下。“我愿意向你赔礼道歉，让你看看我是不是好人，是不是宽宏大量，是不是谦恭！……你认为我会反驳，我会矢口否认你指责我的事实？……不，我不否认。”

工程师深感惊讶。

“我不否认，”夫人继续说道，“我要否认的是你指责我存心不良。你有什么权利仅凭一些蛛丝马迹和主观假设来判断你所不了解的事呢？你有判断别人的行为并为之作出结论所需要的高度聪慧吗？你是能洞悉别人内心活动的上帝吗？”

佩佩更为惊讶。

“在生活中，为达到一个良好、正当的目的，偶尔使用间接手段难道不是合法行为吗？你有什么权利对你所并不理解的我的行为进行评判呢？亲爱的侄儿，我开诚布公地告诉你——虽然你不配，我承认，为了达到一个良好的目的，达到一个对你，对我的女儿均有益处的目的……我的确使用了某些手段，你不明白

吗？看来你还没醒过神儿呢……啊！你那数学家和德国哲学家的伟大智慧是无法揣测一位审慎行事的母亲的良苦用心的。”

“我怎么愈来愈不明白了。” 佩佩·雷伊说道。

“你爱怎么不明白都可以，但你必须承认你的粗野，” 夫人说道，她越发趾高气扬了，“承认你刚才对我那种轻率和鲁莽的行为。你涉世不深，只不过是读了几本不讲人情世故的书的一个毛孩子。你除了筑路、修码头，别的一窍不通！啊，我的少爷！人心不是通过铁路的隧道或深邃的矿井所能到达的。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显微镜来观察他人的良心，也不能用经纬仪来测量人的思想并以此来定他人的罪。”

“看在上帝的分上，亲爱的姑妈！……”

“既然你不信上帝。为什么还提他？” 悲翡达夫人庄严地说道，“如果你信仰上帝，如果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你就不会对我的行为妄加评论。我是一个慈悲心肠的女人，你明白吗？我问心无愧，你明白吗？我知道我所做的事和为什么那样做，你明白吗？”

“我明白，明白，明白。”

“上帝，你所不信仰的上帝，他看到了你所看不到也无法看到的東西：意願。我不再说什么了，我不愿意多费口舌，因为无此必要。假如我对你说我希望不声不响地达到我的目的，既不得罪你父亲，又不得罪你，也不让别人说三道四……你也不会理解我，我不再说这些了，因为你不明白，佩佩。你是个数学家。你只看到你眼前的东西，只看到残酷的大自然，只看到线条，角度，重量，仅此而已。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信仰上帝的人是看不到所以然的。上帝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意願。不承认上帝的人判断一切事物必然像你一样胡乱判断。例如，在暴风雨中你只看到破坏，在大火中你只看到灾难，在干旱中你只看到贫困，在地震中你只看到毁灭，可是，骄傲的少爷，在这些灾难

中，应该透过表层去寻求善良的意愿……是的，先生，一个不会做坏事的人，他的意愿永远是善良的。”

这种混乱、精辟而又玄妙的诡辩并没有说服雷伊，但他不愿再与姑妈进行辩论，于是淡淡地说道：

“好吧，我尊重意愿……”

“现在，看起来你承认错误了，”这位仁慈的夫人步步紧逼地说道，“我再向你坦率地说一句，我正逐渐明白我所采取的做法欠妥，尽管我的目的是无可挑剔的。考虑到你的火暴脾气，考虑到你无法理解我，我本应果断地处理这个问题，并告诉你：我的侄儿，我不愿意你做我女儿的夫婿。”

“这话您第一天就应该对我说，”工程师回答道，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我十分感激您对我说的这几句话。在经受了黑暗中的宰割之后，这个在光天化日之下挨的一耳光真使我深感惬意。”

“那么我再给你一记耳光，侄儿，”夫人不快而发狠地说道，“你已知道，我不愿意你和罗莎里奥结婚。”

佩佩沉默不语。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默默地互相凝视着对方的脸，仿佛他们的脸在对方眼里成了一件最完美的艺术作品。

“你不懂我对你说的意思吗？”她重又开口道，“一切都已结束，婚礼没有了。”

“对不起，亲爱的姑妈，”青年坚定地说道，“您别欺人太甚。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您的反对已没有多大作用。”

“你说什么？”悲翡达夫人暴跳着叫道。

“就是您听到的。我一定要跟罗莎里奥结婚。”

悲翡达愤怒地站起身来，那样子既威严又可怕。她的神态如同诅咒的化身。雷伊仍端然而坐，他沉着，勇敢，具有坚定的信念和毫不动摇的决心。在他姑妈的盛怒之下，他连眼皮也不眨一下。他就是这样。

“你是个疯子。你要跟我的女儿结婚，你跟她结婚，我不愿意……”

夫人发抖的嘴唇以无比悲哀的声调一字一句地说出了这几句话。

“你不愿意！……可她却另有想法。”

“我不愿意！……”夫人重复道，“是的，我说过了，还要再重申一遍：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她和我两相情愿。”

“无耻，难道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她和你吗？难道说没有父母，没有社会，没有良心，没有上帝吗？”

“正因为有社会，有良心，有上帝，”雷伊严肃地说道，站起身来举手指着苍天。“我说，我再再说一遍，我要跟她结婚。”

“卑鄙，狂妄！你目空一切，你以为就没有法律来制止你的强迫行为了吗？”

“正因为有法律，我说，我再重复一遍，我要和她结婚。”

“你蔑视一切。”

“蔑视一切不值得尊重的东西。”

“我的权威，我的意志，我……我无足轻重了吗？”

“对我来说，您的女儿就是一切；其他不足挂齿。”

佩佩态度坚定，好像是在十分自信地显示他那不可征服的力量。他发起猛烈的攻击，步步紧逼，毫不松懈。他的言词，假如打个比喻的话，就如同无情的炮弹。悲翡达夫人重又坐在沙发上，但她没有哭，她的四肢发出一阵神经质的抽动。

“这么说，对你这个无耻的无神论者，”她愤怒地喊道，“就没有社会的约束，只有放任自流了！你这是贪得无厌，我女儿很富有。”

“假如您想用这个敏感的武器来刺伤我，颠倒是非，曲解我的感情，以此损害我的尊严，那您就错了，亲爱的姑妈。您说我

贪得无厌，上帝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

“你没有尊严可言。”

“这和您的其它意见如出一辙。大家都可以把您当做一个一贯正确的人，但我不。我绝不相信您的决定在上帝面前无法更改。”

“可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否定了的事情你还要坚持？……你践踏一切，你是个魔鬼，是个强盗。”

“我是个人。”

“一个小人！我们把话说定：我不能把女儿许配给你，不能把她给你。”

“可我会得到她的！我只要得到属于我的东西。”

“你从我眼前滚开！”夫人突然站起身来吼道。“狂妄，你以为我女儿会同意吗？”

“她爱我，如同我爱她一样。”

“撒谎，撒谎！”

“是她亲口对我说的，对不起，这一次我更相信她的意见而不是她妈妈的意见。”

“她什么时候对你说的，既然你有许多天没有见到她了？”

“昨天晚上我见到了她，她在小教堂的基督像面前起誓要做我的妻子。”

“啊，伤风败俗，放荡不羁！……可这是怎么回事？我的上帝，多不要脸！”悲翡达夫人喊道，两手重又按着脑袋，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罗莎里奥昨天晚上离开了她的房间？”

“她出来是为了见我一面，那时已经夜深人静。”

“你的行为多么卑鄙！你像一个盗贼，一个勾引女人的老手。”

“我是按您的哲学行事的。我的意愿是好的。”

“她下楼了！……啊！我原本就有些怀疑。今天清晨，我撞

见她衣着整齐地呆在房间里。她告诉我出去了一趟，我不知是为了什么事……真正的罪魁祸首原来是你，你……这是伤风败俗。佩佩，对你我一切都估计到了，就没有料到你会干出如此辱我门庭的事……一切都完了。你滚，对我来说你已不存在了。只要你走，我可以宽恕你……我可以对你父亲只字不提……多么可怕的利己主义！不，你没有爱情，你并不爱我的女儿！”

“上帝知道我爱她，这已足够了。”

“你嘴上别老挂着上帝，你这个亵渎神明的人，闭住你的嘴，”悲翡达夫人喊道，“我以上帝的名义——我可以祈求他的帮助，因为我信仰他——告诉你，我的女儿永远也不会成为你的老婆。我的女儿将得到解救，佩佩，我女儿不能活着就进地狱，因为与你联姻就是地狱。”

“罗莎里奥将做我的妻子。”数学家从容不迫地重复道。

侄儿的沉着坚定愈发激怒了这位慈悲的夫人。她气急败坏地说道：

“你别以为你的威胁就把我唬住。我知道我说的什么。这么说，难道可以无视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吗？难道可以无视人和神的权威吗？”

“我无视一切。”工程师激动地说道，他开始失去冷静。

“你要无视一切！啊！显然你是个暴徒，是个野蛮人，是个靠暴力生活的人。”

“不，亲爱的姑妈。我生性温顺、正直和诚实，反对一切暴力。但是在您我之间，在作为法律的您和必须守法的我之间，有一个受尽折磨的可怜生灵，一个备受摧残的天使。这种景况，这种不公正，这种骇人听闻的暴虐，把我的正直变为粗暴，理智变为武力，诚实变为凶手和盗贼般的野蛮；我的夫人，正是这种景况，驱使我不遵守您的法律，驱使我不视法律，无视一切。这看来是荒谬的，但却是一条不可逆转的规律。我所做的同社会一

样，社会在遇到阻碍它前进的一种不合理到令人气愤的野蛮行为时，便要不顾一切地猛烈冲击它，彻底摧毁它。此时此刻，我就是这样：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原来通情达理，现在胡搅蛮缠；原来尊重他人，现在傲慢无礼；原来文质彬彬，现在举止粗野。是您把我推向这个可怕的极端，是您激我发怒，把我从本来走得好好的正道上拉入歧途。罪过在谁，在我还是在您？”

“在你，在你。”

“无论是您还是我，这个问题我们都无法解决。我认为我们两人都理亏。您是暴力加不公正，我是不公正加暴力。我们彼此都变得野蛮无礼，互相无情地争斗，结果两败俱伤。这是上帝许可的。我的血淌在您的良心上，您的血淌在我的良心上。已经够了，夫人。我不想用废话来麻烦您。现在，让我们来采取实际行动。”

“采取实际行动，好啊！”悲翡达夫人说道，与其说她是在说话毋宁说她是在咆哮。“你不要以为在奥巴霍萨就没有治安警察。”

“再见，夫人。我离开这个家。我想我们后会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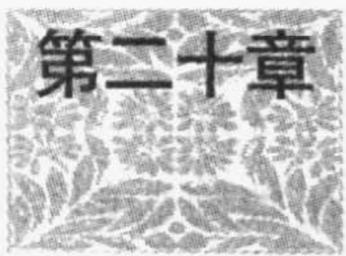
“滚，滚，滚！”她恶狠狠地用手指着门叫嚷道。

佩佩·雷伊走了。悲翡达夫人语无伦次地发泄了一番愤怒之后，身子瘫坐在一把扶手椅里，显出一副疲倦不堪或神经受挫的神态。女佣们走进屋来。

“去把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叫来！”她喊道，“马上去！……快！……请他来！……”

然后，她咬着手帕。

第二十章 流言——担忧



这场令人遗憾的争论的第二天，整个奥巴霍萨，从这一家到那一家，从这个社团到那个社团，从娱乐场到药铺，从赤足修女街到白德霍斯门，到处都传递着有关佩佩·雷伊及其行为的种种流言。人人都在传播着，流言如此之多，如果堂卡耶塔诺把它们收藏起来，汇编成册，足可以编一部反映奥巴霍萨人之慈善的词语百科了。在众说纷纭的流言中，有些要点是一致的，其中之一如下：

工程师因为悲翡达夫人不愿把罗莎里奥嫁给一个无神论者而大发雷霆，还动手打了他的姑妈。

青年人住进了库兹科遗孀的客栈——现在一般称为旅馆，那里的设备在当地是最差的。平松中校常去拜访他，同他密谋策划，这位大兵很乐意随时扮演自己的角色。他时刻都在想新的花招和诡计，他总是兴致勃勃而又迫不及待地要把思想付诸行动，尽管他常对他的朋友说：

“我现在扮演的角色，亲爱的佩佩，算不上最得意的，但是为了给奥巴霍萨和他的居民们一点颜色看看，叫我爬着走都愿意。”

我们不知道这个诡计多端的狡猾军人，究竟使用了什么手腕，但确信无疑的是他在悲翡达夫人家住了三天之后，就博得了这家人的好感。他的待人接物令悲翡达夫人心情舒畅，当她听到

他以恭维的言辞颂扬她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大、慈悲和端庄时，心里无不充满感激之情。这军人和堂伊诺森西奥也成了好朋友。无论是母亲还是忏悔神父都不阻止他与罗莎里奥——在她凶恶的表兄走后她便恢复了自由——交谈，他以恰到好处的殷勤，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从而在波伦蒂诺斯家赢得了美誉，甚至被视为家人。但他把一切计谋的实施都放在一个名叫莉芙拉达的女佣身上，他引诱她——这是纯洁的引诱，叫她给罗莎里奥传递便条和书信，佯装自己爱上了罗莎里奥。女佣并没有拒绝甜言蜜语和金钱的贿赂，因为她并不知道那些纸条的来历和它们的真正的含义，如果她知道一切不过是堂何塞的新花招的话，虽然她也很喜欢他，但即使把世界上所有的金钱都送给她，她也不会背叛她的女主人。

一天，悲翡达夫人、堂伊诺森西奥、哈辛托和平松都在果园里。当谈到军队及其进驻奥巴霍萨的使命时，忏悔神父先生找到了可以痛斥政府暴政的机会，无意间，大家又提到了佩佩·雷伊。

“现在还住在客栈里，”小律师说道，“昨天我见到他，他叫我向您问候，悲翡达夫人。”

“这不是欺人太甚吗？……啊！平松先生，……您已经知道……就是从前住在您现在的房间里的那个少爷。”

“是的，这我知道！我和他没有来往；但我见过他，并久闻其大名。他是我们旅长的挚友。”

“旅长的挚友？”

“对，夫人，就是这位旅长统率着进驻这个地区的军队，这个旅现在散驻在各个村镇里。”

“他在哪儿？”夫人问道。

“在奥巴霍萨。”

“我想他住在波拉别哈家里。”哈辛托说道。

“您的侄儿，”平松继续说道，“和巴塔亚旅长是至交，情同

手足，随时都可以看到他们俩一起在街上散步。”

“那么，小朋友。我对这位长官先生的看法可就不好了。”悲翡达夫人回答道。

“他是一个……是一个不幸的人。”平松说道，似乎出于尊敬，他不敢使用生硬的言词。

“平松先生，不说在座的诸位，你可真是个诚实的典范，”夫人说道，“但我不能否认，在西班牙的军队里什么人都有……”

“我们旅长在信奉招魂术之前，是位出色的军人……”

“招魂术！”

“这是利用桌子腿来召唤幽灵和鬼怪的教派！……”神父笑着感叹道。

“出于好奇，仅仅出于好奇，”哈辛托强调说，“我托人在马德里订了巫术研究家阿延·卡尔德克的作品，什么都知道一些有好处。”

“但是，这种胡言乱语怎么能信呢？……耶稣！告诉我，平松，我侄儿也是这个板凳腿教派的吗？”

“好像还是他说服我们勇敢的巴塔亚旅长入教的呢！”

“耶稣啊！”

“肯定是这样，当他心血来潮的时候，”堂伊诺森西奥忍不住笑道，“他可以跟苏格拉底^①、圣保罗^②、塞万提斯、笛卡儿^③等谈话，就像我现在跟莉芙拉达说话，请她给我火柴一样。可怜的雷伊先生！我说对了吧，他的脑袋有毛病。”

“另外，”平松继续说道，“我们旅长是位好军人。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太强硬。他执行政府的命令是那样地一丝

① 古希腊哲学家。

② 基督教初期教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③ 勒内·笛卡儿，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不苟，如果有人把他惹翻了，他会把整个奥巴霍萨夷为平地。是的，我要提醒你们小心行事。”

“小心这个魔鬼会把我们大家的脑袋都砍下来。哎呀！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这次军队驻扎在这里，使我想起了在书上看到的罗马总督到一个基督徒的村镇时，那些殉教者的命运……”

“这个比较一点也不牵强附会。”忏悔神父说道，目光从眼镜框上面打量着军人。

“是有点儿悲惨，但既然是事实，就得说出来，”平松善意地解释道，“现在，我的先生们，你们完全要听任我们摆布了。”

“地方当局，”哈辛托提出了异议，“仍在正常运转。”

“我认为您搞错了，”军人反驳着，夫人和忏悔神父正观察着他的脸色。“一小时前，奥巴霍萨市市长被撤换了。”

“被省长撤换的吗？”

“省长也被一个由政府委派的、应在今天上午到达的代表取代了。省政府今天停止工作。这是部长下的命令，因为他担心——我不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不支持中央政府。”

“好啊，这下可有我们好瞧的了。”神父双眉紧锁，下嘴唇撅得老高，喃喃地说道。

悲翡达夫人在沉思。

“一些预审法官也被撤了职，其中就有奥巴霍萨的法官。”

“法官！佩里基托！……佩里基托已不是法官了！”悲翡达夫人惊叫道，她的声音和神态犹如那些被毒蛇咬了的人一样恐惧。

“奥巴霍萨原来的法官已经不是法官了，”平松说道，“明天，新法官就要到任了。”

“一个陌生人！”

“一个陌生人！”

“一个无赖，也许……原来的法官多么正直！……”夫人忧心忡忡地说道，“他对我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的。您知道新市长是

谁吗？”

“听说要来一位地方法官。”

“得了，您干脆说要来洪水了，把我们全都淹死吧。”神父说着站起身来。

“这么说，我们全得由着这位旅长先生来摆布了？”

“有那么几天，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你们别生我的气，我虽然穿上了这身制服，但我讨厌动武，可是，当命令我们开火……我们就得开火。没有比干我们这一行更卑劣的职业了。”

“是这样，是这样，”夫人掩饰不住愤怒说道，“既然您都说出来了……那么，我们既没有市长，也没有法官……”

“也没有省长。”

“干脆把主教大人也撤了吧，给我们派一个侍童来替代他好了。”

“就差这一步了……如果让他们留在这儿，”堂伊诺森西奥眼睛低垂，喃喃地说道，“他们会肆无忌惮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害怕奥巴霍萨有人起来闹事，”夫人说道，一面交叉起双手，在下颌与膝盖间上下晃动。“老实说，平松，我不明白怎么会不激起公愤。我并不希望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倒霉，但是，也许会有报应的，你们喝下的水会把你们化为烂泥……你说我的侄儿是旅长的密友？”

“他们亲密无间，整天形影不离，他们是大学同学。巴塔亚待他情同手足，对他有求必应。如果我处在您的位置，我将会如坐针毡。”

“啊！我的上帝！我怕遭受一场凌辱！……”她非常不安地说道。

“夫人。”神父慷慨激昂地说道，“如果这个正直的家要蒙受欺凌，如果这个尊贵的家族要遭受到哪怕是最轻微的侮辱，我……我的侄孙……全体奥巴霍萨的乡亲们……”

堂伊诺森西奥没有把话说完。他义愤填膺，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雄赳赳地向前跨了几步，重又坐了下来。

“我认为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平松说道，“必要时，我……”

“还有我……”哈辛托又说道。

悲翡达夫人的眼睛注视着餐厅的那扇玻璃门，一个倩影映在玻璃门上。她望着那身影，脸上恐惧的云翳好像变得更加阴沉了。

“罗莎里奥，到这儿来，罗莎里奥，”她说道，一面迎上前去。“我觉得你今天脸色好多了，精神也更愉快了。是的……你们不觉得罗莎里奥的脸色更好了吗？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大家都认为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悦之情。

第二十一章 煽动

那些天，马德里的报纸上刊登了以下几则消息：

“所谓奥巴霍萨附近暴乱组织起来闹事纯属无中生有。据来自那里的消息称，那个地方并没有预谋闹事的迹象，巴塔亚旅驻扎在那里是没有必要的。”

“有消息说，巴塔亚旅将撤出奥巴霍萨，因为那里不需要派驻军队，该部队将调往纳哈拉的比亚胡安，那里已出现了一些暴乱组织。”

“已证实，阿塞罗兄弟和几名骑手在奥巴霍萨辖区附近一带的比亚胡安活动。某省的省长已电告政府，称弗朗西斯科·阿塞罗已进入罗凯达地区，并筹集了足够半年的粮饷。多明戈·阿塞罗出没于胡比莱沃山区，治安警察正在积极追剿中，已击毙、俘虏各一人。巴托洛美·阿塞罗焚烧了卢加尔诺勃莱的户籍管理所，绑架了市长和两个财主作为人质。”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奥巴霍萨沉浸在一派平静气氛中，那里的人们所想的只是如何管好大蒜，下一季大蒜已经丰收在望。附近的几个地区确有骚乱，但是巴塔亚旅将把他们彻底剿灭。”

的确，奥巴霍萨平安无事。好斗世家阿塞罗兄弟——按一些人的说法，应该载入传奇文学——已经占据了邻近一省，不过，暴乱还没有蔓延到这个主教管辖下的小城。人们认为现代文明终

于战胜了中世纪自由城市那种不安分的习俗，从而可以舒心地享受持久的和平。这是千真万确的，就连卡瓦尤科本人，这位在奥巴霍萨以往历次叛乱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都向大家明确表示他不愿与政府为敌，也不愿卷入要使他付出巨大代价的纠纷中去。

不管怎么说，拉莫斯的火爆脾气随着岁月的流逝也渐趋平和，他那从威震四方的最杰出的造反头目世家卡瓦尤科父辈遗传下来的火性，正在一点点地冷却下来。另外，据说那几天省长还会见了这位重要人物，听他亲口保证，说愿意促进地方安定和避免一切可能的骚乱。有可靠人士说，他同军人们打得火热，在酒店里和一些士官们不分彼此，甚至有人说他们将为他在省政府谋一个好差使。啊！这可难倒了历史学家！他们自以为能公正地从充斥着世界的杰出人物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和见解中清理出真理来，然而他们没有依据，并因为缺乏真实材料而造成令人遗憾的谬误。在像法国的雾月政变，罗马大劫，耶路撒冷的毁灭等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哪一位心理学家或历史学家能够知道波拿巴、卡洛斯五世^①和蒂托当时是什么想法？我们的责任重大！为了部分地减轻我们一些责任，我们还是引用这位奥巴霍萨之王的话语、词句、乃至整段议论吧，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自以为最确切的判断。

毫无疑问，克里斯托瓦尔·拉莫斯出门的时候天色已晚。当他穿过督军大街时，看见三个骑骡子的乡下人迎面向他走来；他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回答说去悲翡达夫人家，给她送一些时新水果和交纳一些到期的租金。这三人是帕索拉戈先生，一位名叫弗拉斯基托·贡萨莱斯的青年和一位身材粗壮、中等年纪、人称

^① 一八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斐迪南七世逝世，同年十月一日，卡洛斯便宣布自己为国王，称查理五世，由此引发了持续七年的卡洛斯战争。

贝哈鲁科的汉子，虽然他的真名叫何塞·埃斯特万·罗美罗。卡瓦尤科在几位老朋友的请求下，返身随同他们一起走进了夫人的家。据可靠资料记载，此事发生在悲翡达夫人和平松谈话之后的第三天黄昏——谈话的内容，读者在上一章里已经看到。伟大的拉莫斯和莉芙拉达闲聊了一会儿，向她转达了他的一个女邻居问候她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口信；当他走进餐厅的时候，前面所述的三位乡下人和不约而同来的利库尔戈已经在谈论有关收成和家务事。夫人的情绪糟透了，事事都不顺心，她狠狠地责骂干旱和收成不好，而这又不是这几个可怜人的过错。忏悔神父目睹着这一切。当卡瓦尤科进来时，仁慈的神父热情地招呼他，叫他坐在自己的身旁。

“大人物驾到，”夫人轻蔑地说道，“简直难以置信，一个胆小如鼠的人竟被大家如此器重！告诉我，卡瓦尤科，今天早上果真有几个士兵打了你耳光吗？”

“打我！打我！”人马座愤怒地站起身来说道，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

“人家这么说的，”夫人补充道，“不是真的吗？可我相信是真的，因为一个没有骨气的人……他们往你脸上吐唾沫，而你却把大兵们的唾沫当荣誉。”

“夫人！”拉莫斯激动地大声喊叫起来，“除了我对您的尊敬以外，我把您看做是我的母亲——甚至胜过母亲，我的女主人，我的女王……我说除了我尊敬给予了我一切的人以外……除了尊敬以外……”

“什么？……看起来你说了很多很多，可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

“我是说，除了对您的尊敬以外，挨耳光的事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补充道，非常吃力地表白他的意思。“所有的人都在议论我，谈论我的进进出出，来来往往……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因

为大家都把我当做煽动暴乱的出头人物。维持现状，才是上策，女士们，先生们。不是已经派军队来了吗？……这当然不是好事，可我们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不是已经把市长、秘书和法官都撤换了？……事情很糟糕，我真希望奥巴霍萨的人都起来反对他们，但我对省长许下的诺言，直至现在我……”

他挠了挠头，两道浓眉紧锁，用更加粗俗的语言继续说道：

“我是一个莽汉，讨厌鬼，笨蛋，恋家狂，老顽固，大家愿说什么就说什么，但要论骑士道，那谁也比不上我。”

“盖世英雄在哀叹，”悲翡达夫人以更加鄙夷的口吻说道，“神父先生，您不和我一样认为在奥巴霍萨就没有一个知廉耻的男子汉吗？”

“这话说得太重了，”忏悔神父回答道，没有看他的朋友，也没有把支撑着他沉思的脸的手从下巴上移开。“但我觉得乡亲们过分恭顺地披上了军人统治的沉重枷锁。”

利库尔戈和三个农夫放声大笑。

“当大兵们和新任当局凌辱了我们的城镇，并把我们的最后一文钱夺走之后，”夫人说道，“我们要把奥巴霍萨所有的勇士们装进一只玻璃箱，运到马德里去，放到博物馆里或摆放在大街上展览。”

“夫人万岁！”名叫贝哈鲁科的人激动地呼喊起来，“你说的话句句都是金玉良言。不要因为我就说没有勇士了，我没有去投奔阿塞罗兄弟，是因为我家里有老婆和三个孩子，万一有个好歹，要不……”

“可你没有向省长许下诺言吗？”夫人问道。

“向省长？”那位名叫弗拉斯基托·贡萨莱斯的人叫道，“这地区还没有一个比他更该挨枪子儿的无赖了。省长和政府都是一路货色。神父星期天布道时对我们讲了在马德里发生的对宗教进行辱骂和攻击的事……噢！应该听听……最后，他站在布道台上大

声疾呼，说宗教已经没有捍卫者了。”

“有伟大的克里斯托瓦尔·拉莫斯在这里，”夫人说道，一面在人马座肩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您骑上马，到广场和大街上去走一走，引起大兵们的注意，让他们看看您，看到您的英雄气概，他们会胆战心惊，吓得抱头鼠窜。”

夫人以一阵夸张的笑声结束了她的话，那笑声比听者的沉默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卡瓦尤科脸色惨白。

“帕索拉戈先生，”夫人继续说道，神色变得严肃起来，“今晚您叫您的儿子巴托洛美到这里来，我们家需要这样的好人；尽管这样，还是有可能某日天亮时我和女儿被人杀死。”

“夫人！”大家齐声喊道。

“夫人！”卡瓦尤科大声叫道，一边站起身来。“这是开玩笑，还是干什么？”

“贝哈鲁科先生，帕索拉戈先生，”夫人继续说道，看也不看一眼这位当地的勇士，“我家里并不安全。奥巴霍萨没有一家是安全的，我就更不用提了。我时刻提心吊胆，彻夜不敢合眼。”

“可谁，谁胆敢……”

“大家听着，”利库尔戈鼓足勇气说道，“我虽已年迈多病，如果他们敢碰夫人一根毫毛，我敢和整个西班牙军队拼命……”

“只要有卡瓦尤科先生，”弗拉斯基托·贡萨莱斯说道，“就绰绰有余了。”

“噢！不，”夫人刻薄地嘲讽道，“你们不知道拉莫斯先生已在省长面前许下了诺言吗？……”

卡瓦尤科重又坐了下来，跷起二郎腿，两手交叉着放在腿上。

“我只需要一个胆小鬼就够了，”夫人步步紧逼地说道，“只要他没有许下什么诺言。也许我会看到我的家遭袭击，看到他们把我女儿从我怀里夺走，看到我惨遭折磨和侮辱……”

她无法再说下去了，喉咙哽得发不出声音，终于悲伤地哭了起来。

“夫人，看在上帝的分上，您别伤心！……还没有理由……”堂伊诺森西奥以极其忧伤的神色和声音急促地说道，“承受上帝给我们的灾难，需要有点逆来顺受的精神。”

“可是，有谁……夫人？有谁敢如此胆大妄为？”四人中的一个问道。

“整个奥巴霍萨都会起来保护夫人的。”

“但是，是谁，是谁？”大家齐声问道。

“行啦，你们别再用这些不合时宜的问题去打扰她，”忏悔神父殷勤地说道，“你们可以走了。”

“不，不，让他们留下，”夫人激动地说，一面擦干眼泪。“有这些知心人相伴，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如果这一切不是夫人的侄儿搞的鬼，”卢卡斯大叔在膝上狠狠地捶了一拳说道，“我就不是人养的。”

“胡安·雷伊先生的儿子？”

“打我在比亚奥伦达车站见到他，以及他跟我说话时那软绵绵的声音和矫揉造作的模样，”利库尔戈说道，“我就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我不想失掉我对夫人的尊敬……但是我早把他看透了……从那一天起我就告诉他，常言道：顺着线头就能找到线团，看到样品就能知道呢料好坏，窥一斑可知全豹。”

“不准当着我的面说这个不幸青年的坏话，”波伦蒂诺斯家的女主人严肃地说道，“不管他的过错有多大，我们应以仁慈为本，不准议论，也不准四处宣扬。”

“可是，仁慈，”堂伊诺森西奥颇为激动地说道，“仁慈并不阻止我们防范坏人，现在正是如此。既然不幸的奥巴霍萨的特性和勇气已经今非昔比，既然这里的人民似乎已准备把脸伸过去让士兵们吐唾沫，但我们还是应该团结起来，寻找某种保护办法。”

“我将竭尽全力自卫，”悲翡达夫人无可奈何地说道，两手交叉着。“听天由命吧！”

“大惊小怪……我发誓！……这家里的人全是胆小鬼！……”卡瓦尤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好像这位小佩佩就是一群恶魔。您用不着害怕，我的夫人。我的小侄儿胡安，今年十三岁，他来给您护家，侄儿对侄儿，我们倒要看看谁更厉害。”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的勇敢和胆识的含义，”女主人回答道，“可怜的拉莫斯，你明明是个草包，却硬要充当好汉说大话。”

拉莫斯的脸色有些苍白，他向夫人投去一种既畏惧又崇敬的奇异目光。

“是的，伙计，别这样看我。你知道说大话是唬不住我的。你要不要我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你是个懦夫。”

拉莫斯好像全身奇痒难忍一般抖动着，显得十分不安。他的鼻子如同马鼻子一样一张一收。他的内心在激烈地斗争，一阵风暴，一股激情，一种野性，正咆哮着冲出他那巨大的躯体。他含糊其辞地说了几句话之后，站起身来吼道：

“我要把雷伊先生的脑袋砍掉。”

“胡说！你既野蛮又胆怯，”悲翡达夫人脸色煞白地说道，“你在这里喊着要杀人？我不让你们杀任何人，更不要说杀我的侄儿，我爱他，虽然他做了坏事。”

“杀人！多么残忍！”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惊愕地喊道，“这个人疯了。”

“杀人！……仅仅杀人这个念头就使我毛骨悚然，卡瓦尤科，”夫人闭上她那对温和的眼睛说道，“可怜的人！你想显显威风，便像一头嗜血成性的狼一样地嗥叫。你走开，拉莫斯，你使我感到恐惧。”

“夫人，您不是说害怕吗？您不是说他们要蹂躏您的家并抢走您的女儿吗？”

“是的，我害怕会这样。”

“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干，”拉莫斯轻蔑地说道，重新又坐了下来。“只有堂佩佩会这么干，这对他像做数学一样，真是小事一桩。我不该说要砍断他的脖子。对付这种小娃娃，只需揪住他的一只耳朵，把他扔进河里就行了。”

“对，你现在笑吧，畜生。不光是我侄儿要干出你所说的那种使我担忧的暴行，如果只是他一个人，我也就不害怕了，那只需叫莉芙拉达拿一把扫帚往门口一站……就足够了……不只是他一个人，不。”

“那么，还有谁？……”

“你这个笨驴。你不知道我侄儿和那位统率这支该死队伍的旅长是串通一气的吗？”

“串通一气！”卡瓦尤科惊叫道，显出没有明白这句话含义的神情。

“就是合成一伙，”利库尔戈指出，“串通一气就是合成一伙。我认为夫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归结起来说，就是旅长和军官们跟堂何塞情同手足，他想做什么，这些大兵就做什么，而这些大兵们是任何坏事都能干出来的，因为这就是他们的职业。”

“我们已失去了保护我们的市长。”

“也失去了法官。”

“还失去了省长。就是说，我们要听任这些无耻的流氓来摆布了。”

“昨天，”贝哈鲁科说道，“几个士兵拐骗了胡利安大叔的小女儿，这可怜的姑娘不敢回家，人们在老水道口旁找到了她，她光着双脚，一面哭泣，一面在捡打破了的水罐的碎片。”

“可怜的上纳哈拉的抄写员格列高利·帕洛梅凯！”弗拉斯基托说道，“这些恶棍们把他家里的钱财抢劫一空。但有人将此事

报告旅长后，他竟说这是无中生有。”

“暴君，狗娘养的暴君，”另一个人说道，“我说，我差一点就跟着阿塞罗兄弟去了！……”

“有人知道弗朗西斯科·阿塞罗的情况吗？”悲翡达夫人温和地问道，“我预感他可能发生了什么不幸。请您告诉我，堂伊诺森西奥，弗朗西斯科·阿塞罗出生在奥巴霍萨吗？”

“不，他和他兄弟出生在比亚胡安。”

“我为奥巴霍萨感到遗憾，”悲翡达夫人说道，“这座不幸的城市要倒霉了。您知道弗朗西斯科·阿塞罗是否曾向省长许下诺言，当士兵们拐骗姑娘、亵渎神明、为非作歹时不去阻止他们？”

卡瓦尤科跳了起来。他已不是感到被刺痛了，而是感到被狠狠地砍了一刀。他脸色通红，两眼冒火，大声吼道：

“我向省长许诺是因为省长告诉我，他们来这里并没有恶意。”

“野人，吼叫什么。要像人像样地说话，我们都听着呢。”

“我向他保证，无论是我还是我的朋友都不会在奥巴霍萨起来闹事……我对所有那些蠢蠢欲动的人说：到阿塞罗兄弟那里去，我们这里不打算闹事……但是，我有很多正直的人，是的，夫人；是好人，是的，夫人；是勇敢的人，是的，夫人。他们分散在各村各舍，分散在城郊，山区，分散在各自的家里。嗯？只要我对他们说半个字，嗯？他们就会拿起猎枪，嗯？骑马或跑步奔向我指定的地方……别跟我绕弯子，假使我立下保证，那是因为我要保证，如果我不出去，那是因为我不愿出去，如果我要闹事，就会闹事，如果我不想干，就不会闹事，因为我就是我，始终是同一个人，你们大家都很清楚……我再说一遍，别跟我绕弯子，好吗？……别对我说反话，好吗？……假如你们想叫我出来，那就张大嘴巴照实说，好吗？因为上帝给我们舌头正是派这个用场的：用它来说这说那。夫人很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正如

我很明白我身上穿的衬衫，我今天吃的面包，我有生以来吃的第一颗鹰嘴豆，我父亲死后入殓的棺木，以及我生病时给我请医生治病等等，都是夫人的恩赐，夫人很清楚地知道，只要她对我说一声：‘卡瓦尤科，去撞碎你的脑袋。’我就会走到那个角落，把头撞碎在墙上；夫人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她说现在是白日，尽管我看到的是黑夜，我会认为是我搞错了，现在应该是白日；夫人很清楚地知道，我把她和她的财产看得胜过我的生命，如果有一只蚊子当我的面叮她，我会原谅它，因为它是一只蚊子；夫人很清楚地知道，我爱她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对于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人，可以告诉他：‘卡瓦尤科，你这蠢货，去做这或干那。’用不着拐弯抹角，用不着反复拿话来激我，或者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好啦，瞧你，消消气儿吧，”悲翡达夫人温和地说道，“你就像来这里宣讲宗教自由、恋爱自由和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自由的共和派宣讲员一样，讲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给他端杯水来……”

卡瓦尤科把手帕团成一团，确切地说是捏成一个球，擦拭着他那渗满汗珠的宽大的前额和后颈。女佣给他倒了一杯水，神父先生以教士应有的温和从女佣手中接过杯子递给他，并在他喝水时，自己还端着托盘。水顺着卡瓦尤科的喉咙滑下去，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

“现在，给我也来杯水，莉芙拉达，”堂伊诺森西奥说道，“我肚子里也有点火气。”

第二十二章 觉醒！

“关于暴乱的事，”悲翡达夫人在他们喝完水之后说道，“我只能告诉你照你的良心去行事。”

“我不懂什么照良心行事，”拉莫斯叫道，“我只会照夫人的意愿去做。”

“我不会在这么严肃的问题上劝你做任何事情的，”她用恰如其分的谨慎和谦恭回答道，“这事情非常严重，极其严重，我不能给你任何劝告。”

“但是您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睁开你的双眼，看个明白，竖起你的两耳，听个仔细，再扪心自问……我承认你有一颗伟大的心……去请教这位法官，请教这位博学的顾问，照他的意图去干。”

卡瓦尤科沉默不语，他思索着一个杀手能想到的一切。

“昨天我们计算了一下上纳哈拉人，共有十三个，”贝哈鲁科说道，“可以干任何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但因为我们怕惹怒了夫人，所以才什么也没干。现在已经是剪羊毛的季节了。”

“你不必担心剪羊毛的事，”夫人说道，“有的是时间，迟早要剪的。”

“我的两个儿子，”利库尔戈说道，“昨天大吵了一架，因为一个要去投奔弗朗西斯科·阿塞罗，另一个却不去。我告诉他们：别着急，我的儿子。什么事都有个时机。再等一等，这里烤的面

包并不比法国的次。”

“昨天晚上罗凯·佩洛斯马洛斯对我说，”帕索拉戈大叔说道，“只要拉莫斯先生一声召唤，大家就会立刻拿起武器。遗憾的是布尔吉约兄弟俩到卢加诺勃莱种地去了。”

“您去把他们找回来，”女主人激动地说道，“卢卡斯，去给帕索拉戈大叔备一匹马。”

“如果夫人和拉莫斯先生吩咐我，”弗拉斯基托·贡萨莱斯说道，“我到比亚奥伦达去看看护山人罗布斯蒂亚诺和他的兄弟佩德罗是否也愿意……”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罗布斯蒂亚诺不敢到奥巴霍萨来，是因为他欠了我一点儿钱。你可以告诉他欠的那六个半杜罗^①我不要他还了……这个可怜的人，他会为了一个善良的理想慷慨地去牺牲，他只要稍稍得到一点就满足……不对吗，堂伊诺森西奥先生？”

“我们善良的拉莫斯在这里对我说，”神父回答道，“他的朋友因为他犹豫不决而对他不满意，可当他一旦下定了决心，大家都会把子弹带系在腰间。”

“怎么，你决定出来大干一番？”夫人对拉莫斯说道，“我可没叫你这么做，你要做那是你自己的意愿。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也不会说出这样的意思来。但你既然这样决定了，就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告诉我，克里斯托瓦尔，要用晚饭吗？想吃点东西吗？……不必客气……”

“说到我劝拉莫斯先生出去闹腾的事儿，”堂伊诺森西奥说道，目光透过眼镜片的上方环顾四周，“夫人说得对。我是一个神父，不能出这样的主意。我知道有人这样做，甚至还武装了起来；但我觉得这不妥当，很不妥当，我是绝不会仿效他们的。关

① 西班牙银币名。

于武装暴乱这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我是十分谨慎的，不会对拉莫斯先生说一个字。我知道奥巴霍萨希望这样做，我知道这尊贵城市的全体市民会为您祝福，我知道我们将会有一值得载入史册的英雄业绩，但是，请允许我保持谨慎的沉默。”

“说得很好，”悲翡达夫人接着说道，“我不赞成神父们卷进这些事情中去。一个有教养的教士应该这样行事。我们都知道，在庄严和紧要的时刻，例如，在祖国和信仰处于危急关头，教士们在他们的岗位上激励人们去战斗，甚至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去。既然上帝本人曾以天使或圣徒的名义参加了一些著名的战役，那么他的使者也完全可以这样做。在反对异教徒的战争中，有多少主教率领过卡斯蒂利亚的军队？”

“有许多，有些人还是杰出的战士。但是今非昔比了，夫人。的确，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周围事物，就会发现信仰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那么，这些占领我们的城市和邻近乡村的军队又代表了什么呢？他们代表着什么？难道不正是充斥马德里的无神论者和新教徒们为征服和消灭信仰而使用的无耻工具吗？……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那腐败、丑恶、反宗教和无视信仰的中心，一些被外国人的金钱收买了的歹徒们正在毁灭我们西班牙信仰的种子……那么，你们是怎样认为的呢？他们现在允许我们做弥撒，允许你们听弥撒，是因为他们还有一点顾虑，还有一点廉耻……但是总有一天……至于我，我很坦然。我是一个不计眼前和尘世利益的人。悲翡达夫人很清楚这一点，所有认识我的人也很清楚这一点。我很坦然，歹徒们得逞，我并不害怕。我很明白，可怕的日子还在后面，我们这些穿教袍的人的生命正危在旦夕，因为在西班牙，你们用不着怀疑，将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场面，数以千计的虔诚教士一日之内被统统杀死……但我并不担忧。当 they 要砍我头的时候，我将引颈受戮，我已经活够了。我还能有什么用呢？毫无用处，毫无用处。”

“如果我们不马上消灭这帮匪徒，”贝哈鲁科晃着如铁锤般结实、有力的拳头说道，“我就被狗吃掉。”

“听说下星期就要开始拆毁大教堂了。”弗拉斯基托说道。

“我估计他们会用十字镐和铁锤来拆毁教堂，”神父微笑着说道，“有一些工匠，他们不用这些工具，却能更快地建造教堂。你们都知道，有一个动人的传说，我们美丽的萨格拉留教堂被摩尔人在一个月中拆毁了，但天使们在一夜之间便重建了起来……让他们拆去吧，让他们拆去吧。”

“纳哈拉的神父有一天晚上告诉我们说，”贝哈鲁科说道，“在马德里，教堂已经寥寥无几，有些神父在大街上做弥撒；因为有人打他们，骂他们，还向他们吐唾沫，许多神父便不愿再做弥撒了。”

“这里很幸运，我的孩子们，”堂伊诺森西奥说道，“我们还没有落到这种下场。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你们是何等人物，因为他们知道你们炽热的虔诚和勇气……我预料那些首先对我们的教士和宗教信仰下毒手的人绝没有好结果……当然，如不及时制止他们，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怜的西班牙，多么神圣，多么朴实，多么善良！有谁说过你将蒙受这等磨难！……但我坚信不敬神明的人不会得逞，不会呀，先生。还会有勇敢的人，还会有以前那样的人，不是吗？拉莫斯先生。”

“对，还会有的，先生。”拉莫斯回答道。

“我对上帝旨意必胜，抱有绝对信念。总有人会挺身而出保卫它。不是这些人，就是那些人。有人将获得胜利和胜利所带来的永久的荣耀。歹徒们注定要灭亡，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谁违抗上帝的旨意，谁就将无可挽回地垮台，或是以这种形式，或是以那种形式，总之，必将垮台。无论是他们的诡辩，他们的伪装，还是他们的圈套，都救不了他们的命。上帝的手已举到他们的头顶，并将揭露他们的罪孽。让我们怜悯他们并希望他们悔过

自新吧……至于你们，我的孩子，别指望我会对你们必将迈出的一步说一个字。我知道你们是善良的人，我知道你们慷慨的决心和高尚的目标将会指引你们洗涤血染的罪恶污斑；我知道上帝在为你们祝福，你们的胜利如同你们的殉难一样，在上帝和众人的眼里得到升华；我知道胜利和赞美属于你们，一切荣誉属于你们；但是，尽管如此，我的孩子，我的嘴不会唆使你们去打仗。我过去从未这样做过，现在也不会这样做。按照你们崇高良心的热情去行事吧。如果它命令你们呆在家里，你们就呆在家里；如果它呼唤你们站出来，你们就及时挺身而出。如果这可恶的军队继续留在这里，我只能做一个殉道者，在刽子手面前低垂我的脖颈。但是，如果奥巴霍萨儿女的高尚、热烈和虔诚的勇气，能在消除国难的伟大事业中作出贡献，我仅为我是你们的同乡而感到无上荣光。我这学习、忏悔和屈从的一生，比不上你们用英雄主义谱写的一天，因而我认为我没有资格渴望进入天堂。”

“说得再好不过了！”悲翡达夫人喊道，激动得脸色通红。

卡瓦尤科身子向前倾着坐在座位上，两肘支撑在膝盖上。当神父说完时，他抓起他的手，热烈地吻起来。

“天底下没有比您更好的人了。”利库尔戈说道，一面擦着——也许是假装擦着——眼泪。

“忏悔神父先生万岁！”弗拉斯基托·贡萨莱斯站起来呼喊道，一面把帽子抛向天花板。

“静一静，”悲翡达夫人说道，“你坐下，弗拉斯基托，你是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人。”

“天哪！上帝给了您一副伶牙俐齿，”克里斯托瓦尔以充满赞叹的口吻说道，“我面前的是两位何等样的人啊！只要这两个人活着，世界上还要其他人做什么？……西班牙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假如尽是些恶棍，又怎么可能呢？在马德里，这个颁布法令、委任官吏的宫廷；尽是些盗贼和伪君子。可怜的

宗教。他们把你糟踏成什么样子了！……举目所见只有罪恶……悲翡达夫人，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为了我父亲的灵魂，为了我爷爷的灵魂，为了拯救我自己的灵魂，我发誓我宁愿死去。”

“去死！”

“让这些癞皮狗把我杀了吧！我说让他们把我杀了，因为我不能把他们碎尸万段。我太弱小了。”

“拉莫斯，你是强大的。”夫人说道。

“强大，强大？……我的心是非常强大的；但是，我有坚固的堡垒吗？我有骑兵吗？我有炮兵吗？”

“这是一个问题，拉莫斯，”悲翡达夫人微笑着说道，“但我并不担心。敌人不是有你所需要的东西吗？”

“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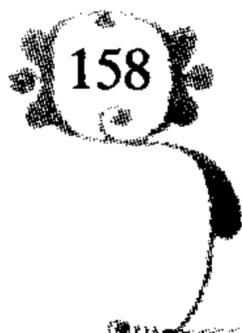
“那么，去夺过来。”

“我们把它们夺过来，对，夫人。当我说我们把它们夺过来时……”

“亲爱的拉莫斯，”堂伊诺森西奥说道，“您的地位令人羡慕……您是超群出众的人物，应该跻身于世界英雄豪杰之林……可以说，上帝的手牵引着您的手！……噢，多么伟大！多么荣耀！我的朋友，这不是恭维。您多么文雅！多么英俊！多么威武！……不，这样的人是不能死的。上帝与他们同在，敌人的子弹和铁器在他们面前会止步……不敢贸然……异教徒的枪炮和人员又能怎样？……亲爱的卡瓦尤科，看见您，看见您的英武和豪爽，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征服特拉皮松达帝国^① 歌谣中的诗句：

威武盖世的罗丹尔，
全身披挂来到阵前，

^① 中世纪位于土耳其西北部一帝国。



胯下是骠勇的骏马，
取名叫勃里亚多尔，
强健的侍从杜林达纳，
紧紧地侍立在他的身旁，
长矛如同一枝桅杆，
臂上挽着坚固的盾牌……
从头盔的护眼罩里，
喷射出炽烈的火焰；
他挥舞手中的长矛，
犹如一根细手杖，
他率领的千军万马，
威风凛凛所向无敌。”

“好极了！”利库尔戈鼓掌喝彩，“我来说一段堂雷纳尔多斯：

若想保得平安无事，
千万别惹堂雷纳尔多斯！
谁要心存恶念，
必将付出代价，
整个世界
都在我手掌之中，
它不是变成碎片，
就是要受到严惩。”

“拉莫斯，你想吃晚饭了，你想吃点东西，不是吗？”夫人问道。

“什么也不吃，不吃，”人马座回答道，“如果要吃的话，就给我一盘火药。”

他说完话，放声大笑，一面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众人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他，他在大家面前停下了脚步，定睛凝视着悲翡达夫人，并以雷鸣般声音说道：

“我认为，最该说的话是：奥巴霍萨万岁！马德里灭亡！”

他的手重重地击在桌子上，力量之大，震得地板直颤动。

“多么强壮有力！”堂伊诺森西奥喃喃地说道。

“看哪，多厉害的一双拳头……”

大家的目光都盯着桌面，桌面已经被击成两半了。

随后，众人的目光又都集中在这位从未受到过足够尊敬的雷纳尔多斯或卡瓦尤科身上。毫无疑问，在他英俊的脸庞上，在他闪烁着猫眼一般光亮的湛蓝眼睛里，在他乌黑的头发上，在他那大力神身躯上，有一种伟大的气质，一种称雄天下的豪杰们所具有的威风。但他的整个外貌显出一种令人痛心的退化，从他那杀气腾腾的脸上很难找到与崇高和英勇相关的特征。把他与堂卡耶塔诺所说的伟人相比，简直就像拿骡子跟马相比。

第二十三章 奥秘

前面提到的那一幕发生之后，谈话仍持续了很久，因其对理解本书内容无关紧要，故略去不表。最后，大家都告辞离去，和往常一样，堂伊诺森西奥先生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夫人和神父还没有来得及说上两句话，一个上了年纪的忠实女佣走进了餐厅，她是悲翡达夫人的得力助手，见到她焦急和惶恐的神色，悲翡达夫人也慌了手脚，疑心是家里发生了某种不幸。

“我怎么也找不见小姐了。”女佣回答了夫人的问话。

“耶稣啊！罗莎里奥！……我的女儿在什么地方？”

“救苦救难的圣母保佑！”忏悔神父叫道，一面拿起帽子准备跟着夫人往外跑。

“好好找找……可是，她不是和你一起在房间里吗？”

“是的，夫人，”老女佣颤抖地回答道，“但是魔鬼迷住了我，我睡着了。”

“你那该死的瞌睡！……天哪！……这是怎么回事？罗莎里奥，罗莎里奥……莉芙拉达！”

他们上楼下楼，上上下下跑了好几趟，掌着灯找遍了每一个房间。最后，听到忏悔神父在楼梯那边高兴地喊道：

“在这里，在这里！”

不一会儿，母亲和女儿在走廊里迎面相逢。

“你到哪里去了？”悲翡达夫人口气严厉地问道，一面审视着

女儿的脸色。

“在果园里。”姑娘低声应道，吓得魂不附体。

“这个时候还到果园去干什么？罗莎里奥！……”

“我觉得热，便探身到窗外，把手帕掉了下去，我就下楼去找。”

“为什么不让莉芙拉达去捡呢？……莉芙拉达！……这丫头到哪儿去了？她也睡着了？”

莉芙拉达终于来了。她苍白的脸色说明她神情紧张，理亏心虚。

“这是怎么回事？你到哪里去了？”夫人怒气冲冲地问道。

“这……夫人，我下楼到临街的那间屋子去找衣服……后来就睡觉了。”

“今晚所有的女佣都睡着了。我想明天在我这个家总有一个人不会睡着。罗莎里奥，你可以回房间去了。”

夫人和神父明白，对这事儿必须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于是便毫不迟疑地开始了调查。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他们盘问、威胁、恳求、许诺，一切都运用自如。结果，没有发现老女佣有丝毫过错，但是莉芙拉达却痛哭流涕地把她干下的卑劣行径一五一十地招了出来。我们把事情概括如下：

平松先生住下后不久，便开始向罗莎里奥小姐眉目传情。据莉芙拉达讲，他出钱收买了她，让她传递口信和情书。小姐并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事情就这样过了几天。女佣最后说，那天晚上罗莎里奥和平松先生约定在平松房间那个朝果园的窗户下相会。他们把想法告诉了她，并当即给了她一笔钱，她便答应保护他们。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那个平松每天得在往常那个时间离开家，到九点钟便蒙头裹面地回来，钻进他的房间，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再悄悄地离开他的房间和这个家，然后再在更晚的时候堂而皇之地回家来，他认为这样就不会引人怀疑。莉芙拉达等候平

松，他进来时用军大衣裹得严严实实，一句话也不说。他钻进他的房间正好是小姐下楼到果园的时候。当他们幽会时，女佣不在场，她在走廊里为他们放哨，以便遇有不测能及时通知平松；一个小时之后，他出去了，仍和进来时一样，紧裹着军大衣，一句话也不说。当她招供完毕后，堂伊诺森西奥向这个不幸的姑娘问道：

“你肯定那个进来又出去的人是平松先生吗？”

被问者无言以对，脸上露出困惑不解的神情。夫人气得脸色铁青。

“你看清他的脸了吗？”

“可是，如果不是他还能是谁呢？”女佣回答说，“我能肯定是他。他一直往他的房间走去……很熟悉路。”

“奇怪，”神父说道，“住在家里用不着把脸遮起来……可以借口生病留在家里……不是吗，夫人？”

“莉芙拉达！”夫人怒气冲冲地喊道，“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要让你去坐牢。”

然后，她两手交叉，用一只手的指头狠命地掐另一只手的指头，都快掐出血了。

“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她补充说道，“让我们死了吧……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随即，她悲伤地痛哭起来。

“要有勇气，我的夫人，”教士以凄楚的声音说道，“鼓起勇气……现在需要鼓起勇气。这就需要镇静和高尚的胸怀。”

“我的胸怀开阔。”波伦蒂诺斯家族的女主人唏嘘说道。

“我的胸怀狭窄……但咱们走着瞧吧。”

第二十四章 忏悔

与此同时，罗莎里奥柔肠寸断，欲哭不能，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和安定下来，巨大的痛苦如同冰冷的钢刀穿透了她的心；她神态惶惑，半疯半癫，思绪从尘世到上帝，又从上帝到尘世，飞速地奔驰着；已是夜深时分，她孑然一身，两手交叉，赤裸着双脚跪在地上，将滚烫的额头靠在床沿上，房间里一片漆黑，鸦雀无声。她竭力不弄出一点儿声响，以免引起正在隔壁房间里睡觉或佯装睡觉的母亲注意。她这样向苍天倾诉着纷乱的思绪：

“天哪，我的上帝，为什么我以前不会撒谎而现在却会了？为什么我以前不会隐瞒而现在学会隐瞒？我是一个下流的女人吗？……难道我现在的感觉和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事是不可救药的堕落吗？我不再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女子了吗？……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我是原来的我，还是跪在这里的另一个我？……短短的几天发生了多么可怕的事情！多么错综复杂的感觉！我的心累极了！……天哪，我的上帝，你是听到了我的声音还是注定要我永久祈祷而不为你听到？……我是善良的，谁也不能使我相信我不是善良的女子。爱，炽热的爱，难道是一种卑劣行径？……但是不……这是一种幻想，一种欺骗。我比世界上最坏的女人还要坏。在我体内，有一条毒蛇在咬啮我，在毒害我的心……我的感觉是什么？你为什么杀死我，我的上帝？为什么不把我永久打入地狱？……这是可怕的，但我要忏悔，我要独自一人对上帝

忏悔，愿你能听见，我还要向教士忏悔。我憎恶我的母亲。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并没有讲过我母亲的一句坏话。我不知道怎么发生的……我有多么坏！魔鬼抓住了我的心。上帝啊，拯救我吧，因为凭我自己的力量已不能战胜我自己了……有一股可怕的力量把我从这个家推出去。我要逃走，我要逃离此处。如果他不带我走，我就是爬着也要随他而去……多么神圣的快乐与如此凄楚的痛苦在我胸中交融！……天哪！我的上帝，请给我指明道路。我只是想去爱。我不是为了这吞噬我的怨恨而降临人世。我不是为了隐瞒，不是为了撒谎，也不是为了欺骗而降临人世。明天，我要到大街上去，站在街心对每一个路过的人呼喊：‘我爱！我憎恨！’……这样，我的心会由此而得到宽慰……能使一切都和睦相处，能够爱和尊重世上所有的人，那是多么幸福啊！圣母马利亚保佑我吧……可怕的念头再次袭来。我不愿意想它，却又在想它。我不愿意感觉它，却又感觉到了它。啊！这一点我不能自欺欺人。我不能摧毁它，冲淡它……但我能承认它，我现在承认了，我向你忏悔：上帝，我憎恶我的母亲！”

最后她昏睡过去了。在朦胧的睡梦中，她的想象为她再现了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人物形象虽然失真了，但基本情景并没有改变。她听见大教堂的钟敲响了九点，高兴地看到老女佣已进入恬静的梦乡，于是便蹑手蹑脚走出房间；接着又轻轻地走下楼梯，没有站稳一步决不轻移另一步，以免弄出极轻微的声响。她在女佣的房间和厨房转了一圈，来到了果园，在那里，她驻足片刻，仰首望了望繁星点点的天空。风停息了，深夜万籁俱寂。黑夜里，仿佛有一对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盯视着她，有一双耳朵正在暗中监听，等待着一件大事……黑夜明察秋毫。

然后，她走近餐厅的玻璃门，离门还有一段距离时，她谨慎地向里张望着，生怕被里面的人发觉。在餐厅的灯光下，她看见了她母亲的背影。忏悔神父坐在右边，他的侧影被扭曲得奇形怪

状，鼻子变得又尖又长，像是一只怪禽的喙；整个身影变成了一副剪影，又黑又浓，棱角分明，瘦骨嶙峋，那模样滑稽可笑。对面坐的是卡瓦尤科，他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更像是一条龙。罗莎里奥看见他的蓝眼睛，犹如两盏镶着凸镜的巨灯。那耀眼的目光和野兽般强壮的身影使她不寒而栗。利库尔戈大叔和其他三个人映出的怪模怪样的小人形，她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肯定是在一个泥塑玩具娃娃的集市上看见过，那是一种同样的傻笑，同样粗鲁的相貌，同样呆滞的目光。那条龙正在挥舞着手臂，他的手臂不像是在比划，倒像是风车的车翼在转动，两只绿色的眼球在来回转动，像是药铺门前的广告灯。她的眼睛模糊了……谈话好像很热烈。忏悔神父挥动着翅膀，他是一只欲飞不能而又倨傲的鸟。他的喙一会儿伸长一会儿弯曲，他怒气冲冲时便竖起他的羽毛，怒气平息后又收拢起来，把他的秃头藏在翅膀下面。随后，小泥人们也动了起来，想要变成人。弗拉斯基托·贡萨莱斯竭力要变成一个男子汉。

罗莎里奥目睹了那场亲热的谈话后，感到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惧怕。她离开了玻璃门，继续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她的目光环视四周，看看是否有人在监视她。她没有看见一个人，但又觉得有数百万双眼睛在注视着她……可是，她的恐惧、羞涩，在刹那间都烟消云散了。在平松先生住的房间的窗前，出现了一个身着蓝色服装的人，衣服上的纽扣闪闪发光，如同一排小灯。她向前走过去，就在此刻，她感到一双披着金丝银带般的胳膊像托起一根羽毛一样托起了她，迅速把她抱进了房间。一切都变了。突然，响起了一声爆裂声，一声震撼宅院的敲击声，两人谁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吓得瑟瑟发抖，沉默不语。

此时正是那条龙击碎餐厅那张桌子的一瞬间。

第二十五章

意外的事件

——惊慌失措的旅客

故事又变换了一个场面。你们看见的是一间美丽、明亮、朴素、惬意、舒适并令人吃惊地整洁的房间。地上铺着精致的草席，洁白的墙壁上装饰着精美的圣徒像和几件艺术价值可疑的雕塑品。古老的红木家具被擦得闪闪发亮，祭坛上供奉着一尊家庭祈祷用的、身着蓝白两色华丽服饰的圣母像，还堆放着数不清的有趣的小玩意儿，一半是圣物，一半是俗品。屋里还有用小玻璃珠镶成的小画片，圣水池，一座雕有上帝的羔羊的钟架，一张已卷曲的复活节前星期日用的棕榈叶，以及不少插着没有香味的玫瑰绢花的花瓶。一个巨大的栎木书架上放着不少精选藏书：有追求享乐、骄奢淫逸的贺拉斯，旁边是慈祥的维吉尔，在他的诗篇中可以看到激奋的黛杜^①在跳动，在热恋；还有长着既优美动人又淫邪谄媚的大鼻子的奥维德；旁边放的是说话刁钻的格言派马提亚利斯；热情奔放的提布卢斯和伟大的西塞罗放在一起；严肃的提图斯·利维乌斯和凯撒大帝的刽子手、可怕的塔西佗紧挨着；还有泛神论者卢克莱修；专写讽刺作品的尤维纳利斯；认为最好的古典喜剧就是围着磨盘转的普劳图斯；认为他的死亡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善行的哲学家塞内加；长于修辞学的金提利亚努斯；满口仁义道德的奸诈之徒萨卢斯提乌斯；普林尼兄弟，斯维

① 维吉尔诗篇中的主人公之一。

托尼乌斯和巴罗。总而言之，所有古罗马学者，从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到鲁提利乌斯，应有尽有^①。

但是，正当我们匆匆列出这些作家名字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有两个女人走进了房间。天色尚早，但在奥巴霍萨人们起得更早。鸟儿在笼子里歌唱，梳理着羽毛，教堂敲响了做弥撒的钟声，卖奶人赶着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悦耳响声的奶羊挨家挨户挤奶。

我们在前面描述的房间里看到的这两位夫人是听完弥撒回来的。她们身穿黑色衣服，每人右手拿着一本祈祷书，手指上绕着一串念珠。

“你叔父很快会回来的，”一位夫人说道，“我们在他开始做弥撒的时候走的，但他很快就会做完的，现在他大概正在圣器室里换法衣。我本应听他的弥撒，可我今天太累了。”

“我今天只听了马希斯特拉尔先生的弥撒，”另一位夫人说道，“马希斯特拉尔一口气念完了弥撒，我想我没有听进去，因为我的心情很不安定，总不能忘掉我们所遭遇的这些可怕的事情。”

“怎么办才好！……需要有耐心……听听你叔父是怎么劝告我们的。”

“唉！”另一个夫人说道，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的血在燃烧。”

“上帝会保佑我们的。”

“想到像您这样的夫人竟受到一个……的威胁！而他仍执迷不悟……昨晚，悲翡达夫人，我照您的吩咐到库兹科寡妇的旅店去了，得到了新的消息。堂佩佩和巴塔亚旅长总是形影不离，在

^① 以上所列学者，均为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古罗马作家、政治家，为方便阅读，不一一注释。

商谈……啊，耶稣，上帝，我的主啊！……他们在商议极卑劣的计划，还一瓶接一瓶地喝着酒。他们是两个无赖，两个酒鬼。毫无疑问，他们在商议干一桩大坏事。由于我对您非常关心，昨晚我留在小客店里，看见堂佩佩出去，我便随后跟着他。”

“他到哪里去了？”

“他去娱乐场了，是的，夫人；去娱乐场了，”另一位夫人回答道，显得有点儿慌乱。“后来他又回家了。唉，我因为忙于这种盯梢活动，很晚才回到家里，被我叔父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但是，我无法挽救……神明的耶稣，保佑我吧！眼看着一个像您这样的人处于这种危难时刻，我却无能为力，我都要疯了……没什么，没什么，夫人；我看也许这些无赖会袭击您的家，把罗莎里奥从我们身边夺走……”

悲翡达夫人的目光盯在地上，沉思良久。她脸色苍白，眉头紧锁，最后说道：

“那么，我看没有办法来阻止它了。”

“我倒有个办法，”另一位夫人激动地说道，原来，她是忏悔神父的侄女，哈辛托的母亲。“我有一个极其简单的办法。我与您说过，可您不喜欢。唉，我的夫人，您太善良了。在像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做事不必考虑得那么十全十美……把那些顾虑统统抛到一边去吧……难道这样会得罪上帝吗？”

“玛丽亚·雷梅迪奥斯，”夫人高傲地说道，“别胡言乱语。”

“胡言乱语！……您，靠您的智慧是无法制伏您的侄儿的。还有什么比我的建议更简单的？既然现在没有王法来保护我们，就让我们自己来主持公道吧。您家里不是有一些愿为您赴汤蹈火的人吗？那么就召集他们来，对他们说：喂，卡瓦尤科、帕索拉戈或其他什么人，今天晚上你们蒙上脸，别让人家认出来，再带上一个心腹朋友，然后到圣法斯大街拐角处等着。你们在那里等一会儿，等堂何塞·雷伊经过牛杂碎市大街到娱乐场去的时候

——因为他一定会去娱乐场的，明白了吗？——当他经过的时候，你们出来拦住他，吓唬他一下……”

“玛丽亚·雷梅迪奥斯，别蠢了。”夫人正色说道。

“只是吓唬他一下，夫人；您仔细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吓唬他一下。怎么，难道我劝您去犯罪不成？……耶稣，圣父，我的救世主！仅仅是这样的念头，就使我不寒而栗，仿佛眼前就是刀光剑影。绝不会是这样，我的夫人……吓一吓，只是吓一吓罢了。这样，让这个无耻之徒知道我们已作好了自卫的准备，他独自一人去娱乐场，夫人，完完全全一个人，到那里去和他的那些佩刀戴盔的狐朋狗友见面。您想象一下，他受到了惊吓，断了几根肋骨，并没有严重的伤害，便会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他害怕了，逃离奥巴霍萨，或许他得卧床半个月。就是这样，要嘱咐他们吓唬一下就行了，绝不是杀人……要当心这点，但要狠狠地揍他一顿。”

“玛丽亚，”悲翡达夫人傲慢地说道，“你不配有一个高尚的理想，一个伟大的、普度众生的决心。你劝我做的是一种懦弱的卑劣行径。”

“好吧，那我就闭口不说了……唉！我有多傻！”忏悔神父的侄女低声下气地嘟哝道，“我收回我的傻话，等您失去了您的女儿我再来安慰您。”

“我的女儿！……夺走我的女儿！”夫人突然怒气冲冲地喊道，“只要听见这句话，我就要发疯。不，他们决不能把她从我身边夺走。如果罗莎里奥现在不能按我的意愿去憎恨那个无赖，那么以后她会憎恨他的。一个母亲的权威会起到一定作用的……我们要连根拔掉她的恋情……更确切地说，她的任性，如同拔掉一棵还没来得及扎根的幼苗……不，这不可能，雷梅迪奥斯。无论如何，这不可能！这个疯子就是采用最卑劣的手段也无济于事。与其看到她成为我侄儿的妻子，不如让她遭受痛苦。甚至是

死亡。”

“宁愿她死，宁愿把她埋葬，用她去喂蛆虫，”雷梅迪奥斯双手交叉，好像背诵祈祷词一样说道，“也不愿看到她落在……唉，夫人！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您可别生气，让步是软弱，因为罗莎里奥已经暗地里和这个狂妄之徒幽会好几次了。前天晚上的事，据我叔父所讲，我觉得是堂何塞通过卑劣手段以达到他目的的阴谋诡计。许多人都这么做……唉！神明的耶稣，我不知道除了教士以外怎么还会有人答理他。”

“闭嘴，闭嘴，”悲翡达夫人冲动地说道，“别跟我提前天晚上的事。多么可怕！玛丽亚·雷梅迪奥斯……我知道愤怒会永远毁掉一个人的灵魂……我心急如焚……不幸的我，遇上这种事情，而我又不是个男子汉！……可是！说实话，我对前天晚上发生的事疑虑未消。莉芙拉达一遍又一遍地发誓说进来的就是平松。我的女儿否认一切，我的女儿从没有撒过谎！……我还是不信。我觉得平松只是个骗人的幌子，仅此而已……”

“我们还是回到老话题吧，一切坏事的根子都在这个令人讨厌的数学家，……唉！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的心并没有骗我……那么，我的夫人，您就甘心去忍受更加可怕的事吧，如果您不下决心把卡瓦尤科叫来，对他说：卡瓦尤科，我希望……”

“你又回到老问题了；你的头脑也太简单了……”

“噢！我是头脑简单的人，这我承认；但是如果我想不出其它办法来，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直来直去。”

“你想用棍棒和恐吓的蠢办法，是谁都可以想出来的。你头脑简单，雷梅迪奥斯，所以当你想解决一个严重问题的时候，就会这样想入非非。我要想出一个与出身尊贵、行为高尚的人身份相称的方法。揍人！多么愚蠢！另外，我不愿意指使别人碰破我侄儿一点儿皮，这决不允许。上帝会选择令人心悦诚服的途径来

惩罚他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保证上帝的旨意毫无障碍地得以实现，玛丽亚·雷梅迪奥斯，解决这些问题应该直接找到事情的根源。可是你不明白什么叫根源……你看到的只是细枝末节。”

“也可能是这样，”神父的侄女谦恭地说道，“上帝为什么让我这样愚蠢，对这种高尚的事情一窍不通。”

“必须追根究底，追根究底，雷梅迪奥斯。你还不明白吗？”

“不明白。”

“我侄儿已不是我侄儿，告诉你吧：他亵渎神明，不敬上帝，散布无神论，煽动闹事……你知道什么是煽动闹事？”

“就是那些用汽油在巴黎纵火，毁坏教堂，枪击神像的人……这一点我们说到一块儿了。”

“那么我的侄儿就是干这一切的……唉！假如只有他一个人在奥巴霍萨就好办了！……但不是这样，我的孩子。上帝有时会允许通过一系列不幸——短暂的灾难的考验——来惩罚我们，我的侄儿就等于一支军队，等于政府当局，等于市长，等于法官；我的侄儿已不是我侄儿，他是统治阶级，雷梅迪奥斯；他属于由那些无赖组成的在马德里发号施令的另一个民族，他们控制了物质力量，控制了表面上的民族，因为真正的民族是那个沉默、纳税和受苦受难的民族。他们控制了假民族，签署命令，发表演说，组织伪政府，建立伪政权，一切都是假的。我侄儿现在就是这样的人。你必须学会看事物的本质。我的侄儿是政府、是旅长、是新法官，因为他们臭味相投，所以事事都帮着他，他们情同手足，狼狈为奸……你必须明白，我们要防范所有这些人，因为他们大家是一个人，一个人又是大家，这就必须从整体上打击他们，不是用棍棒守在街道拐角处，而是要像我们的祖先打击摩尔人那样打击他们，像打击摩尔人那样，雷梅迪奥斯……我的孩子，要弄明白这一点；开动你的脑筋，想出一个不庸俗的主意来……要提高自己，高瞻远瞩，雷梅迪奥斯。”

堂伊诺森西奥的侄女被这么伟大的思想惊得目瞪口呆。张大了嘴巴想说些附和如此非凡的思想的话，然而只是叹了一口气。

“像打击摩尔人一样，”悲翡达夫人重复道，“这是摩尔人和基督徒之间的问题。你认为只要吓唬一下我侄儿就万事大吉了！……你有多蠢，你没看见他的朋友在给他撑腰吗？你没看见我们都要听任这个无赖的摆布吗？你没看见任何一个下级军官只要乐意就可以放火烧了我的家吗？……可你哪能想到这些？你不明白必须追根究底？你不明白我的敌人的庞大、凶狠，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帮人？……你不明白我侄儿——正像今天我所面临的——他不只是一个灾害，而是一场瘟疫？……要对付瘟疫，亲爱的雷梅迪奥斯，我们必须有上帝的一营兵力来消灭这些由马德里派来的邪恶的大兵。我告诉你，这将是一场伟大而光荣的战斗。”

“如果最终是！……”

“可你还在怀疑？今天，我们会看到这里要发生的可怕事情……”夫人极不耐烦地说道，“今天，今天。现在几点了？七点钟。这么晚了还不见一点动静！……”

“也许我叔父知道点什么，他已经来了。我感觉他正在上楼梯。”

“感谢上帝……”悲翡达夫人补充道，一面站起身来准备迎接忏悔神父。“他会告诉我们一些好消息的。”

堂伊诺森西奥急匆匆地走进来。他那陡变的脸色，说明他那颗献给宗教和拉丁文研究的虔诚的心，不像往常那样平静了。

“大事不好。”他说道，一面把帽子放在一把椅子上，动手解开长袍的带子。

悲翡达夫人大惊失色。

“他们正在抓人，”堂伊诺森西奥压低声音补充道，好像每把椅子下面都藏着一个士兵似的。“毫无疑问，他们怀疑这里的人将不堪忍受他们的凌辱，就挨家挨户搜捕所有知名的勇士。”

夫人重重地坐在了一把大扶手椅上，两手紧紧地抓住椅子的木扶手……

“不会有多少人束手就擒的。”雷梅迪奥斯说道。

“他们中的许多人……许多人，”堂伊诺森西奥以赞扬的神情对夫人说道，“他们都及时逃走了，并且带着武器骑着马奔比亚奥伦达去了。”

“拉莫斯呢？”

“在大教堂里有人对我说，他是搜捕的重点……噢，我的上帝！就这样把一些清白无辜的人抓了起来……哎，我真不明白善良的西班牙人会有如此的忍耐精神。我的悲翡达夫人，说到抓人，我忘了告诉您应该马上回家去。”

“是的，马上……这些强盗也要搜查我的家？”

“有可能。夫人，今天是我们倒霉的日子，”堂伊诺森西奥以庄严而激动的口气说道，“上帝，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家有六七个全副武装的男子，”夫人愤怒地说道，“多么凶恶！还想把他们也抓去吗？……”

“一定会的，平松先生不会忘掉告发他们的。夫人，我再重复一遍，今天是我们的倒霉之日。但是，上帝将保护无辜。”

“我走了。您可别不去我那里。”

“夫人，我一上完课……我想今天城里到处人心惶惶，没有孩子来上学……但不管有课没课，过一会儿我一定到您那里去……我不愿意您独自一人走，夫人。这些野蛮的大兵在街上横冲直撞，气势汹汹……哈辛托，哈辛托！”

“不必了，我一个人走吧！”

“叫哈辛托陪您，”哈辛托母亲说道，“他应该起床了。”

他们听到小博士飞快地从楼上下来的急促脚步声，只见他满脸通红，气喘吁吁。

“出了什么事？”他叔祖父问道。

“在特洛伊姐妹家里，”小伙子说道，“在她们家……那么……”

“快点儿说。”

“卡瓦尤科在那里。”

“在那上面？……在特洛伊姐妹家？”

“是的，先生……他在平台上跟我说话，他说他害怕他们到那儿去抓走他。”

“噢，真是个畜生！……这个蠢货要被抓住了。”夫人不安地跺着脚喊道。

“他想下楼到这里来，让我们把他藏在我们家里。”

“藏在这里？”

神父和侄女面面相觑。

“叫他下来！”悲翡达夫人激动地说道。

“到这里来？”堂伊诺森西奥面有难色地重复道。

“到这里来，”夫人回答道，“我想不出还有更安全的家。”

“他能轻而易举地从我房间的窗户跳进来。”哈辛托说道。

“如果非这样做不可的话……”

“玛丽亚·雷梅迪奥斯，”夫人说道，“如果把他也抓走了，那就一切都完了。”

“我真蠢、真笨，”神父的侄女说道，一面用手按住胸口，把正要长叹的一口气憋了回去，“不过他们是抓不到他的。”

夫人很快就走了，片刻之后，人马座便舒舒服服地坐在堂伊诺森西奥先生平时写布道词时坐的扶手软椅里了。

我们不明白消息怎么会传到巴塔亚旅长的耳朵里，但是毫无疑问，这位机灵的军人知道了奥巴霍萨人已改变了主意，于是就在那天清晨下令逮捕那些我们有关暴动的丰富语言称之为英雄好汉的人。伟大的卡瓦尤科奇迹般地逃脱了，躲藏在特洛伊姐妹家里；但他认为那里不保险，于是如上所述，下来躲到这位慈悲神

父那神圣的、不引人怀疑的宅院里。

军队占领了市镇的各个要点，晚上对进出的人严加查问；但是拉莫斯逃脱了，他有意无意地嘲弄了军队的戒备。这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于是一大群人在比亚奥伦达附近的村落里结盟起誓，他们晚上聚集白天分散，紧张地准备着起义大事。拉莫斯四处奔走，招募人员，补充武器。由于军队正在纳哈拉的比亚胡安追剿阿塞罗兄弟，我们的骑士英雄的队伍便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夜晚，他大胆施展计谋或采用贿赂手段，冒险潜入奥巴霍萨。他的声望和他在市镇上受到的保护，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护身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军队对当地那些普通人指手画脚的嚣张气焰，在这位勇敢的斗士面前则不得不有所收敛。在西班牙，特别是在战争年代，总有那种道德败坏的现象，常常可以看到对强者卑躬屈膝的容忍，对弱者丧心病狂的残害。因此，卡瓦尤科依靠胆量、贿赂或其它什么办法，进入奥巴霍萨招募更多的人马，收集更多的武器和筹备更多的军饷。为了更安全或为了掩人耳目，他从不踏进自己的家门，也不去悲翡达家商讨重大事情；他常在这个或那个朋友家吃晚饭，喜欢在某个神父的受人尊敬的家中歇息，主要是在堂伊诺森西奥家里，在那倒霉的大搜捕的清晨，他就是在那里避难的。

与此同时，巴塔亚电告政府，说破获了一个暴乱集团。其首犯已被逮捕，少数漏网分子已四处逃窜，我们的军队正在积极追剿之中。

没有什么能比探求使我们感到惊异或不安的事情的原因更津津有味，也没有什么能比找到这种事情的原因更令人快慰。当我们在始终伴随着观察人类自然感应的冲动驱使下，看到了明争暗斗中人们的激情的时候，我们得以发现这条波涛翻滚的河流的隐秘源头，这使我们感到了一种与地理学家和地质勘查者极其相似的快慰。

现在，上帝把这种快慰赐给了我们。因为当我们探究在这个历史故事中搏动心脏的隐秘时，我们发现了一个事实，无疑，它是导致我们要在此叙述的这些重大事情的原因，即一种激情，它是我们正在考察的这条奔腾河流源头的第一滴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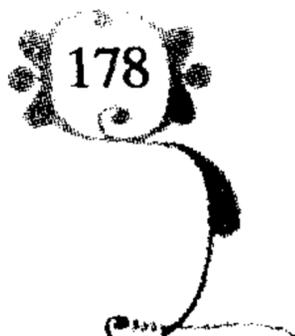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叙述吧。为此，我们暂且搁下波伦蒂诺斯家的夫人，也不理会那天早晨她和玛丽亚·雷梅迪奥斯谈话时所发生的事情。她惶恐不安地走进她的住宅，在那里她不得不忍受平松先生的表白和殷勤，他保证，只要有他在，夫人的家就不会被搜查。悲翡达夫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高傲地回答了他，平松则有礼貌地请求夫人解释为什么对他这样冷漠，她的回答是请他离开这个家，并要他交代在这里所干的背信弃义的勾当。堂卡耶塔诺来了，他和平松以男子汉对男子汉的方式交谈了几句，但是我们现在更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情，让我们暂且丢下波伦蒂诺斯家的人和中校不管，回过头来分析上面所述的历史源头吧。

我们应该注意一下玛丽亚·雷梅迪奥斯这位可尊敬的女人，对于她，必须费些笔墨作个交代。她是一位夫人，一位名副其实的夫人，尽管她出身极其卑微，她亲叔叔堂伊诺森西奥的出身也同样低微，但他以教士身份以及他的学问和尊严赢得了人们的赞扬，他的美德使得整个家族大放异彩。

雷梅迪奥斯对哈辛托的爱是母爱中所蕴藏的最炽烈的一种感情。她爱他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她把儿子的利益置于一切人类利益之上，她认为他儿子是上帝创造的才貌双全的完美典型，为了她儿子的幸福与尊贵，她情愿献出她的整个一生以至部分永恒的荣耀。母亲的感情——不管其如何圣洁和高尚——是惟一接受夸张，惟一不因癫狂而退化的感情。不过，在生活中有一种并非异常的奇特现象，那就是说，如果这种过度的母爱不能与绝对纯洁的心灵和完美的正直相一致，便往往会误入歧途，从而变为一种可悲可叹的狂热，并像其它任何超常热情一样，终将酿成重大过错和灾难。

在奥巴霍萨，玛丽亚·雷梅迪奥斯被看做是贤德和侄女们的典范，也许事实上就是这样。她对一切需要她的人都热情相助，从没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对象，也从没参与任何阴谋诡计。她为人慈悲，以至达到了被认为是装模作样的地步；她好施乐善；她井井有条地管理着她叔父的家；她所到之处备受人们的欢迎、敬佩和款待，尽管她常常唉声叹气，说起话来语调哀怨。

可是，在悲翡达夫人家里，这位杰出的夫人却显出几分逊色。很久以前。当善良的忏悔神父家境贫困时，玛丽亚·雷梅迪奥斯——既然是真实的，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呢？——曾在波伦蒂诺斯家当过洗衣妇。不要以为悲翡达夫人会因此对待她就很傲慢。绝不是这样，她对她不仅毫无傲慢之举，且有一种姐妹情谊。她们同桌就餐，一起祈祷，互诉衷肠，在积德行善、虔诚信教以及家务事情上……都能互相帮助，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在新



升夫人和原始夫人之间总有一条既看不见，又不可逾越的鸿沟。悲翡达对玛丽亚以你相称，但后者却从不敢这样称呼对方。堂伊诺森西奥的侄女在她叔父的女友面前感到那样渺小，以至在她天生的卑微上又蒙上了一层奇怪的悲哀色彩。尽管她看到善良的神父成了夫人家的不可替代的高级顾问，看到她的被人崇拜的小哈辛托和小姐亲热得如同恋人，但是这位可怜的母亲兼侄女却尽可能地少去悲翡达夫人家。

应该指出，玛丽亚·雷梅迪奥斯一站在悲翡达夫人身旁就相形见绌——此处表过不提，这对她来说是很不愉快的，因为在那个唉声叹气的女人心里，如同每一个活着的人一样，都有一点儿尊严……能看到她儿子与罗莎里奥结婚，看到他成为有钱有势的人，看到他跟悲翡达夫人结亲，是跟夫人！……啊！这对玛丽亚·雷梅迪奥斯来说是她的全部天地，是她的今生与来世，是她的现在与未来，是她的全部生命。几年来，她的思想和心里一直充满着那样一种甜蜜的希望之光。正因为如此，她为人时好时坏，正因为如此，她时而虔诚时而卑下或时而凶狠时而大胆，正因为如此，她才活着，假如没有这样的理想，玛丽亚——她是远景的真正化身——也就不存在了。

从她的外表看，玛丽亚·雷梅迪奥斯是最无足轻重的了。但她精力旺盛、生机勃勃，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小，尽管她已守寡很久，但还总是穿着孝服。

自卡瓦尤科进入忏悔神父家那日起，已经过去五天了。这天傍晚时分，雷梅迪奥斯端着灯走进她叔叔的房间，把灯放在桌子上之后，便在老头对面坐下来，老头自下午后半晌以来，就一直木然不动地坐在他的大扶手椅里，思考着什么，仿佛钉在那里似的。他的手指支撑着下巴，发黑的下巴堆起几道皱纹，他已三天没有刮胡子了。

“卡瓦尤科今晚到这里来吃晚饭吗？”他问侄女。

“是的，先生，他来这里吃饭。在这受人尊敬的家里，是这个可怜的人儿最感安全的地方。”

“可我并不觉得有多么安全，尽管他们尊重我的住宅。”忏悔神父回答道，“勇敢的拉莫斯得冒多大风险！……有人告诉我，在比亚奥伦达和它的四周有许多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听到些什么吗？”

“说军队正在为所欲为……”

“这些暴徒没有来搜查我的家真是不可思议！我保证，如果我看见一个身穿红色裤子^①的人进来，我就会一声不吭地死去。”

“我们这不是好好的嘛！”雷梅迪奥斯说道，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怎么也不能忘记悲翡达夫人的难处……唉！叔叔！您应该到她那里去看看。”

“今晚去那里？……街上有军队巡逻。你想想，士兵可以为所欲为……夫人受到很好的保护。那一天，他们搜查了她的家，带走了她家的六名武装人员，但后来又把他们放了回来。而我们要是碰上了那种麻烦，却没有人来保护我们。”

“我已吩咐哈辛托到那里去陪会儿夫人。假如卡瓦尤科来的话，我们叫他也到那里去……我总觉得，这帮流氓正在策划什么阴谋来对付我们的女友。可怜的夫人，可怜的罗莎里奥！……一想到只要采纳两天前我向悲翡达夫人提的建议就可避免发生这一切时……”

“亲爱的侄女，”忏悔神父冷漠地说道，“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来实现我们圣洁的目的……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们失败了，雷梅迪奥斯。你承认这一点吧，别再固执了，罗莎里奥不会成为我们的小宝贝哈辛托的妻子。你金色的梦，你幸福的理想，有一个时

① 当时西班牙军队的制服裤子是红色的。

期看来是可以实现的，我作为一个好叔叔，我为此奉献了我智慧的全部力量，但这一切都变成幻想，化为泡影。障碍重重啊，那个家伙干的坏事，姑娘对他的满腔热情以及其它一些我不便说的原因，把整个事情颠倒了过来。我们本来正在取得节节胜利，突然间，我们被打败了。唉，我的侄女！承认这事实吧。眼下，哈辛托要比这个疯丫头强得多。”

“这都是任性和固执，”玛丽亚以极不恭敬的不悦口吻回答道，“收起您说的那一套吧，叔叔！伟大的头脑正在闪光……以悲翡达夫人的高尚，加上您的智慧，你们无所不能。遗憾的是上帝把我创造得这样笨，正如夫人所说，我头脑里装的是砖头和灰浆，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

“假如她和您允许我干的话，事情就已经解决了。”

“用棍子？”

“别害怕，用不着把眼睛瞪得这么大，这又不是去杀任何人……算了！”

“用棍子的办法，”神父微笑道，“那就是宰人……这你知道。”

“哼！……您也说我残忍狠毒……您很清楚，我连踩死一条小虫的勇气都没有……要知道。我不想杀死任何人。”

“总而言之，我的孩子，不管你怎么绕弯子，堂佩佩·雷伊都要把姑娘带走，这已经无法避免了。他准备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卑鄙的手段。假如罗莎里奥……她那严肃的脸蛋和天使般的眼睛使我们上了大当！不对吗？……我说，如果罗莎里奥不爱他……那我们就……一切都顺理成章；可是，唉！她爱他，如同罪犯爱魔鬼一样，她在罪恶的烈火中焚烧。我的侄女，她已跌进了万恶的淫荡陷阱。我们应是正直和公道的人，别再去看不一对下贱货，不要再去想他们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

“您不懂得女人，叔叔，”雷梅迪奥斯以虚伪的奉承口气说道，“您是一位圣洁的男人，您不明白罗莎里奥的举动不过是一种任性，打她两个嘴巴或抽她几鞭子就会治好的。”

“侄女，”堂伊诺森西奥以严肃而认真的口气说道，“当事情闹大时，任性便不再是任性，应该换另一种叫法了。”

“叔叔，您不知道您说了些什么。”侄女回答道。她的脸陡然涨得通红。“那么，您竟敢猜想罗莎里奥？……太过分了！我要保护她，是的，我要保护她……她像天使一样纯洁……得了吧，叔叔，说起这种事情我的脸就发热，您惹我生气了。”

说到这里，这位善良的教士脸上蒙上了一层悲哀的阴影，看上去像一下子就老了十年。

“亲爱的雷梅迪奥斯，”他补充道，“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已经做了良心所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一切事情。我们盼望看到哈辛托与奥巴霍萨的首富之家结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我们盼望看到他成为姑娘所拥有的这个城市的七幢住宅，蒙多格兰德牧场，阿里巴庄园的三个大果园，恩科缅达封地以及其它地产和房产的主人，同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你的儿子很有出息，这是众所周知的。过去罗莎里奥喜欢他，他也喜欢罗莎里奥，眼看好事玉成。毫无疑问，由于我们的出身，夫人原本并不热心，只因我是她的忏悔神父和朋友，从而受到她的尊敬和崇拜……后来她好像很乐意了。但是，突然来了这个该死的青年。夫人对我说，她对她的哥哥有承诺，不敢拒绝他的建议。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可是，对此我该怎么办呢？唉！你不大明白。我老实对你说吧，如果雷伊先生是个正派人，能够使罗莎里奥幸福，我也就不过问此事了。可这个青年在我看来是一个灾难，我作为夫人家的忏悔神父，应该干预此事，并且已经干预了。你知道，正如俗话说的那样，我和他成了冤家对头。我揭穿他的邪恶，揭露他的无神论，把他那唯物论者心灵上的脓疮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夫人也承认是把女

儿推向邪恶……唉！我花费了多少心血。夫人犹豫了，我不断地增强她动摇的勇气，劝她采用正当手段对付她的侄儿，以至悄无声息地把他赶走；我给她出一些精明的主意，因为她经常向我表白她那充满惶恐的纯洁心理，我便安慰她，阐明我们对付那个凶恶敌人的战斗达到什么程度仍不失为正当手段。我从未劝她采用暴力和流血的手段，也没劝她采取过火行为，而是运用那些构不成犯罪的巧妙手段。我泰然自若，亲爱的侄女。可你心里很明白，我一直像黑奴那样在斗争，在工作。唉！每当我晚上回到家里说：玛丽亚，我们进行得很顺利，十分顺利，你就欣喜若狂，没完没了地吻我的手，还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为什么你现在生气了，一反你平时的高尚品德和平静性格？你为什么责备我？你为什么说你在发火，并说我任人摆布？”

“因为您，”女人说道，她的愤怒并没减弱，“突然胆小怕事了。”

“因为事事都对我们不利，孩子。这个该死的工程师有军队撑腰，可以为所欲为。小姑娘爱他，小姑娘……我不想多说。不可能了，我告诉你不可能了。”

“军队！但是，您和悲翡达夫人一样，认为将会爆发一场战争，认为要把堂佩佩从这里赶走，就得半个国家起来反对另外半个……夫人已经发疯了，您也跟着发疯。”

“我和她的看法一致。由于雷伊跟军队关系亲密，个人问题便扩大化了……但是，唉！我的侄女，如果说两天前我还怀着我们的勇士一脚把军队踢出去的希望，那么自从我看到事情发展的趋势，看到大部分人还没有动手就被逮捕，以及看到卡瓦尤科东躲西藏，已经失败，我对一切都丧失了信心。善良的要素还没有足够的物质力量来粉碎错误的执行者和使者……唉！我的侄女，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吧。”

这时，堂伊诺森西奥也像他侄女说话时的方式一样，重重

地叹息了两三声。玛丽亚却出人意料地保持沉默，至少从表面上看，她没有愤怒，也没有她平日那种浅薄的感伤情调，只有深沉和庄重的悲伤。待她善良的叔叔结束了他那冗长的演说之后，两颗泪珠顺着她红润的脸颊滚落下来，紧接着就听到隐忍不住的哭泣声，慢慢地，哭泣声不断增大，仿佛是大海咆哮前的骚动，玛丽亚·雷梅迪奥斯的悲伤波涛掀起了巨浪，最后变成了号啕大哭。



“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堂伊诺森西奥重复道。

“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她重复道，一面擦干眼泪。“既然我亲爱的儿子注定要做一辈子穷光蛋，现在就做吧。诉讼案日趋减少，当律师的总有一天要落得个无事可做。才智有什么用？读那么多书，费那么多脑筋有什么用？唉！我们是穷人。堂伊诺森西奥先生，终将有一天，我那可怜的儿子穷得连一个垫脑袋的枕头也没有。”

“你这个女人！”

“您这个男人！……否则，请您告诉我，您打算在您闭上眼睛的时候给他留下什么遗产？四间旧房，六本破书，贫穷，仅此而已……那种时候会到来的……什么样的日子，叔叔先生！……我可怜的儿子，他的身体越来越弱，将不能再工作……他一看书就感到头晕目眩，每当晚上学习，就会恶心，头痛……他最终要乞求别人给他一份小差使，我也将替人缝缝补补。谁知道，谁知道……我们不会沿街乞讨。”

“你这个女人！”

“我很清楚我说的话……好日子在后头。”这个杰出的女人补充道，一面哭得更加厉害了。“我的上帝！我们会怎么样呢？啊！只有一个母亲的心才能感受到这些……只有母亲才能为一个儿子的幸福遭受这么多痛苦。而您怎么能明白呢？不能，生儿育女，

为他们而含辛茹苦是一回事，在大教堂里唱送葬曲，在学堂里教拉丁文……又是另一回事。您看看，我儿子做了您的侄孙，门门功课名列前茅，是奥巴霍萨的人中之人……这对他有什么用处。他将会饿死，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当律师会有什么出路，或许他该去恳求议员们在哈瓦那给他找一个差使，在那里也将患黄热病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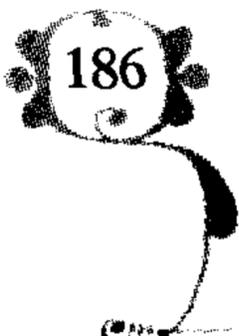
“唉，你这个女人！”

“不，我并不着急，假如我不想给您惹麻烦，我会沉默不语。我很不讲礼貌，我爱哭，我爱唉声叹气，您受不了，因为我是一个慈祥的母亲，要为我心爱的儿子的幸福操心。我要死了，是的，先生，我将默默地死去，吞下我的痛苦，咽下我的眼泪，不再折磨您神父先生……但是，我心爱的儿子会理解我的，他不会像您现在做的这样把耳朵堵起来……我真可怜！可怜的哈辛托会知道我将为他而死，知道我将用我的生命去换取他的幸福。我可怜的心肝宝贝！他有那么多优点，却注定要过一种贫寒生活，处于卑贱的地位。别这样，叔叔先生，您别那么傲慢了……不管我们多么自负，您永远是圣贝尔纳多教堂的司事蒂涅勃拉斯^①大叔的儿子……我只不过是你的兄弟——卖沙锅的伊尔德丰索·蒂涅勃拉斯——的女儿，我的儿子是蒂涅勃拉斯家族的子孙……虽然我们家族有盏圣烛台，但我们却永远也不能摆脱黑暗，我们不拥有一块土地，可以在那里说：这是我的，没有一只自己的绵羊可剪羊毛，没有一只自己的奶羊可供挤奶，也没有满满一口袋在我们自己的打谷场脱粒扬净的小麦……这一切都归咎于您的胆怯、愚蠢和软弱心肠。”

“唉……唉，你这个女人！”

神父每重复一次这句话，嗓音就提高一度，并用两手捂住耳

① 意即黑暗。



朵，左右摇晃着脑袋，显出一副痛苦绝望的样子。玛丽亚·雷梅迪奥斯刺耳的哭声越来越尖利，像一支利箭刺进这个不幸的、已经茫然不知所措的神父的脑袋。可是，这个女人突然变了脸色，号啕的哭声变成了嘶哑刺耳的喊叫，她脸色苍白，嘴唇颤抖，双拳紧握，几绺乱发披散在前额，胸中燃烧的怒火烤干了她的眼泪，她从座位上站起身来，那样子不像一个女人，倒像一个女妖似的大声喊道：

“我离开这里，我把我的儿子带走！……我们到马德里去；我不想让我的儿子在这个穷地方烂掉。我再也看不下去我的哈辛托在教士服的庇护下，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您听见了吗，叔叔先生？我儿子和我要走了！您永远也不能再见到我们，永远不能。”

堂伊诺森西奥两手交叉，像一个绝望的罪犯见到了刽子手的到来一样惊恐万状地接受着他侄女的愤怒的目光。

“看在上帝的分上，雷梅迪奥斯，”他以痛苦的声音低声说道，“看在圣母马利亚的分上……”

性情温和的侄女这种可怕的发作，是那样地猛烈而稀罕，这是堂伊诺森西奥先生五六年也未必能见到的一次。

“我是母亲！……我是母亲！……既然谁也不关心我的儿子，那就只有我来照顾他，我自己。”她像一只突然发怒的母狮一样吼道。

“看在圣母马利亚的分上，你别大动肝火……你看你是在造孽……让我们念几句天主经和万福马利亚，你就会平静的。”

忏悔神父说这些话时体如筛糠，浑身冒汗，恰如鹰爪下的可怜小鸡！失去常态的女人又用下面的话来激他：

“您一点用也没有，您是个懦夫……我和我儿子将永远离开这里，永远也不回来了。我要为他争得一席之地，我要为他谋一个好差使，您懂吗？同样，我准备用舌头舐净街道，如果这样做

能为他挣口饭吃的话，我也会把地球翻个个儿，只要这样做能为我儿子寻觅一个工作，让他升官发财，成为一个要人，一个绅士，一个产业主，一个老爷，一个伟人，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一切人，一切，一切。”

“上帝保佑我吧！”堂伊诺森西奥喊道，身子颓然倒在大扶手椅里，脑袋低垂在胸前。

沉默了片刻，这时候，可以听到那怒不可遏的女人的急促呼吸声。

“喂，”堂伊诺森西奥终于开口道，“你让我少活十年，你使我的血都沸腾起来了，你把我变成了疯子……上帝赐给我镇静吧，让我能忍受得了你！上帝，忍耐，忍耐，我需要的是忍耐，而你。侄女，求求你哭吧，洒泪吧，流鼻涕淌口水地叹气吧，叹上个十年八载的，因为你这个卖沙锅人的后代的坏脾气叫我这样生气，倒不如看到你哭丧着脸还能好受些。假如我不知道你心地是善良的！……你看，今天早上你还向上帝作了忏悔，现在你却变成了这副模样。”

“是的，可这是您引起的，是您。”

“就因为我在哈辛托和罗莎里奥的问题上我劝你逆来顺受？”

“因为正当一切都顺利进行的时候，您却向后退了，让那雷伊先生把罗莎里奥夺走。”

“这我怎么去阻止呢？夫人说得好，你脑子里尽是砖头。你想要我仗剑挺身而出，顷刻之间把整个军队剁成肉泥，然后再对雷伊说：‘您把姑娘给我放下，要不就砍断您的脖子’？”

“那倒不是，可当我劝说夫人吓唬一下她的侄儿时，您非但不是像我一样劝他，反而横加阻拦。”

“你想进行恐吓都想疯了。”

“因为‘疯狗既死，狂犬病除’。”

“我不能劝人去干你说的那种吓人的事，这是一桩生死攸关

的事。”

“是的，因为我是个惯于威胁恫吓的人，不对吗，叔叔？”

“你知道动手打人是卑劣行径。另外，你认为他这个人能被吓住吗？他的朋友们呢？”

“晚上他一个人出门。”

“你怎么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他每走一步我都了如指掌。明白了吗？库兹科寡妇跟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行啦，你别再叫我发疯了。那么谁去教训他呢？……说给我们听听。”

“卡瓦尤科。”

“那么他答应了？……”

“没有。但是如果您吩咐他干，他就会干的。”

“别说了，你让我静一会儿吧。我不能指使人去干这种暴行。一次恐吓！这是什么行为？你已经跟他谈了吗？”

“是的，先生；但他没有理睬我，更确切地说，他拒绝了。在奥巴霍萨，只有两个人说话能够决定一切，那就是您和悲翡达夫人。”

“那么由夫人去吩咐他做好了，如果她愿意的话。我从来也不会出主意叫人采用暴力手段。你相信吗？当卡瓦尤科及他的同伙在议论武装起义的时候，我并没有暗示他们去流血，没有，没有这种事儿……如果悲翡达夫人愿意……”

“她也不愿意。今天下午我跟她谈了两个小时，她说她赞成打仗，并将千方百计支持战争，但是她不会命人去暗害人。如果说这是一件大事……她不赞成是有道理的，可我并不想伤害人，我仅仅是想吓唬他一下。”

“既然悲翡达夫人不敢命人去恐吓工程师，那么我也不敢，你明白吗？我的良心是第一位的。”

“好，”侄女回答道，“您就告诉卡瓦尤科今晚跟我走……不用对他说别的。”

“今晚你要出去吗？”

“我要出去，是的，先生。昨天晚上我不是也出去了吗？”

“昨天晚上？我可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生气的，是的，夫人。”

“你就对卡瓦尤科这样说：‘亲爱的拉莫斯，我很希望您今晚陪我侄女去做件事情，如果她遇到什么危险的话，你要保护她。’”

“我可以这么做。叫他陪伴你……叫他保护你。啊，好狡诈的婆娘，你想欺骗我，叫我做帮凶。”

“啊……您以为是什么？”玛丽亚·雷梅迪奥斯以讥讽的口气说道，“拉莫斯和我今晚要去砍掉许多人的脑袋。”

“别开玩笑。我再对你说一遍。我绝不会劝拉莫斯去做坏事。我觉得他已经来了……”

临街的大门传来脚步声，紧接着便听到卡瓦尤科跟佣人说话的声音，不一会儿，这位奥巴霍萨的英雄走进了房间。

“有什么新闻，拉莫斯，有什么新闻，”教士说道，“我们请您吃饭，留您住宿，您得给我们带来某种希望……比亚奥伦达发生什么事了？”

“有点事，”这个恃勇逞强的家伙回答道，一面显出疲倦的样子坐了下来。“很快就可以看到我们是否能有所作为了。”

正如一切重要人物或自命不凡的人物一样，卡瓦尤科说话留有很大余地。

“今天晚上，我的朋友，如果您愿意，您就把钱带走，那是他们给我用来……”

“正好需要……因为军队一察觉出来，就不会放我走。”拉莫斯说道，发出一阵粗野的笑声。

“别说了……我们知道您总是可以随便出入的。现在已经万事俱备。大兵们都是些好通融的人……要是他们刁难，您就塞给他们几个钱。嗯？好吧，我看您武装得不错……就差一支八响连发枪。小手枪，是吗？……还有一把匕首。”

“以防万一。”卡瓦尤科说道，从腰间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

“看在上帝和圣母马利亚的分上！”玛丽亚·雷梅迪奥斯喊道，闭起双眼，恐惧地转过脸去。“您把这家伙收起来，我一见这东西就胆战心惊。”

“如果你们没有不方便的话，”拉莫斯说道，一面收起武器，“我们吃晚饭吧。”

玛丽亚·雷梅迪奥斯很快就摆好了晚饭，以免这位英雄着急。

“您听着，拉莫斯先生，”趁大家开始吃饭的时候，堂伊诺森西奥对他的客人说道，“您今晚很忙吗？”

“有点事情要办，”勇士回答道，“今晚是我最后一次到奥巴霍萨来，最后一次。我要带走留在这里的一些小伙子，再看看怎么把藏在西鲁赫达家的硝石和硫磺取走。”

“我这么说，”神父慈祥地补充道，一面给他朋友的盘子布满菜，“是因为我侄女想叫您陪她出去一会儿。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她独自一人出去有点儿晚了。”

“到悲翡达夫人家去？”拉莫斯问道，“我刚才还在她那里，不想再去了。”

“夫人好吗？”

“她提心吊胆。今天晚上我把她家的六个伙计带走了。”

“喂，你认为那里就不需要人了吗？”雷梅迪奥斯不安地问道。

“比亚奥伦达更需要：四壁之中会把一个勇士困死，不是吗，神父先生？”

“拉莫斯先生，那所宅院总不能没有人保护。”忏悔神父说

道。

“光那些佣人就足够了，还绰绰有余。我说，堂伊诺森西奥，您认为旅长会顾得上袭击民宅吗？”

“是的，但是您很明白这个着了魔的工程师……”

“正是为了他……家里还有几把扫帚，”克里斯托瓦尔兴致勃勃地说道，“如果到头来无计可施，那只有让他们结婚！……发生了这种事情之后……”

“克里斯托瓦尔，”雷梅迪奥斯勃然大怒道，“我认为你对婚姻这种事情全然不懂。”

“我这么说，是因为今天晚上我刚刚看见夫人和姑娘和解了，悲翡达夫人不断地亲吻着罗莎里奥，说的尽是一些温存、体贴的话。”

“和解，你搞武器装备都搞昏了头……但是，归根结底你陪不陪我去？”

“她不是去夫人家，”神父说道，“而是到库兹科寡妇的客栈去。她说她一个人不敢去，害怕有人欺侮她……”

“谁？”

“这您很明白。就是那个魔鬼附身的工程师。昨晚我侄女在那里见到他，说了他几句，所以今晚她有些担心。这小子的报复心重，不知羞耻。”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卡瓦尤科说道，“因为我现在只能隐蔽活动，不能向这个不值一提的堂何塞挑战。假如不是这个情况，我便半蒙半露着脸，早已把他的脊梁骨打断三十次了。但是，如果我向他进攻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就暴露了，士兵们会向我扑来，卡瓦尤科就去见上帝。至于暗害他，这事我不会干的，我绝不是这样的人，夫人也不会同意的。克里斯托瓦尔·拉莫斯不干这种暗箭伤人的事。”

“可是，您瞧，我们都发疯了吗？……您在说什么呀？”神父脸上带着明显的惊讶神色说道，“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劝您去伤害

这位绅士。我宁可割掉舌头也不会叫您去干这种卑鄙勾当。坏人终究要完蛋，这是个真理，但是，这个时间是由上帝而不是由我来决定的。这也不是指用棍子去打人，我宁可挨一百棍子，也不会劝一个基督徒去干这种事。我只对您说一件事，”他补充道，目光从眼镜片上面打量着这位勇士，“就是我侄女要到那里去，由于可能，非常可能，不是吗，雷梅迪奥斯？……有些话一定要对这个人说，我拜托您，当她受到欺侮的时候……您可别袖手旁观。”

“今天晚上我有事情。”卡瓦尤科简单而干脆地回答道。

“你已经都看见了，雷梅迪奥斯，你把事情放到明天再办吧。”

“这绝对不行，我一个人去。”

“不，你别去，我的侄女，我们的话到此为止吧。拉莫斯先生不能陪你去，想想看，你会受到这个粗野的家伙的侮辱……”

“被侮辱……一位夫人竟被……侮辱！”卡瓦尤科喊道，“得了吧，这不可能。”

“如果您没事的话……咳，咳！我就放心了。”

“我有事情，”人马座说道，一面从饭桌旁站起身来，“但是如果您坚持……”

沉默了片刻。忏悔神父闭上双目沉思着。

“我坚持，拉莫斯先生。”他终于开口说道。

“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们走吧，玛丽亚夫人。”

“现在，亲爱的侄女，”堂伊诺森西奥半认真半玩笑地说道，“既然我们已吃完晚饭，给我把洗脸盆端来。”

他向侄女递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紧接着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可要洗手了。”^①

① 古时有些民族的习俗：当众洗手，以证明自己无事。

亲爱的爸爸：

我没有离开这里，也不愿放弃我的目的，这是我第一次违背您的意愿，请原谅我。您的劝告和要求是发自一位慈祥而正直的父亲的心，我的固执则是一个儿子的不明智。可是，我遇到了这样一件奇特的事：固执和荣誉已经合为一体，互相交融，以致连产生说服我自己后退的想法都使我感到羞耻。我已变了许多，我从没有体验过像现在这样烧灼我的怒火。过去我嘲笑一切暴力行为，嘲笑那些感情冲动的狂人，把他们视为人面兽心的歹徒。现在，这一切已不再使我惊奇，因为在我身上也随时可以找到做出邪恶举动的某些可怕力量。对您，我可以像独自对上帝和对自已的良心那样谈话，我可以对您说，我是一个卑贱的小人，因为是小人。也就没有强大的道德力量来遏制我，惩治我的激情，并把我的生活纳入良心的严格控制之中。我缺乏基督徒的从容镇定精神，在遭受伤害时不能以一种高尚的精神对待它以及那些犯下这些罪孽的敌人。我有动辄发怒的弱点，把自己等同于我的那些诽谤者，对他们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没有您在我身边把我从这条路上拉开，我感到多么遗憾！现在为时已晚。激情是刻不容缓的，它们喊叫着，以一种可怕的精神渴望迫不及待地追求它们的猎物，我屈服了。

我不能忘怀您对我的谆谆教诲，愤怒是一种最坏的感情，因为它能骤然改变我们的人性，滋生一切罪恶，把一切都卷入它的邪恶的火焰。

但是，把我引入这种状态的不只是愤怒，还有一种膨胀了的强烈感情，即我对我表妹深邃的和发自内心的爱，它是惟一能宽恕我的罪过的托词。即使不是出于爱情，怜悯之心也会驱使我跟您那可怕的妹妹的蛮横和阴谋进行斗争，因为可怜的罗莎里奥置身于不可抗拒的爱情和母亲之间，成了当今世界上最不幸的生灵之一。她对我的爱和我对她的爱，难道没有给我权利去打开她家的大门，利用一切法律手段以及超出法律保护的力量，把她从那里解救出来吗？我相信，你道德上的重重顾虑不会给我的结论一个肯定的答复，但是，我已不再是一个以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培养出来的循规蹈矩的正直的人了，不再是一个受过几乎是完美的教育，能够惊人地控制住自己感情的人了。现在，我与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仅仅一步，我就迈进了不公正的、邪恶的公共领域。您要准备着听到任何蛮横无理的事情，那可能就是我的所作所为。我一定要把我以后要干的事情向您报告。

但是，即使我承认了我的过错，也不能解脱我对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责任，尽管我再三申辩，也不能让您的妹妹承担全部责任。无疑，悲翡达夫人负有重大责任。那么，我的责任到底有多大？啊！亲爱的爸爸！您只要听听我对您的坦述，您就不会相信您所听到的有关我的谣传。如果有人告诉您我蓄意干了一件卑鄙的事情，您要回答他那是谎言。当我心慌意乱之时，我很难对自己作出判断，但我敢保证，我没有蓄意制造事端。您非常清楚，感情在有利环境的刺激下，能迅速膨胀到何种程度。

最使我痛心的是我使用了虚伪、欺骗和下流手段。我，

本是真理的化身！我已失去了我自己的本性……但是，这是心灵所能犯下的最大的过失吗？现在是我的开始还是结束？我毫无所知。如果罗莎里奥不能用她天使般的手把我从良心的地狱中解救出来，我希望您来解救我。我的表妹是一个天使，她正在为我而受苦，她为我指明了许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我写得语无伦次，您不要感到奇怪。错综复杂的感情在把我焚烧。一些与我那永生的灵魂真正相称的念头不时地向我袭来，但是我也不时堕入可悲的气馁，想到了一些软弱的懦夫，您曾用醒目的色彩描绘了他们的卑贱，为的是让我憎恶他们。我今天的处境正是这样，我能做个坏人，也可以做个好人。上帝可怜我吧。我已悟出了祈祷的真谛，那是一种严肃的、出自内心的祈求，它极有个性，不会与背诵的那一套公式相协调，那是一种心灵的扩展，直至寻找到自身的根源。它与内疚相反，内疚是灵魂自身的收缩，把自己包裹起来，藏匿起来，可笑地极力不让任何人看到自己。您教给我许多很好的东西，但是，用我们工程师的话来说，我现在正在实践之中，我在研究地貌，由此，我的知识在扩展，在定向……您现在会觉得我不像我自己想的那么坏。是这样吗？

我匆匆写完这封信。我必须同去比亚奥伦达车站的士兵一道走，到那里去投信，因为我不信任这里的人掌管下的邮局。

四月十二日

亲爱的爸爸，如果我能使您了解这个城镇的人是怎样想的，您一定会感到滑稽可笑。您可能已经知道，这里的人几乎全都起来闹暴动了。这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事，如果政治家们认为这一切只需两三天就会结束的话，那就错了。奥巴霍

萨人对我们和对政府的敌视是根植于他们的心灵深处的，犹如宗教信仰一样组成了他们灵魂的一部分。我具体地谈谈我与姑妈之间的特殊问题吧，我要告诉您一件奇异的怪事：可怜的夫人，封建主义侵蚀了她的骨髓，她认为我要去袭击她的家，劫走她的女儿，如同中世纪的武士攻下敌人的城堡，从而犯下种种暴行一样。您别见笑，这是事实，这里的人就是这样想的。先不谈这里的人把我视为魔鬼，视为和不信教的摩尔国王同类的东西，就连与我结下友谊的军人，他们也不存好印象。在悲翡达夫人圈子里的人看来，军队和我组成了一个邪恶的反宗教的联盟，目的在于劫夺奥巴霍萨的财宝、信仰和姑娘，这不足为怪。我知道，您的妹妹深信我要去袭击她的住宅，毫无疑问在她家的门后面已经构筑了某种防御工事。

然而，事情也只能如此。在这里，盛行着对社会、宗教、国家和产业的最陈腐的思想。宗教的狂热驱使他们拿起武器反对政府，以捍卫一种进攻性的、连他们自己也没有的信仰，宗教的狂热，还唤起了他们心灵中的封建恶习，诸如使用野蛮的武力和血与火的方式，砍掉所有那些与他们的想法相悖的人的脑袋，他们认为这是世界上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

我从未想在夫人家作出什么吉诃德式的举动，而是想方设法使她免受一些麻烦，那些麻烦她的邻居们是摆脱不了的。由于我与旅长的友情，她才免于如旅长所命令的那样交出她家参加暴乱的全体男仆的名单；即便是搜家，我知道那也只是走走形式。至于撤走她家里的六名武装分子，事后她又重新安置了六名，也没有对她作任何处置。您看我对夫人的敌意是多么微乎其微。

的确，我得到了军官们的支持，但我仅仅用于使我免受

这些暴徒们的侮辱或虐待。我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于军事长官们新任命的地方当局都是我的朋友，我从他们那里获得精神力量并威慑我的对手。我不知道我是否会采取暴烈的行动；但是您用不着担心，所谓袭击和占据她家的宅院，那是您妹妹的一种封建的奇思异想。是偶然的机遇使我处于优势，我心中燃烧的愤怒和激情驱使我利用这种优势。我真不知道我将向何处去。

四月十四日

您的信给了我极大安慰。是的，我只能用绝对有效的法律手段来达到我的目的。我征求过这里地方当局的意见，他们都赞赏您的主意。现在我很高兴，我已使我表妹的心中产生了叛逆心理，当然至少还是要按照社会准则行事。我将遵照您的吩咐，也就是说，放弃与我的朋友平松的不太正常的合作；拆除我与军人建立的令人恐惧的联盟；不再依仗军人而目空一切；我要结束冒险行为，马上平静、谨慎和尽可能宽厚地为人处事。能这样做更好。我与军队真真假假的联盟，是为了使我免遭奥巴霍萨人和我姑妈的佣人及佃农们的野蛮对待。此外，我始终反对我们所叫的“武装干涉”这一提法。

一直帮助我的朋友现在已经被迫离开了姑妈家，但是我和表妹的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可怜的姑娘在痛苦中表现得很英勇，她对我真是百依百顺。

您不必对我的个人安危担忧。就我而言，我无所畏惧，心中非常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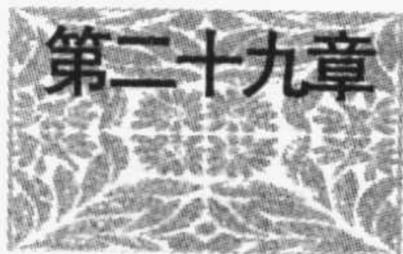
四月十七日

今天我只能给您写几行字。我有许多事要做。所有的事

情都要在几天之内做完。您别再给这个鬼地方写信了。您很快就会高兴地拥抱您的儿子了。

佩佩

四月二十日



第二十九章

佩佩·雷伊给罗莎里奥·波伦蒂诺斯的信

请你把果园的门钥匙交给埃斯特巴尼约，嘱咐他看好那条狗。这个小伙子对我忠诚不贰，你不必害怕。要是你像那天晚上一样不能下来，我会感到很难过的。你要尽一切可能下楼来。过了午夜，我准会在那里等候。我要告诉你我的决定和你应该做的事。你放心吧，我的姑娘，因为我已放弃一切鲁莽和野蛮的手段。我马上就会告诉你的，这事说来话长，但还是应该说出来。我一想到在你身旁时，就好像看到了你的惊恐和忧伤。可是我们有八天没见面了，我发誓我马上就要见到你，马上。我的心告诉我，我一定会见到你的。如果见不到你，我便罪该万死。

第三十章 追捕

十点以后，有一男一女走进了库兹科寡妇的客栈，十一点半以后才离开那里。

“现在，玛丽亚夫人，”男人说道，“我把您送回家，因为我还有事。”

“等一等，拉莫斯，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回答道，“为什么我们不到娱乐场去看看他是否出来了呢？你听见……今天下午他和管果园的男孩埃斯特巴尼约说过的话。”

“可您是要找堂何塞？”人马座很不高兴地问道，“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未婚夫和罗莎里奥小姐愿在什么地方呆着就在什么地方呆着，就连夫人也只好让他们结婚了事。这是我的看法。”

“你真是个畜生。”雷梅迪奥斯气呼呼地说道。

“夫人，我要走了。”

“怎么，你这个蛮子，你要把我一个人扔在大街上？”

“如果您不马上回家的话，是要扔在街上，夫人。”

“这是……撇下我孤身一人，遭人侮辱……你听着，拉莫斯：堂何塞现在像往常一样可能离开了娱乐场。我想知道他是回家还是到别的地方去。这是我一时心血来潮，完全是心血来潮。”

“我只知道办我的事情，现在快十二点了。”

“别出声，”雷梅迪奥斯说道，“我们躲在拐角后面……有一个男人从牛杂碎市大街走过来。是他。”

“堂何塞……我认出他走路的姿势。”

他们躲了起来，那个男人走了过去。

“我们跟着他，” 玛丽亚·雷梅迪奥斯惶恐不安地说道，“跟紧点，拉莫斯。”

“夫人……”

“只是看看他是否回家。”

“就一分钟，雷梅迪奥斯夫人。过后我就走了。”

他们若即若离地跟在那个人后面走了三十来步，忏悔神父的侄女止住了脚步，说道：

“他不是回家去。”

“他要去旅长家。”

“旅长住在街那头，而堂佩佩却往街的另一头走去，是到夫人家去。”

“夫人家！”卡瓦尤科喊道，一面加快了脚步。

然而他们上当了。那个被他们盯梢的人从波伦蒂诺斯家门前经过，又继续往前走。

“您看怎么没进去？”

“克里斯托瓦尔，我们跟上他，”雷梅迪奥斯说道，一边哆嗦着握紧了人马座的手。“我有一种预感。”

“我们很快就会弄清楚的，因为已到了城镇的尽头。”

“我们别走这么快……他会发现我们的……我想，拉莫斯先生：他要从果园那扇封死的门进去。”

“夫人，您疯了。”

“往前走吧，我们会看个究竟的。”

漆黑的夜晚没有一丝光亮，盯梢人无法看清雷伊先生是从哪儿进去的，但是他们听到了一阵生锈的门合叶的转动声，整个围墙外面哪里也找不到那个青年了。他们肯定他已经进了果园。卡瓦尤科像傻了一样直愣愣地望着他的女同伙。

“你在想什么？……你还怀疑吗？”

“我该做什么？……”勇士困惑地问道，“我们会吓他一吓？……我不知道夫人是怎么想的。我这么说是因为今晚我去看望她时，我觉得母女俩已经和解。”

“别那么愚蠢……为什么不进去？”

“现在我想起那些武装起来的小伙子已不在那里了，今晚我已经把他们调走了。”

“你还怀疑这个铁石心肠的人要干的事吗？拉莫斯，别当孬种，进果园去。”

“从哪里进？他们已把门关上了。”

“从围墙上跳进去……真是个死心眼儿，如果我是男人……”

“那就上吧……那里有几块砖被爬墙偷果子的小孩踩坏了。赶快上。我到正门那里去叫门，把夫人喊醒，如果她已经睡了。”

人马座吃力地爬上围墙，骑在上面稍停片刻，随即便消失在树木浓密的枝叶当中了。玛丽亚·雷梅迪奥斯急忙奔向督军大街，抓起正门上的门环，敲击着……她满心欢喜地敲击了三遍。

你们看，悲翡达夫人多么平静而又专心致志地在写着什么。你们没有意识到已是深夜时分，便走进她的房间，你们定会发现她正忙于一项严肃的工作，她手握翎笔，时而凝神沉思，时而以工整的字体认真地写着几封长信。煤油灯照亮了她的脸，她的上半身和她的手。灯罩使她的脸和整个房间沐浴在柔和的半明半暗的色调中。她就像是在可怕、朦胧的阴影中被幻觉呼唤出来的一尊明亮的人像。

奇怪的是，直至现在我们仍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没有交代，那就是悲翡达夫人的美貌，更确切地说她是风韵犹存，脸庞还保持着美丽的痕迹。田园生活，绝无狂傲，衣着朴素，不事打扮，讨厌时装，蔑视庸俗的虚荣，是她不爱显耀或是很少显耀美貌的原因。她发黄的脸色，损害了她的美貌，这也说明了她的肝火旺盛。

她的一对眸子又黑又大，鼻子小巧秀气，前额宽大光滑，每一个见过她的人都会认为她的相貌无可挑剔，但她的眉宇间带有一种严厉、高傲的神情，使人有一种望而生畏之感。有一种人，虽然容貌丑陋，但却招人喜爱，而悲翡达夫人却给人以冷若冰霜之感。她的目光，即使加上她慈祥的话语，也会在她与他人之间设置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人对她敬而远之；但是对她家里的人，也就是说，对她的亲友来说，这目光便有一种特殊的吸引

力。她善于驾驭人，谁也无法在说话艺术上与她媲美，她能把话说得恰到好处。

她易动肝火，加之与宗教界的人和事来往过多，便无缘无故地刺激了她的神经，使她未老先衰，虽然她还年轻，但看起来却苍老得多。可以说，她以她的生活习惯为自己修造了一个外壳，一个坚如岩石的外壳，她把自己裹在里面，却毫无察觉，犹如蜗牛藏于壳里一般。悲翡达夫人很少从她的硬壳里走出来。

她的无可非议的生活习惯，以及自她在本故事中一出现我们就看到的她那尽人皆知的菩萨心肠，是她在奥巴霍萨获得崇高威望的原因。此外，她还与马德里的一些尊贵夫人保持着联系，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她成功地把她侄儿撤了职。现在，正如刚才所说，我们看见她坐在写字桌前，这张写字桌是她制作计划的惟一知己，是她与佃农们的经济账目及她与上帝和社会的精神账目的保管员。在这张桌子上，她每三个月给她的哥哥写一封信；在这张桌子上，她写信唆使法官和文书把佩佩的诉讼案搞得错综复杂；也是在这里，她捣鬼使佩佩失去了政府对他的信任；还是在这里，她与堂伊诺森西奥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假如我们要想知道其他一些我们已看到的事情的内幕，那么我们就必须跟随她到主教府及她亲友们的家里去。

悲翡达夫人如果能产生爱的话，真不知道将是什么样的爱。她憎恶一切，她有一个专爱在人间制造不和的魔鬼那样的火暴性子。这是宗教激情在她那刚愎自用的性格中所产生的后果，这种宗教激情不是从良心、从美丽纯朴的真理中去汲取营养，而是从仅仅服从教会利益的狭隘的教规中寻找力量。为使假装慈悲无害于人，就必须具有纯洁的心，然而，在这一点上至今收效甚微。但是，那些并非生来就有天使般纯洁心灵的人——有这种心灵的人已经把尘世视为净界——在教堂神像前，在唱经处，在教堂接待室，在圣器室，须留神不要过分激动，如果他们的内心没

有筑起祭坛、讲经台和忏悔室的话。

夫人不时地放下手中的笔走到隔壁她女儿的房间。她早已吩咐罗莎里奥去睡觉，可是罗莎里奥决意要与她对抗到底，还是没有睡觉。

“为什么还不睡，”妈妈问道，“我不想整夜都睡觉。你知道卡瓦尤科把我们这里的人都带走了，可能会发生任何事情，我得守夜……不这样做，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几点钟了？”姑娘问道。

“马上就到半夜了……你不害怕……我可有点儿怕。”

罗莎里奥浑身抖动，显出一种无奈的悲哀。她眼睛仰望，仿佛是在祈祷，随后又转向她的母亲，眼中流露出恐惧的神色。

“你怎么啦？”

“您说，快到半夜了？”

“是的。”

“那么……快到半夜了？”

罗莎里奥欲语又止，摇了摇头，她的头顶如有千斤重担。

“你有什么心事……你一定有什么事情。”母亲说道，一面用狡黠的目光打量着她。

“是的……我本想要对您说的，”姑娘嘟哝着说道，“我本想告诉您……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睡不着。”

“罗莎里奥，罗莎里奥，你妈妈对你的心事一目了然，”悲翡达夫人严厉地说道，“你的情绪很激动。我告诉过你，只要你悔改，做一个好孩子，老实的孩子，我可以宽恕你……”

“那么，我不是好孩子吗？唉！妈妈，我的妈妈，我不活了！”

罗莎里奥伤心地痛哭起来。

“为什么要哭？”夫人问道，一面把姑娘搂在怀里。“如果你流的是后悔的眼泪，那真是值得祝福。”



“我不后悔，我不能后悔。”姑娘在绝望的狂怒中喊道。

她扬起头来，脸上顿时容光焕发，她的头发披散在后背，这是一个决意叛逆的天使最美丽的形象。

“你是疯了，还是咋的？”悲翡达夫人说道，一面把双手按在姑娘的肩上。

“我要走，我要走！”神志失常的姑娘兴奋地叫道。

她从床上跳下来。

“罗莎里奥，罗莎里奥……我的女儿……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到底是怎么啦？”

“唉！妈妈，夫人，”姑娘继续说道，一面抱住她的母亲，“您把我捆起来吧。”

“是的，该捆起来……你在发什么疯？”

“您把我捆起来……我要走，我要跟他走。”

悲翡达夫人感到心中的火苗直往上蹿，但她克制住自己，只是用她那双比黑夜还要黑的眼睛回答她的女儿。

“妈妈，我的妈妈！除他之外，我憎恨所有的人！”罗莎里奥喊道，“您听我坦白，因为我要向所有的人坦白，首先向您坦白。”

“你会要了我的命，你现在就是在要我的命。”

“我要坦白，以得到您的宽恕……这个包袱，我身上的这个包袱压得我活不下去了……”

“一个罪恶的包袱！……你应该在它上面加上上帝的诅咒，再背上它试着走几步，不幸的人……只有我能为你解除掉这个包袱。”

“不，您不行，您不行，”罗莎里奥绝望地喊道，“可是您听着，我要坦白一切，一切……然后您再把我从这个生养我的家中赶出去。”

“我把你赶出去？……”

“要不我走。”

“更不行。我来教给你做女儿的责任，既然你已经忘了。”

“那么我就逃跑，他会把我带走的。”

“是他跟你说的，是他劝告你的，是他叫你这样做的？”母亲追问道，话语犹如雷电一般打在她女儿的身上。

“他劝我这样做……我们商定要结婚。这是必然的，妈妈，我亲爱的妈妈。我会永远爱您的……我知道我应该爱您……如果我不爱您。我就罪该万死。”

她抽回手臂，双膝跪下吻她母亲的脚。

“罗莎里奥，罗莎里奥！”夫人用可怕的声音喊道，“你站起来。”

停顿了片刻。

“这个男人给你写信了？”

“是的。”

“自那天晚上以后你又见到他了？”

“是的。”

“那你？……”

“我也给他写了信。噢，夫人，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您不是我的母亲。”

“但愿不是。你为你给我造成的伤害而高兴。你是在要我的命，你一定会要了我的命，”夫人激愤地喊道，“你说这个男人……”

“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人，我受法律的保护……您不是女人。您为什么用这种令人发抖的眼光看我？妈妈，我的妈妈，您不要责备我。”

“你已经在责备自己，这就够了，你听我的话，我会宽恕你……回答我，你什么时候收到他的信？”

“今天。”



“叛逆！卑鄙！”母亲咆哮着喊道，“你们在等待着约会？”

“是的。”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在哪里？”

“这里，就在这里。我供认一切，一切。我知道这是犯罪。我是个坏女人，但是您，我的母亲，请您把我从这地狱里解救出来。您答应……您对我说一句话，只是一句话。”

“那个男人到这里来，到我家里！”悲翡达夫人喊道，蹦跳一般朝房间中央跨了几步。

罗莎里奥跪行着跟过去，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了三声敲击声，三声爆炸般的轰鸣，三声炮轰般的巨响。这是玛丽亚·雷梅迪奥斯在拼命地用门环叩门的声音。整座房子都在恐惧地颤抖，母女俩呆若木鸡。

一个男仆下楼去开门，不一会儿，玛丽亚·雷梅迪奥斯走进了悲翡达夫人的房间，她不像一个女人，倒像是一个披着斗篷的凶神恶煞。她的脸因为着急而涨得通红。

“他在那里，他在那里了！”她一面喊着一面走进屋来，“他从上锁的小门进了果园……”

她每说一个字就喘一口气。

罗莎里奥当即晕倒在地，不省人事。

“我们下去。”悲翡达夫人说道，毫不理睬已经晕倒的女儿。

两个女人像两条蛇一般从楼梯上滑行而下。男女仆人们都聚集在走廊里，不知该如何是好。悲翡达夫人穿过餐厅，来到果园，玛丽亚·雷梅迪奥斯紧随其后。

“幸亏有卡……卡……卡瓦尤科在那边。”神父的侄女说道。

“他在哪里？”

“也在果园里……跳……跳……跳围墙进来的。”

悲翡达夫人用充满愤怒的眼睛在黑暗中搜寻，愤怒使她的眼睛变得像猫眼一样锐利。

“我看见那边有个人影，”她说道，“他正朝夹竹桃丛走去。”

“是他，”雷梅迪奥斯喊道，“可是拉莫斯也来了……拉莫斯！”

她们清楚地辨认出了人马座那魁梧的身材。

“快到夹竹桃丛那边去！拉莫斯，快到夹竹桃丛那边去！……”

悲翡达夫人向前迈了几步。她那嘶哑的嗓子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克里斯托瓦尔，克里斯托瓦尔……杀死他！”

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一声。



亲爱的朋友：

请您马上把您在科尔丘埃洛遗留下的藏书中所发现的一五六二年版本寄给我，我愿不惜一切代价买下它。许久以来，我一直在寻找这本书，却总是一无所获。如果得到这本书，我将成为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在此书的版权页上，您可以看到一个头盔的标记，出版日期中的X带有一条弯曲的小尾巴。假如这些标记的确与书上的相符，请给我发一份电报，因为我很不放心……尽管我想起由于这不合时宜的、令人生厌的战争，电报不能运转。那我只好等待您的来信了。

我的朋友，为印刷出版这部盼望已久的《奥巴霍萨谱系》，我马上要到马德里去一趟。我感谢您的慈善，但是您的恭维我实不敢当。我的作品的确不配您的过奖。它是耐心和勤奋的成果，是歌颂我可爱故乡的伟大纪念碑，它虽然粗糙，然而坚实而又雄伟；它虽说其貌不扬，但造就它的思想却是高尚的，这种高尚的思想正是为了让这丧失信心而又目空一切的一代，看看我们的祖先的丰功伟绩和纯洁美德。但愿我们国家勤奋好学的青年能迈出我竭尽全力鼓励的这一步！但愿那些被放纵的哲学和荒谬的学说所引来的可恶的研究和学究风气被永久地遗忘！但愿我们的学者情有独钟地去缅怀我们过去那光荣的时代，以使当今时代得以领悟它们的

真谛和取其有益的精华，从而消除那些反对国粹、主张变革和一味接受异端邪说的狂热念头！我很担心我的愿望难以实现，担心怀念过去的完美会使人局限于今天所处的狭小圈子里，会使追求空想和标新立异的青年堕入狂热的漩涡。这可怎么办，我的朋友！我认为一段时期之后，我们可怜的西班牙将会变得面目全非，变得即使对着自己最洁净的历史明镜，也认不出自己来了。

在结束这封信之前，我要告诉一件不幸的事，即一位受人尊敬的青年，马德里的著名道路工程师，我嫂子的侄儿堂何塞·雷伊的惨死。这件不幸的事于昨夜发生在我家的果园里。现在我还没有弄明白不幸的雷伊为何下此可怕而罪恶的决心。今天上午我从蒙多格兰德回来时，悲翡达对我说，佩佩·雷伊在昨夜十二时左右溜进了我家果园，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开了一枪，当即身亡。您可以想象这对这个宁静而正直的家庭所产生的悲痛和惊吓。可怜的悲翡达精神上受到的巨大打击，把我们也吓坏了。现在她已经好多了，今天下午我们终于让她喝了点菜汤。作为一个好基督徒，她知道用随遇而安的心理来承受最大的不幸。

这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谈话，我的朋友。我告诉您，青年雷伊的可怕自尽，主要是他的欲望遇到了阻碍，也许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以及他总是极端苦恼多疑的原故。我很欣赏他，我认为他不乏优秀的品质，但在这里他却备受冷落，我没有一次听到别人说过他的好话。据说，他常常炫耀他的极端古怪的思想和看法，他嘲笑宗教，进教堂时嘴里叼着烟卷，头上戴着帽子；他目空一切，对他来说世上没有廉耻、美德、灵魂、理想、信仰，只有经纬仪、矩尺、划线板、机器、水平线、十字镐和锄头。您怎么看呢？说实话，他跟我谈话时，总是把他的这种思想隐匿起来，毋庸置疑，



他是害怕我把他批驳得无言以对。这里的民众谈论着有关他的无数异端邪说和令人咋舌的罪恶行径。

我不能再写了，亲爱的，因为我听到了枪声。由于我不热衷于战斗，也不是一个斗士，所以听到枪声我的脉搏就要减弱。有关这场战争的详情细节，我以后再告诉您，言不尽意。

四月二十一日于奥巴霍萨

我不能忘怀的朋友：今天，在奥巴霍萨近郊发生了一场流血战斗。比亚奥伦达的大股起义部队遭到了政府军的猛烈攻击。双方伤亡惨重。后来，勇敢的游击队员们疏散开来，但他们依然斗志昂扬，也许您已听到惊人的消息。率领这支起义队伍的人是您所认识的、参加过上次战争的那位卓越的卡瓦尤科的儿子克里斯托瓦尔·卡瓦尤科，他手臂受了伤。但不知道是怎么伤的，也不知道伤势如何。现在这位首领具有非凡的统帅才能，并且为人正直、朴实。正如我们预见的那样，这次事件终将得到和平解决，我估计卡瓦尤科将成为西班牙军队的将军，这样一来，真是相得益彰。

我为这场正在令人不安地蔓延的战争感到遗憾。但是，我认为我们勇敢的农民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参加这场浴血战斗，是由于政府的傲慢无礼，是由于政府的亵渎神明的使者道德败坏，是由于国家的代表系统地疯狂攻击人民心灵中最崇敬的东西——宗教信仰和纯洁的西班牙国粹，它们在尚未染上瘟疫的地方幸运地保存着。当有人想剥夺一个民族的灵魂以灌输另外一个灵魂时，当有人想以改变其感情、习惯、思想来灭绝这个民族时——我们暂且这么说，很自然，这个民族就会像一个人在偏僻的路上遇到强盗抢劫一样，要奋起保护自己。如果用我的《谱系》这本书里的精神和有益健康

的内容去说服政府——请原谅我的妄自尊大，那么就不会发生战争了。

今天，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情。我的朋友，教士们不准把不幸的雷伊安葬在神圣的墓地。我出面调停，恳求主教大人撤回如此沉重的处罚，但未能如愿。最后我们把青年的尸体包裹起来，埋在蒙多格兰德田野。在那里，我曾发掘出您所知道的那些考古珍品。我经历了一个十分悲痛的时刻，至今悲痛仍在我心中郁积不散。当时只有胡安·塔费坦先生和我两个人送葬。后来，那几个叫特洛伊的姐妹们也赶到那里——这是罕见的事情，她们在数学家简陋的坟墓前祈祷了许久。这虽然看起来是一种滑稽可笑的殷勤，但却打动了我的心。

关于雷伊的死，人们传说是被谋杀的，但不知道凶手是谁。有人说他本人是这样说的，因为他中弹后过了一个半小时才死。听人说，关于谁是凶手的事，他只字未提。我只是把关于这件事的说法原原本本地重复一遍。悲翡达不愿再提及此事，每当我谈起这件事，她就非常悲伤。

可怜的姑娘，前一个不幸刚刚过去，又遭到了另一个令我们大家都悲痛不已的不幸。我的朋友，我们家族又新增了一名先天性绝症的牺牲者。可怜的罗莎里奥，本来在我们的照料下平安地成长，现在却已经失去了理智。她那语无伦次的话语，她那严重的精神错乱，她那惨白的脸色，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和妹妹。这种状况是我们在我们家所见到的最严重的一例；这已经不是什么癫狂，而是真正的发疯。这是悲惨的，极其悲惨的，我算是众多家人中惟一保持健全的思维和幸免于这种致命病魔的一个人。

我没有能向堂伊诺森西奥先生转达您的问候，因为这个可怜的人突然变得对我们不友好，不愿接待任何人，甚至也

不允许他最亲密的朋友去看望他。但是，我肯定他会回答您的问候，并马上会动手翻译您所约他的几首拉丁文讽刺诗……又一次响起了几声枪响。听说今天下午又有一场激烈的战斗，军队刚刚出发。

四月二十二日于奥巴霍萨

我把我的侄女罗莎里奥送到约勃雷加特的圣保迪略疯人院后刚刚抵达这里。院长肯定地对我说这是不治之症。是的，她将在那所快乐而宏伟的疯人院里受到精心照料。我亲爱的朋友，一旦我也患此病症，请把我也送到圣保迪略去。我希望在我回来时能看到《谱系》的清样。我想再补充六页纸，因为不说明《韵律赞美诗》的作者马特奥·迪耶斯·科罗内尔是克瓦拉母系家族的人，而不是布尔吉略母系家族的人，将是一大欠缺，而《秀丽的园林》的作者所持的正是这种错误观点。

我写此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醒您一件事。我在这里听到了有关佩佩·雷伊之死的各种议论。等我们在马德里相见时，我将向您透露这个秘密，把我在事发后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您。十分奇怪的是，除了对您之外，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件事，而这里的人们却在纷纷议论这件事的详情细节，说他如何进了果园，如何见到卡瓦尤科手持匕首向他扑来，他用左轮手枪向卡瓦尤科射击，拉莫斯如何开枪回击，用准确的枪法把他打倒在地……总之，我亲爱的朋友，万一您稍不留神就会把此事对别人讲了，因此我要提醒您，这是一个家庭秘密，对于像您这样一个审慎和明智的人，我的话则点到为止。

喜讯！喜讯！在一份小报上，我看到卡瓦尤科打败巴塔亚旅长的消息。

六月一日于巴塞罗那



我要告诉您一条令人遗憾的消息。我们失去了忏悔神父，并不是因为他已魂归天国，而是这个可怜的人自四月以来一直这样悲伤、忧郁、沉默寡言，人们已认不出他了。他身上从前那种典雅的幽默和使他如此和蔼可亲的庄重而随和的开朗也已荡然无存。他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几乎不进饮食，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假如您见到他，您也认不出他来了，因为他只剩下一把骨头。最奇怪的是他与侄女闹翻了，现在独自生活，永远孤独地居住在白德霍斯的阿拉巴尔镇一间小屋里。有人说他已辞去大教堂唱经班的职务，启程去罗马了。啊！奥巴霍萨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拉丁文学者，这是一大损失。我认为，即使再过多少年，也不会再出现一个。我们光荣的西班牙完结了，毁灭了，死亡了。

十二月十二日于奥巴霍萨

我在信里向您推荐的青年——这封信即由他本人面呈——是我们亲爱的忏悔神父的侄孙，有点作家味道的律师。他得到了他叔祖父的正传。知书达理。他要是陷进诡辩和怀疑的泥坑里烂掉，那将多么可惜！他为人正直，勤奋肯干，是一个好天主教徒，因此我认为，他在像您那样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定能得到施展……也许他的小小野心——他也会有的——会把他拖进政治斗争中去，我认为这对秩序和传统不会造成不良后果，因为今天的年轻人都被激进的思潮毒害了。他的母亲与他同行，她是一位普通的女人，没有社会经验，但她心地纯洁，极其善良。母爱在她身上膨胀为世俗的野心，她竟说她的儿子能当部长。很有可能会当上。

悲翡达要我向您问候。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啦，然而我们很担忧。她整天茶饭不思，我对病理一窍不通，她大概

要得黄疸病。这个家自从少了罗莎里奥之后，就变得十分凄惨，以前，因为她的笑声和天使般的善良使这个家总是充满欢乐。现在，好像有一团乌云压在我们的头上。可怜的悲翡达时常念叨这团乌云，这团乌云愈来愈黑，她的脸色便愈来愈黄。这个可怜的母亲在宗教和教会活动中寻找安慰，她越来越急切虔诚地祈祷。她几乎整天都在教堂里度过，她把大量的财产捐赠出去，用在宗教盛会、九日祭以及流芳百世的积德行善之事上。多亏了她，宗教在奥巴霍萨又恢复了它昔日的光彩。这在我们这个民族日趋衰落和死亡之际，不能不说是一种宽慰……

明天就要出清样了……我再增补两页，因为我新发现了一位杰出的奥巴霍萨人贝尔纳多·阿马多尔·德·索托，他在那不勒斯总督任期给奥苏纳公爵当过随从，而且有证可查，他没有参与反对威尼斯的阴谋，绝对没有。

十二月二十三日于奥巴霍萨

第三十三章

米食野手銀兩數，幾許幾多，一會就都拿出來，
姓姓，操安路長，心裏想，心裏想，心裏想，心裏想，
大引也，拉奧里，心裏想，心裏想，心裏想，心裏想，
泊世百表，心裏想，心裏想，心裏想，心裏想，心裏想，
替守了，心裏想，心裏想，心裏想，心裏想，心裏想，
不識故事結束了。這就是我們對那些貌似善良而實際上并非如此
的人現在所能說的一切。

荷爾巴馬十日三十一月二十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悲翡达夫人

作者 = (西班牙)加尔多斯著 王永达译

页数 = 218

SS号 = 11400928

出版日期 = 2005年01月第1版

目录

第一章	比亚奥伦达！……停车五分钟！
第二章	西班牙腹地的一次旅行
第三章	佩佩·雷伊
第四章	侄儿的到来
第五章	会有分歧吗？
第六章	分歧产生于意料之外
第七章	分歧在加深
第八章	急速恶化
第九章	分歧加深，有成对立之危险
第十章	对立显而易见
第十一章	对立在加深
第十二章	特洛伊一家
第十三章	导火线
第十四章	对抗继续加深
第十五章	对抗仍在加深，直至宣战
第十六章	晚上
第十七章	黑暗中的光明
第十八章	军队
第十九章	激战——策略
第二十章	流言——担忧
第二十一章	煽动
第二十二章	觉醒！
第二十三章	奥秘
第二十四章	忏悔
第二十五章	意外的事件——惊慌失措的旅客
第二十六章	玛丽亚·雷梅迪奥斯
第二十七章	一个神父的痛苦
第二十八章	佩佩·雷伊给胡安·雷伊先生的信
第二十九章	佩佩·雷伊给罗莎里奥·波伦蒂诺斯的信
第三十章	追捕
第三十一章	悲翡达夫人
第三十二章	尾声：堂卡耶塔诺·波伦蒂诺斯写给马德里一个
朋友的信	
第三十三章	